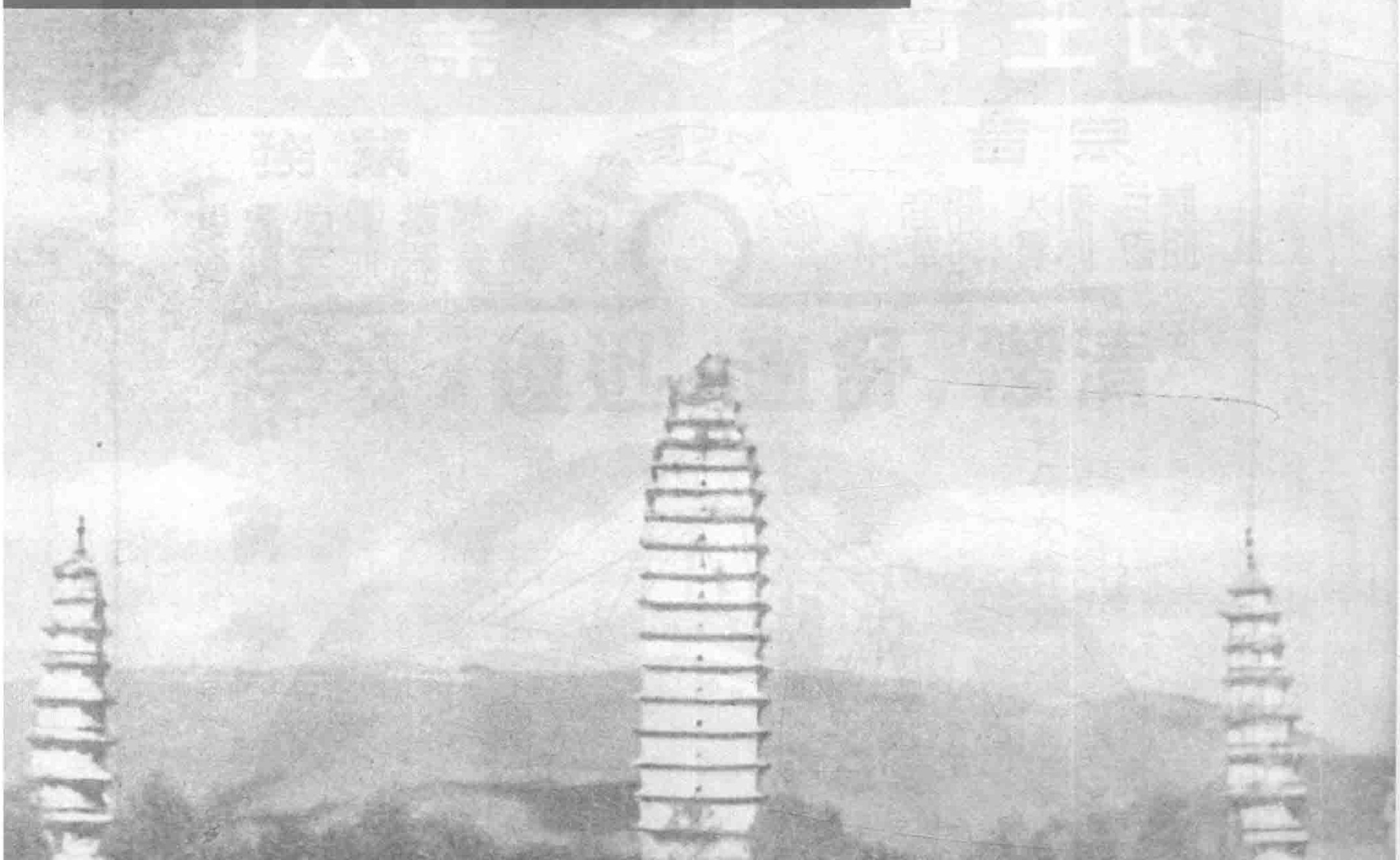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HUNG YING LIBRARY
SHANGHAI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
第二十二卷・八月號
中國旅行社印行

CHINA TRAVELER

Vol. 22, No. 8 - August 1948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及儲蓄信託業務

宗旨：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發展國際貿易。

總行：上海寧波路五十號

本埠分行：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林森中路

上海徐家匯　上海虹口　上海提籃橋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鷄　長沙　長沙北城　南昌

漢口　漢口漢正街　武昌　蕪湖　南京　南京珠江路　南京下關

南京大行宮　鎮江　常州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廣州漢民路　北平

北平東城　北平西城　天津　天津黃家花園　天津梨棧　青島　濟南

蚌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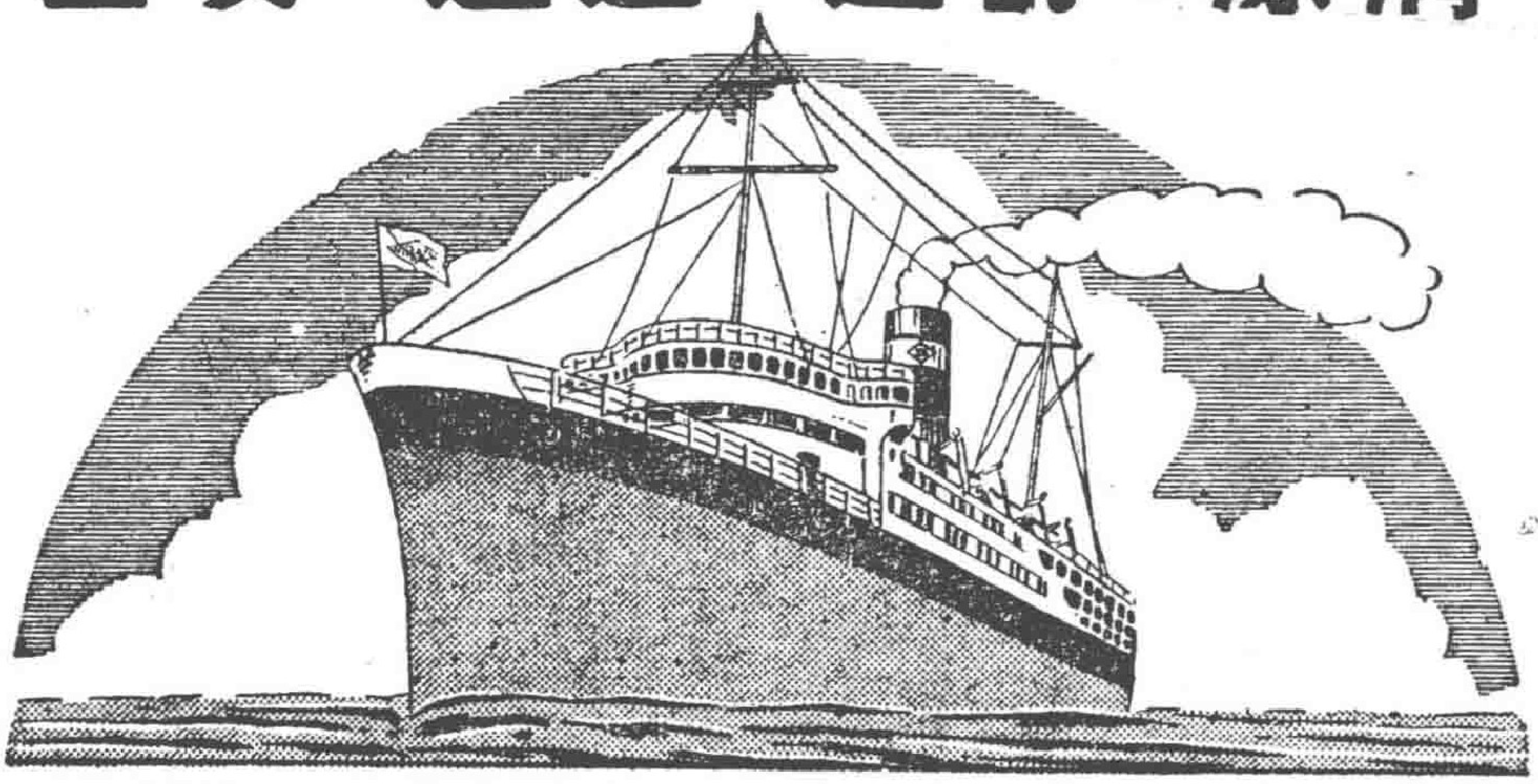
民生實業公司

宗旨
輔助社會 便利人羣 開發產業

業務
航業 機器 電水 物產 礦場 投資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現有輪船百餘艘行駛

台灣 天津 青島 福州 汕頭 廣州 香港 及長江漢宜萬渝等埠

總公司 重慶中正路一八〇號

上海區公司 東大名路三七八號 (業務財務)中山東一路九號

各地分公司辦事處 漢口 宜昌 萬縣 南京 天津 基隆 青島 汕頭 廣州 香港 等二十餘處・

並代理 太平洋輪船公司業務

地址 上海東大名路三七八號三樓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環球貨品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地址
南京東路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永安公司爲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鋪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平漢鐵路沿線旅行

客商毫無困難 本所辦理

專差送票·直接託運

本路**雞公山賓館**風景幽美避暑勝地

本所及沿線客貨服務所解答各項旅運問題

營業總所地址：漢口沿江大道一一五號　　電　話：三二二六號
客貨服務所地址：漢口大智們車站　　電　話：三五二六號

中心製藥廠榮譽出品

首創高血壓新藥

單合劑

中心路通片

名醫一致推崇



藥房公司均售
仿單函索寄奉

主治
減低高度血壓
預防治療中風
調整血管硬化
控制內部出血
治療原子能所傷害之血管脆弱症

廠址：江灣西體育會路一一〇二號
業務處：中山東一路(外灘)一號三室
電話：〇二·五〇四八一 一三〇三二

暈！

生化暈動藥 M.S.P. cBc

生化暈動藥(M.S.P. cBc)爲本次大戰七大名藥之一。本次大戰，百萬美軍遠渡重洋，因多不習船海，易患暈船，美軍參謀部囑咐軍醫研究避免暈船方法，終經發明一種『**暈動藥**』(Motion Sickness Preparation)可以預防暈船。

『**暈動藥**』(M.S.P.)可以預防暈船暈車暈飛機。暈船，暈車，暈飛機總稱『**暈動**』。

許多人爲了怕『**暈**』而怕旅行，**暈動藥**可以預防暈動。

『**暈動藥**』有鎮定神經之功效，避免神經受震動而『**暈**』，暈動原因便是腦神經受震動之結果。

生化『**暈動藥**』爲全國唯一出品・旅行必備。善暈之旅客必備！

生化『**暈動藥**』每管十片

中國生化製藥廠

上海江西路三二二號　電話　一三一七〇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二卷 八月號 目次

大理三塔寺內之三塔……趙德厚……封面
不辭千里游蒼洱……趙德厚……一
青島勝季似清秋……鄧練華……一三
武漢輪廓……金休……一九
山勝水勝的雁蕩山……希文……二五
嶺東樂園——汕頭……止戈……三〇
四十二小時的旅行……定遠……三四
沅湘泛棹……謝源龢……三七
昭覺行……鄧述高……三九
蒼洱大觀〔美術圖景〕……趙德厚……四三
青島畫面〔美術圖景〕……邵敏之……四四
舊金山剖視……張蔭槐……四七
初作紐約客……宋元濯……五三
土耳其農村觀駝戰……碧溪……六一
伊麗莎伯皇后號……沁樂……六五
旅行談薈……滋孟……六八
一路福星（長篇小說）……張恨水……七一

旅行雜誌緊要啓事

邇以物價波動劇烈，出版事業所受威脅尤重，任何刊物當編竣付印時預訂售價可勉敷成本，及至發售，排印裝訂等工值，又隨生活指數遞增，斯時如再核算成本則已虧蝕不貲矣！此種特殊狀態諒爲各界人士所洞鑒，查本期旅誌售價固仍照向例依實際成本估值，毫無利潤可言，但較諸上期已增加百分之二百五十，事非得已，亮蒙原宥，特佈區區敬希公鑒

本期實售國幣壹百伍拾萬元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五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長期定戶訂閱辦法預告

一、訂閱期限每戶暫先規定自繳款訂閱之月份起連續三個月爲期，期滿後再另行續訂。

二、訂費按當月卽訂閱之月份門市規定售價三倍計收

三、上述訂費限於當月十五日以前一次繳足，（外埠匯款以銀行匯出日期爲準郵局匯票以郵戳日期爲憑）逾期後卽須按下月份之門市規定售價三倍計收，訂閱期限亦改自下月份起連續三個月爲期。

四、本社於收款後當掣給訂費收據，交定戶收執，嗣後每逢出版，自取者卽憑訂費收據向本社取書，郵寄者卽由本社按址儘先寄發，寄遞方法分『掛號』『快遞』『航掛』『航快』數種，由定戶自擇，應需郵資概依郵局規章照算，於訂閱時一併計收。

五、過期雜誌，概不在預訂之例，倘需補購，隨時按本社調整價辦理。

六、來函及匯款請書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七、本辦法自本卷九月號起實行。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上海信託公司

財政部註冊　經濟部登記

民國十九年創設

辦理一切信託
及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存款

國內匯兌

本以往服務精神

竭誠承辦左列各地通匯

手續簡便　匯費低廉　交款迅速

昆明　蘭州

北平　天津

南京　重慶

廣州　漢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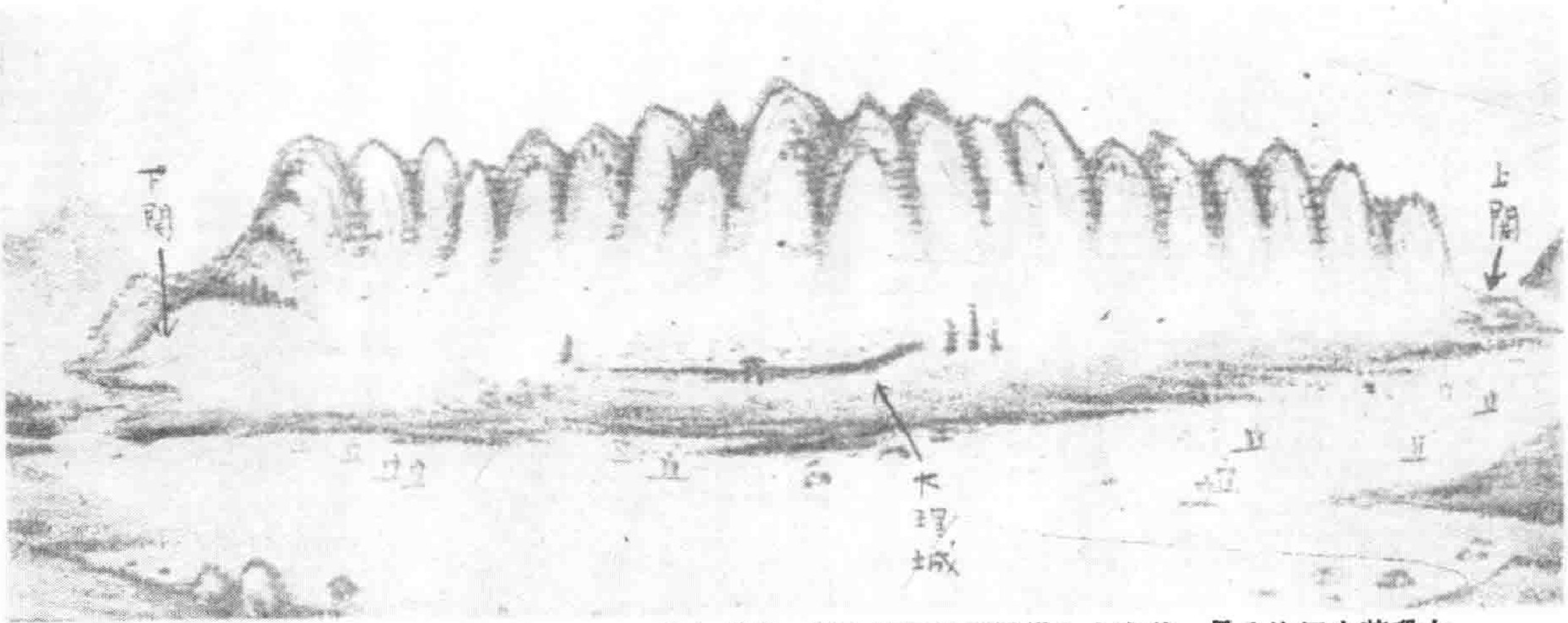
杭州　西安

長沙　汕頭

新疆全省各地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四川路角　電話一二九二三

分公司：昆明　蘭州



大理蒼山洱海全景，蒼山十九峯屏列於洱海之濱，風景如畫。

不辭千里遊蒼洱

趙德厚

大理，是滇西最大的一個商埠，又是滇西交通的樞紐，當兩千年前，現在雲南省的省會昆明尚未開化時，大理就有着很高深的文化，同時，昆明的人口，也是在那時由大理遷徙過來的（據雲南史地叢考一書：南詔徙民，如徙西爨於永昌，徙西洱河爨於拓東。永昌，今滇西保山，西洱河，今大理，拓東今昆明）。大理又有蒼山洱海，蒼山終年積雪，洱海一碧萬頃，風景佳麗，談雲南風景的人，除路南石林風景奇奧，譽爲天下第一奇觀外，其次就數大理的蒼山和洱海了，甚且有人將它比爲世界的瑞士，我國的杭州，密勒氏報發行人鮑爾，也慕蒼山洱海的風景，於去年十月間，不遠數千里，由上海竟到蒼洱一遊，連雲南的省會昆明，他也無暇觀光。筆者是個好遊的人，覺得大理是值得去一趟的，而且生平的唯一嗜好是攝影，故花了好幾百萬元錢，買了一些膠捲，作大理之遊。

昆明距大理的大門下關四百一十二公里，在交通發達的今天來說，原不算什麼一回事，可是在雲南的山國里，這可大成問題了，現在維繫滇西的交通用具只有第四區公路總局每一禮拜對開一次（昆明至保山）的客車了，每公里五千五百元，到下關不過二百餘萬元，也不算貴，況且這種客車是對號入座，每輛客車容納二十五人，行旅每人限定十五公斤，不能逾限，臨行時還要過過磅，秩序非常之艮好，這不能不算是山國交通的一種奇蹟！我於四月十九日晨間搭車離昆，當晚歇楚雄，第二日下午四點鐘卽到下關，路途上並不感到寂寞和苦，老實說，這都是公路局的客車所賜與。我在蒼洱之間一共花了七天的工夫到處遊覽觀光，下面就是一些應該報導的東西。

壹：下關一日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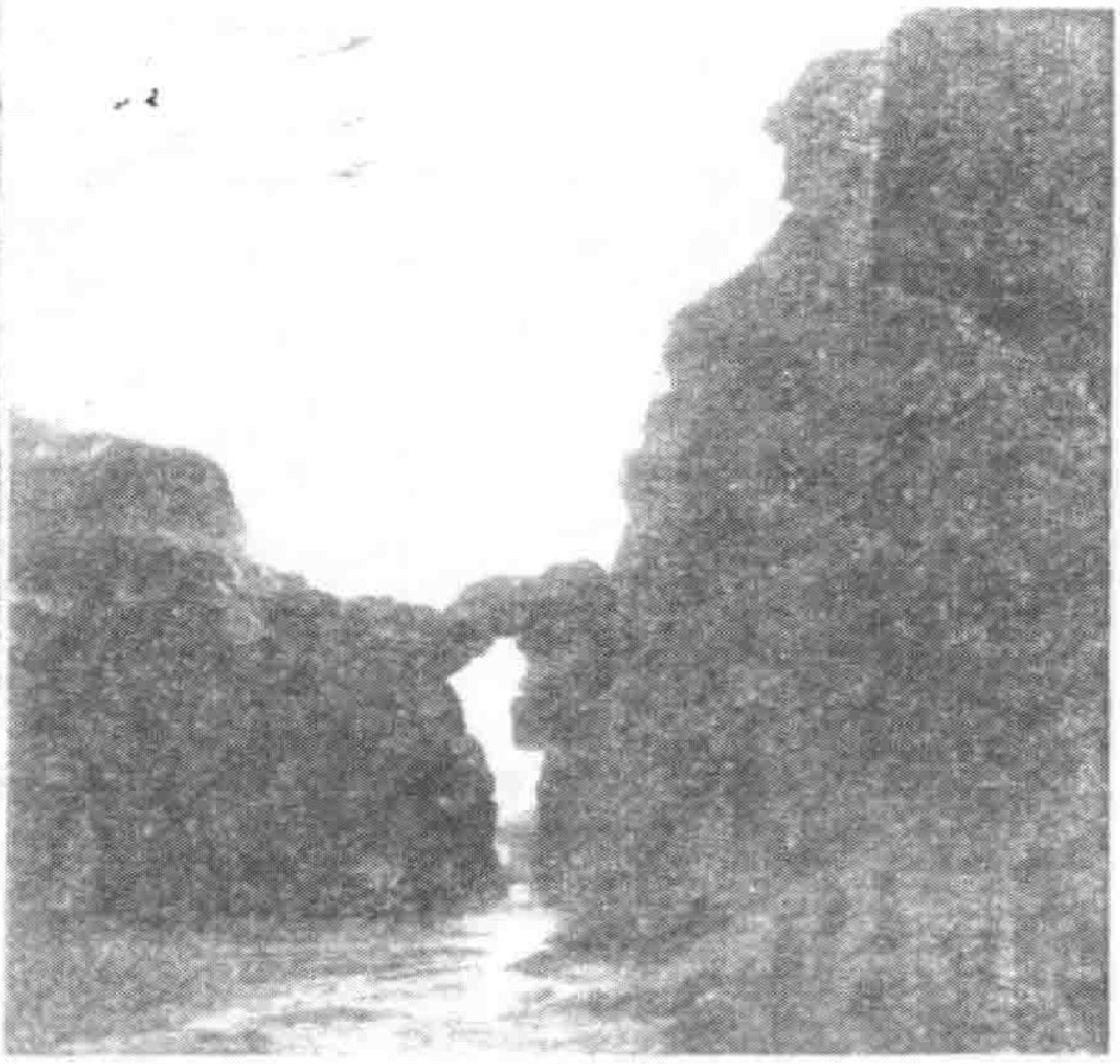
大理的蒼山，一共有十九峯，而且峯峯是很有秩序的排列着，山峯的底下，便是浮光曜金，一碧萬頃，好像一隻人耳朵的洱海，下關，就是在蒼山最後一峯的山麓，也是洱海要沿西洱河吐瀉出口的所在，所以要到大理的人，非經過下關不可。

商場的形形色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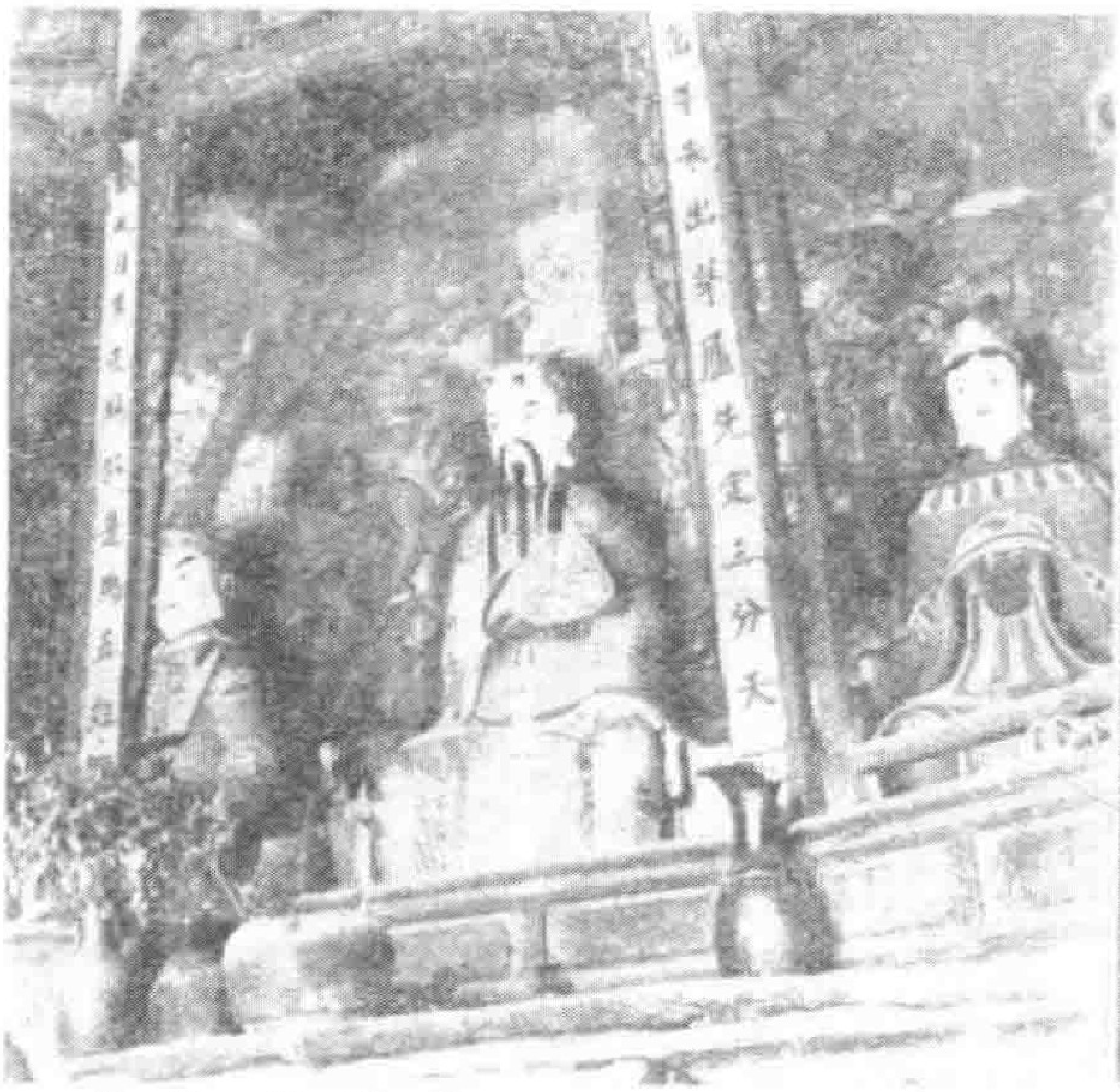
下關屬於大理和鳳儀兩縣管轄，西洱河上的那一座橋上，便是交界的地方了，往往在橋上發生事端，一縣也不負責。

在下關，我就聯想到蘇州，他那石子舖砌的不平的道路，「不濕繡花鞋」，是詩人的吟咏，但是走起路來，太給人不快感了。在大街許多商店裏面，我們見到很多的尼龍絲襪，玻璃皮包，和許多不知名而且很名貴的香粉香精，和着許許多多舶來的日用品，這些，都是由中國的後門滇緬公路走私進來的，不過這些東西擺在一個農村式的縣份裏，的確有些不調和，而他們唯一的主顧，便是來來往往的客商。在商店裏，比較最多的貨品還是藥材，各味的中藥、這兒都可以有大批的出現，藏康一帶的古宗人，他們也不遠好幾千里路，一步一步的揹了藥材到這裏來，又換了適當的貨品「茶葉」輸運回去，雲南省最有名的「冬虫夏草」，這裏也可以大批的看得見。

金子店有十餘家，更顯得出下關這個地方的繁榮，一般的交易，都以「花錢」做本位，無論布一疋也好，肉一斤也好，都要大龍圓，那兒有兌換，專替帶法幣來的人們服務，每當一筆生意成交時，鏘鏘鏘，如鳴金石的數銀錢的聲音，聽來是怪有意味的。我到的這天，十三萬元的國幣，才可以換到一塊花錢，他們對於鈔票的看法，只是一種輔幣作用，談生意買賣，一定要大龍圓，有時生意成了交，一旦改變改用法幣時，馬上會給你退堂。我們對於政府發行的大鈔，常常見有評擊的文字，說會影響物價，我看他們以花錢爲本位，紙票的票面大小他們也不在乎，通貨膨脹也不會影響，在這方面看來，他們用硬幣也有他們的長處，老實說，現在政府發行鈔票，幾天一個樣，幾天一個樣，在若干邊地的目不識丁的同胞用了，眞的也是煞費腦筋的一樁事。聽說在下關



天生橋——孔明四擒孟獲處



孔明先生像

最邊遠以外的地方，老百姓對於法幣更不足重視了。

下關也是一個貨品的轉運站，做出入口貿易的人們，他們在這裏想盡了種種的方法投機，譬如跑緬甸的商人，那邊的雞蛋很貴，就用汽車一車車的拖進去，可以市利十倍，可是躭心車子別多抛錨，否則因天氣炎熱的關係，箱子裏的雞蛋會變成小雞，那兒的天氣熱了，這裏的摺扇也是出口的市利物。跑緬甸最有趣的生意要算紙煙，我國的本地烟大量的運進去，人家的大砲台等名貴烟又大批的運出來，前者是人家以盧比購買我國幣的東西，自然合算，後者是適應我國的一大批高尚糜費者。

下關的商場雖然興盛，却養不活一張滇西唯一出版的滇西日報，因了經費的關係，在前五月停刊。

四擒孟獲的地方

到下關的第二天，除在市面觀光之餘，不得不去造訪一下運籌於幃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自比管輅的孔明先生的遺址，下關西郊三里許，在漾濞江（卽西洱河）邊有一座天生橋，據說孔明先生曾經在那裏四擒孟獲。根據歷史的紀載，孔明先生的平南，由四川經會理渡金沙江到過雲南境內是實有的事，致於說他老先生曾在天生橋上擒着孟獲，是值得待考的了，我也曾翻開了三國演義第八十九回「五鄉侯四番用計」的這一回一看，當中有幾句是這樣說：「却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西洱河，水勢雖慢，並無一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爲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沉。孔明遂問呂凱，凱曰：聞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搭起竹橋，以渡軍馬。孔明卽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河面狹處，搭起竹橋，闊十餘丈，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下寨，以待蠻兵……」現在一般人的傳說都說孔明在天生橋第四次擒了孟獲，小說家也是西洱河如此還般言，亘非無因，姑妄信之。

天生橋天生來十分險要，到那兒兩邊的巖谷會自然合攏起來，站在當中一看，底下是滾滾洶洶的漾濞江水，不過江水非常之急湧，下關玉龍電力廠的發電機就在天生橋下邊一點兒發電。過天生橋，是要有一點胆兒的，我過去的時候，手上總揑着一把汗，底下花花花的激流聲，早把魂魄攝住了。天生橋天生來這樣驚險，是遊覽的一個好地方，加上了孔明先生擒孟獲的這篇傳說，緬懷古之幽情，越發耐人尋味！我們姑無論孔明先生在此地是否擒過孟獲，只要是雲南的婦孺，一提到孔明先生，沒有不知曉的，致於建蓋廟宇，雕塑金身，或者保存他的遺跡，其盛况也不亞於據迷信所說的隨時顯聖的觀音大士和騎赤兎馬的美髯先生。

本誌十七卷第十期，程兆熊先生有一篇「諸葛武侯在雲南」的文章，引經據典，就列舉出雲南省有六十個地方，都以孔明先生有關的，這也可以見得孔明先生是如何活躍在雲南的人心中。這兒一帶的傳敎士，他們爲了達到他們的目的起見，也不得不造出一個謠言來，向一般無知的愚民傳敎，他們說：上帝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耶穌，二兒子叫孔明，大兒子耶穌到外國去了，只有二兒子孔明在中國，後來上帝死了，把眞道傳給大兒子耶穌，所以諸位要眞正信仰上帝得道，必須信仰耶穌……。

在天生橋外二里許，有名塘子鋪的一地方，由山頂傾瀉下來一股溫泉，清澈可愛，凡到下關者，莫不到塘子舖一浴以滌塵囂，因爲世間的溫泉多半由地面湧出，而天生橋的溫泉是由山上淌下來的。塘子舖裏面有一座主廟，供的就是孔明先生這尊菩薩，廟中有數聯，一聯云：

「想當年未出茅廬，先定三分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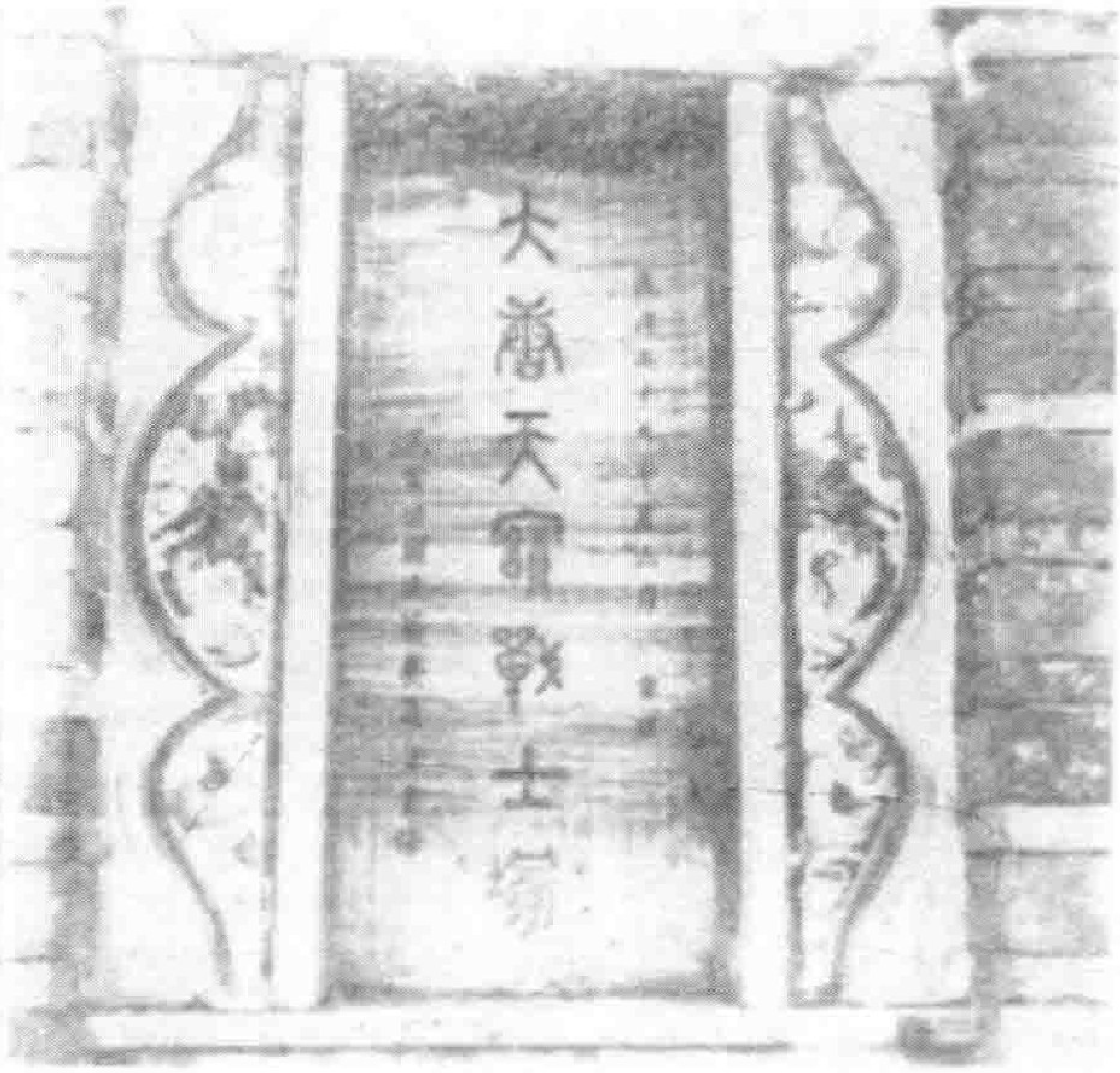
觀此日來安場舖，是爲五姓名頭。」

又一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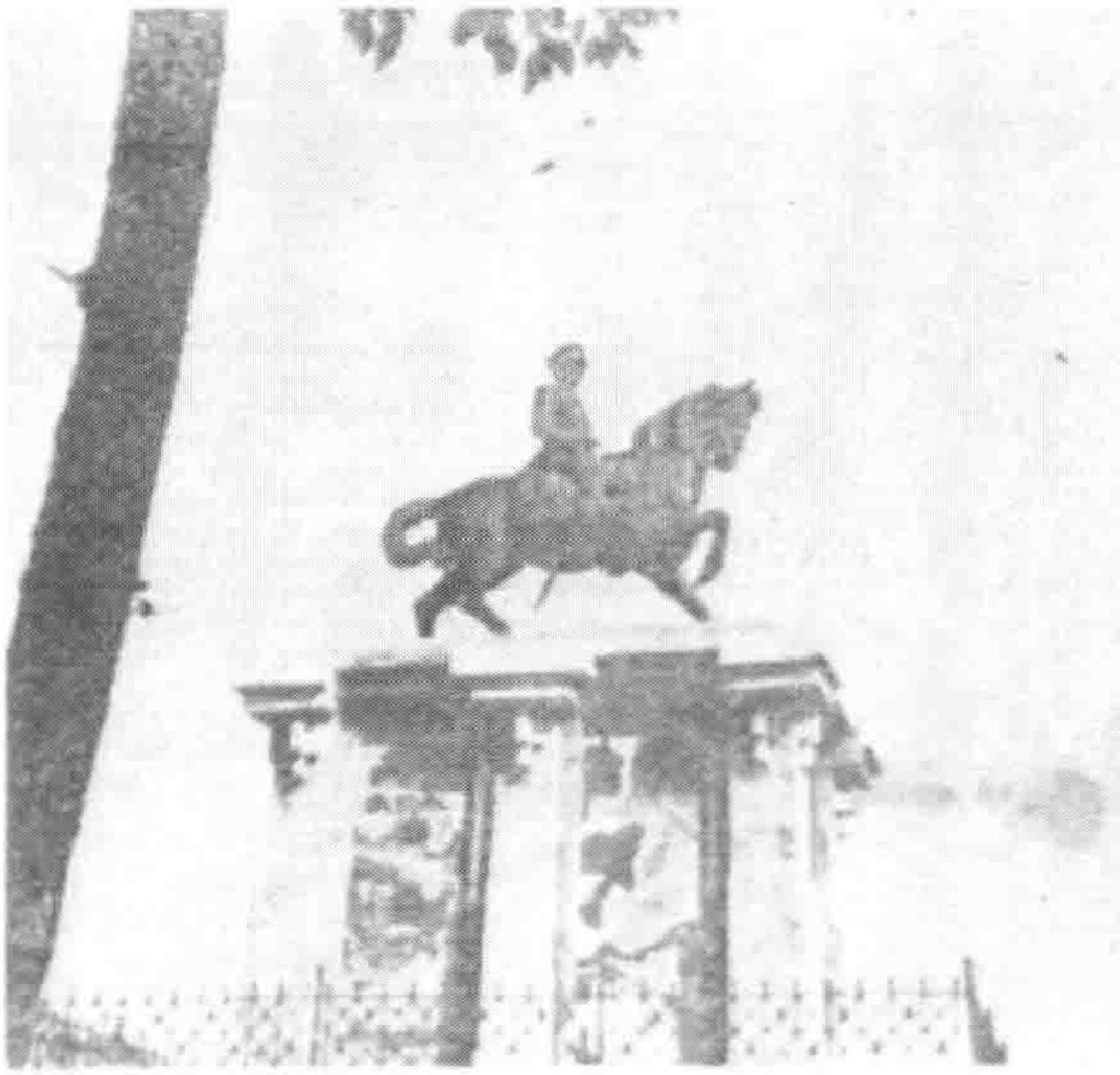
「盛德此山河，智略中心，本是一時儒將；

大名垂宇宙，綸巾羽扇，依然三國英雄。」

孔明先生的塑像，一見面我就說一聲久仰了，連忙架起相機來替他遺一幀相。恰巧走過兩個民家人來，連忙和我說：照不得，這是佛啊！孔明是哪一天成了佛的？連我也不知道，我也只有報他們一種會心的微笑。其實，這兩個民



萬人塚



龍雲銅像

家人，根本沒有啥過心理學，要知道，孔明先生是參謀總長，是內閣總理，又是南征北剿的大元帥，這樣偉大的一位人物，還不歡迎新聞記者替他拍一張照片嗎？再說，現在流行的畫刊上，新聞人物不也就是這一類的大人物嗎？倘如孔明先生今日有知，見他的尊容照片在旅行雜誌發表時，他硬是要含笑於九泉矣！

還有他左邊的一位，是一位很漂亮的太太，在書傳上看起來，孔明的太太生得非常之醜惡。塑得這麼好看，孔老先生死而有知，亦當享艷福不淺矣！一笑。

憑吊萬人塚

在下關的街市東邊半里許，有一壩唐朝時代遺留下來的萬人塚，我也去憑吊一番。

萬人塚最後一次興修是在民國二十九年，因為萬人塚發生關係的時間是在唐朝天寶年間，所以當地的紳庶們就將它闢為天寶公園。我進天寶公園之後，感覺到太於單調和淒涼了，除高高的有數丈寬闊的一壩巨塚，及一些斷碣殘碑外，別的再也看不到一些東西，塚的前額有一塊花紋很美麗的大理石碑，上鐫「大唐天寶戰士塚」七個大字，旁邊有幾方小碑說明了它的史跡：

「考唐天寶十載，鮮于仲通率兵八萬征雲南，十三載，李宓率十道征雲南，先後喪師二十餘萬，權相楊國忠更以捷聞，宓被執江死，仲通僅以身免。南詔閣羅鳳，斂尸於龍尾關（卽下關）外洱河之濱，為萬人塚，以示諸蠻，北結吐番，僭稱東帝，世為唐患，實當時誤國權奸有以致之也，大書唐天寶戰亡將士之墓。相傳每風雨晦冥，恆聞鬼哭泣，至明萬歷年間，副總兵官鄧子龍，為詩以吊，聲始閴寂，詩曰：

唐將南征以捷聞，誰憐枯骨臥黃昏！

惟有蒼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吊忠魂。」

鄧子龍這首詩名傳遐邇，能止鬼哭與否我不知道，不過我認為眞與張繼先生的那一首月落烏啼霜滿天有異曲同工之妙。關於唐代大兵征伐雲南的事，當時的大詩人如杜子美諸輩，已將當時民生疾苦的情形透露在詩篇裏，這種例子眞是不勝枚舉，白樂天新樂府裏的折臂翁，描寫得更具體和更以萬人塚有密切的關係了：

「無何天寶大征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卽滇西怒江，李根源氏立碑有詳細的考證），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陟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飛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塚上哭呦呦。」

我憑吊萬人塚，對於目前共匪的猖亂發生無限的感慨，荼毒生靈，更較天寶大征兵厲害十萬倍！

後人也有詩憑吊萬人塚曰：

「龍虎關前纍纍墳，戰場唐代此猶存，

西山落日將軍塚，南詔悲風壯士魂，

白骨幾堆留碧血，青燐千載泣黃昏，

嗚鴉也為覆軍惜，從此開邊莫漫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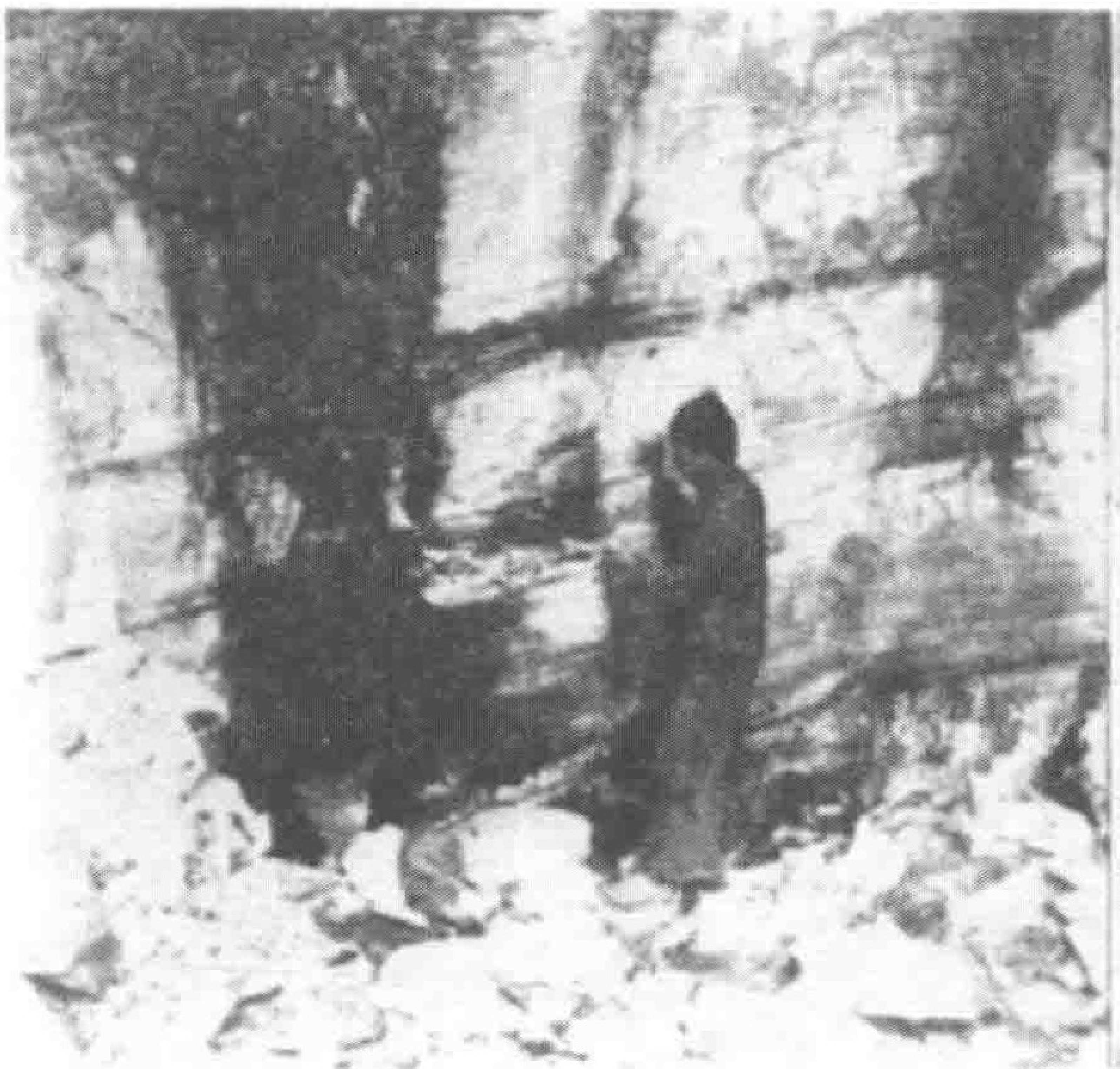
瞻仰龍主席銅像

下關北面七里橋地方，有一聖麓公園，當蒼山之麓，洱海之濱，天然風景十分美麗，裏面的建築亭台樓閣，也很為精緻，還有雲南省前任省主席龍雲的銅像在裏面，我在遊覽天生橋和萬人塚的時間之餘，也去聖麓公園遊覽。

聖麓公園是十年前當地的駐軍所建築，花木一切，培植得井井有條，四周圍牆上那些花窗，各式各樣的，別出心裁，我彷彿又到了蘇州的獅行林所欣賞着的是一樣。公園裏面除花窗外，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龍主席的銅像了，他那騎馬的英姿，正叱咤着風雲哩，尤其他足下的幾塊大理石，花花綠綠，正好似騰起的風雲。我參觀過許多人的銅像，較壯麗的恐無過於龍主席的了。但是，人間的事情，正如天上的風雲一樣，白雲蒼狗，變化多着呢，現在，龍主席已不是雲南的主席了，在南京度着它深長的歲月，我們此刻讀到它的銅像前的一些歌頌的文字，如「嘗讀中外史乘，慨夫一代英雄崛起，必夙具天縱之英姿，稟賦超羣之智略，洎為時世所驅，得時而駕，立功立言，焜耀今古，所謂沛公殆天授，非人力所可學而致也，龍公志業亦云然」，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礎石街全景



在洞外採大理石的工作者

舉足有輕重天下之功」時，眞令人感慨萬千！不過話又得可說轉來，龍主席現在還是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立功立言，焜燿今古的機會還多，我總認爲一個人要蓋棺才能論定，我們遊覽遊覽，不過是瞻仰一下威武的銅像罷了，夫復何言？

到底：龍雲總是一世之雄呀！

貳：大理的大理石

「石出今雲南大理府點蒼山，點蒼山者，雲南之第一名勝也，昔蒙氏封爲中嶽，在大理城西五里，高千餘仞，橫亙三百餘里，名山志：山十九峯，十八溪，其第十峯曰應樂峯，亦曰中和峯。腰出文石，白質有文，現山水草木之狀，人多琢以爲屏……今之所產，色備五采，氣如雲水，紅綠明透，銅星灼灼，備四代之書法，萬色斕斑，無不畢肖。其象乎天文四時者，則有所謂湘煙春靄，夏山欲雨，華嶽秋晴，寒江雪淚，天際鳥雲，寒峯曉雪，相送柴門月色新諸圖是也；其象乎山川草木者，則有所謂嶧陽孤桐，蕉林天影，江梅春渡，杉林茶焙，雲深採藥，翠微黃葉是也；其象乎鳥獸者，則有所謂鷓鴣天鴉石屏，寒鴉龍雨石屏是也；其象乎仙佛靈異，則有所謂彩流仙府，天台應眞是也……」

上面這一段是抄錄大理縣誌里面的「大理石賦」中的一段，因爲我要介紹大理石的各種情形，用它來做一種引子。四月二十日的淸晨我赴大理，卽去探訪大理石的究竟情形。大理石，雖是滇西大理的名產，却是全世界馳名的，全世界產大理石最有名的地方，卽義大利和滇西的大理。無論義大利的也好，滇西大理的也好，人人都公認爲大理石，顧名思義，這無疑地是影射和紀念滇西的大理，所以縣誌里也說得有：「大理石以大理出者爲最佳，西人以地名之。」縱雖大理石是幾塊石頭，這也是我國的一種光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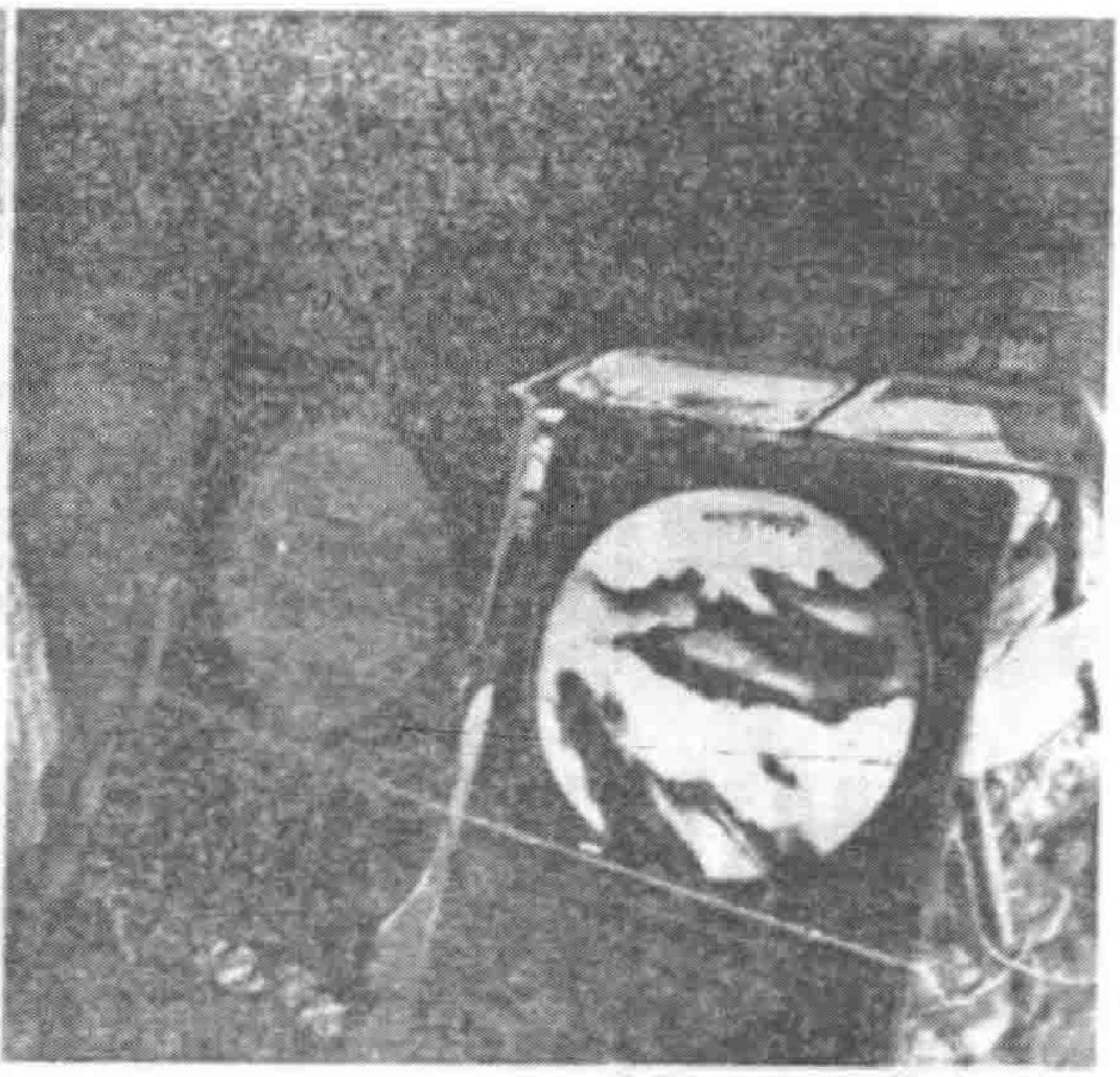
探訪礎石街

在大理的人叫大理石爲礎石，你同他說大理石，有些人還不懂得是什麼東西。礎石二字的由來，我們就可以推論到大理石這種東西，在當初未被人們發現他的優點的時候，是被人們利用來作基礎建築房屋的——可是到了今天，大理的人們還是喜懽利用石頭來作基礎建蓋房屋，不過不是礎石，頂多亦不過是被人們遺棄的劣等礎石罷了——石頭一躍而爲掌上珍，不僅人們於時運方面有幸與不幸，連石頭都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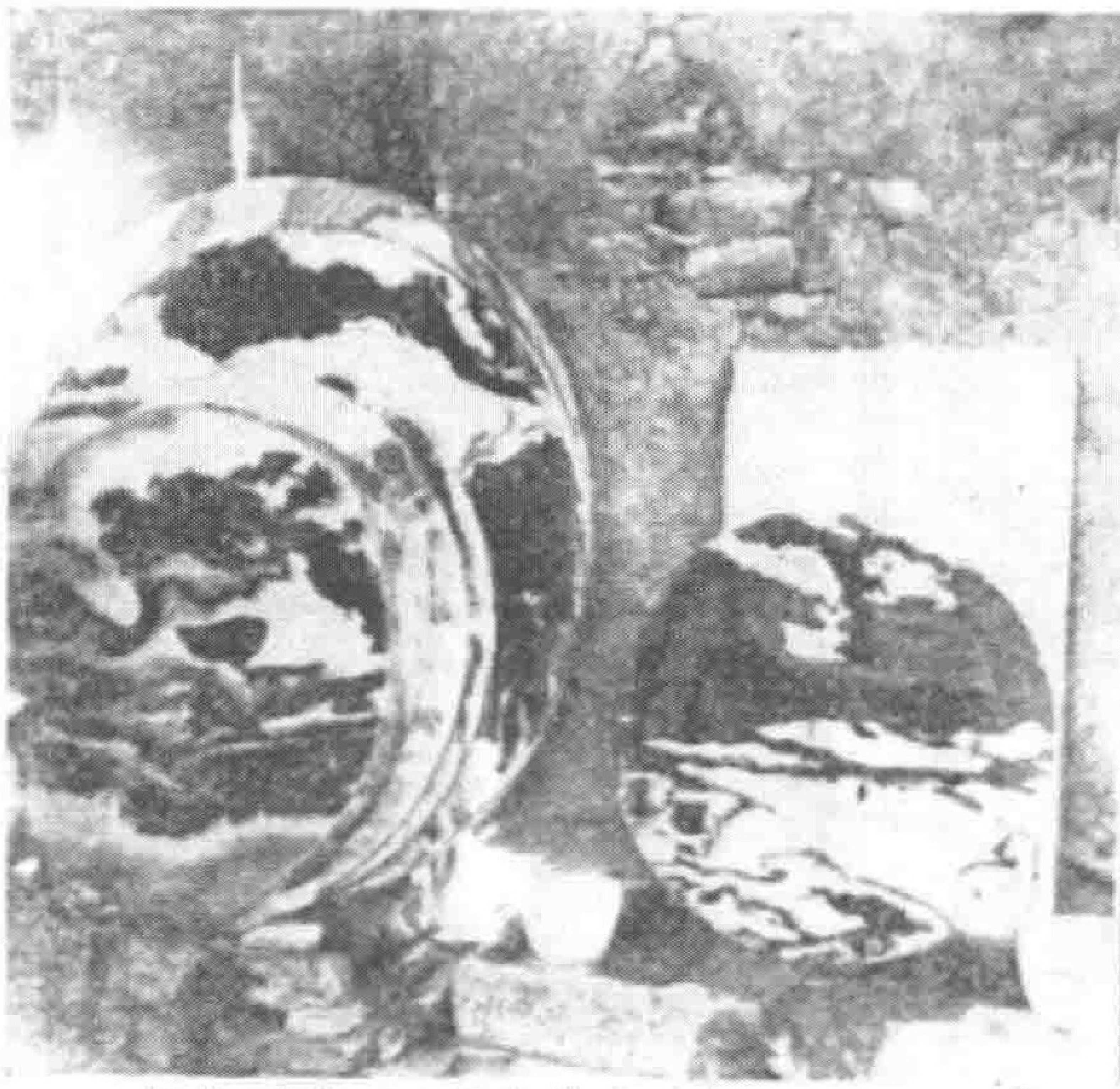
在大理專以大理石爲職業的有一大村人，男的在山上開採石頭，女的在路途上背負石頭，和在家裏琢磨石頭，正如種莊稼的人，一家大小都靠田地去生活的情形是一樣。這一村人在大理城北三里許，名爲礎石街，約三百餘戶人家，礎石街街道十分整潔，挨門擦戶都是在做大理石，只要你一進到礎石街裏，叮叮鐺鐺在琢磨大理石的聲浪，就衝着你的耳鼓襲過來，你向着每一家住屋裏一看，已成品或未成品，堆積得滿眼的石質山水圖畫，鳥獸虫魚，眞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你那時候才欣然地感覺得到上天的造物已具老早地就在那裏安排好了，這張很美麗的天然風景，不是曾經如像未琢磨成功的石頭一樣躲在裏面嗎？礎石街上的人，完全是民家人，所謂民家人也者，是土著，正是我們人類的原始祖先的後裔，因爲我們漢人，是經過若干次的遷徙和混合。民家人有民家人的話，在外人是聽不懂的，不過遇着外邊人時，他們講的就是普通話。他們對人非常之客氣，這種客氣，是出諸內心的喜悅，並不是有主顧上門，財神老爺來了，另外裝出一副面孔來。

我到礎石街，目的是想探訪一下大理石的生產情形，到街上一看，只見他們用石料一塊塊的在琢磨着。我問他們這些石料是由什麼地方來的？是不是大理的任何石頭琢磨開都有花紋都可以用？他們笑嘻嘻的回答我說：「有這樣容易的事？有這樣容易的話，礎石根本不値錢了。」到底大理石的石頭是由什麼地方搬運來的？我急切地想知道一下。他們叫我回轉過頭來，並用手指着西山頂上一堆皚皚的白雪的地方對我說：「你看，礎石就是由那個地方揹下來的。」

所指有白雪的地方那就是蒼山之巓啊！有終年不化的白雪，他的高度就可以想見啊！我的這顆好奇心是非常之雄，既到了西天，一定要去見見佛頭，



鏡屏裏的山水烟雲



製成品的大理石，琳琅滿目。

就請他們指引我的路程，最好請得一個人帶我前去。

他們見我有着這點勇氣，極表贊同，不過都說時間遲了，最好明早上早一點來，和着他們的工作人員一齊上山。我看看錶，方上午十點欠十分鐘，時間還早啦，硬要請他們找一個人帶我上山。他們不得已，臨時請來一位正在工作的小夥子，叫他今天的工作不要做了，領我上山，他今天所得的工資五萬元，應由我付出。我看如此關係並不大，就欣然的同意了，水都不得喝，我們馬上開步走。在礎石街的那幾位人臨時還囑咐我們：「你們早一點同來啦！你們不就擱，下午四五點鐘就可以同來了。」

險登礎石庫

出礎石街正西行三四里後，卽由西北邊緩緩地朝着前面的一個山峯底下的谷口上坡。大理的三月天，天氣很好，微風迎面括過來暖和和的，到上慢坡的時候，天氣就有點熱了，快走了將近一個鐘點，已熱得不得開交，裏面的襯衫已被熱汗印濕了，斜對面和迎面而來的是有好幾峯積雪的山峯，那山峯之上，彷彿有好幾層雲霧遮蓋着，有時候，山峯也被那吞吞吐吐的雲霧籠罩過來，一會兒露露臉，一會兒又躲藏起來了，這就是大理的蒼山美妙的幻境呀！我們一邊走，一邊在看得出神。「這般燥熱的身體，能有蒼山頂上的積雪來清涼一下就好了。」我這末想。「不遠啦！我們的目標就在那裏呢。」我自己又這末安慰着。

這位當嚮導的小朋友年可十四五，比我走得快！一路上只是他在前頭等我，我很慚愧！同時我也聯想到都市上生活的人們，正如某漫畫家所畫幾千萬年以後，除腦部過份發達之外，許多器官，尤其是足部漸漸地退化，甚至有一天退化到不成人形的樣子，也正相彷鷄的翅膀不能飛翔虛有其名是一樣。他跳蹦蹦地，我是非常之吃力！他一路和我談，我們今天所去的這一峯叫三陽峯，他們的民家話叫薩藥諷，本來大理的蒼山上有五六峯出產大理石的，最遠的出產淡墨花石，和白石，因爲路程太遠了，今天不能打轉，只能去近一點的三陽峯，三陽峯出產綠花石，也是大理石中次好的出品。我的目的不在乎參觀那一類的石頭，只要能夠參觀着一處較近的就是了，反正任何大理石的開採，都是有固定的一種方法。

我們抵達谷口已經經過了兩條大溪水，溪面差不多有十來丈寬。溪水很淺，我們都是由溪水的石頭上走過去的。溪水間的石頭，有一間寫字間大的也有，小到一個拳頭大的也有，有的浸在水裏，有的却高高的堆積起來。這些溪石，大多是灰白色，間或也有各種花紋各種顏色的，我見了認爲就是礎石，他說：會有這樣便宜的事！

再由谷口朝山腹里頭走，路的坡度越發高，也越發來得灣灣曲曲，不過氣候轉變了，較谷口以外涼快得多。一會兒，耳朵裏忽然聽見一種非常悅耳的歌聲，由遠而近，漸漸的，到我們的面前了，原來是兩個二十歲左近的大姑娘，面龐子粉紛白白，頭髮辮上紮了鮮紅的頭繩，還戴上幾朶香花，每個人都是揹負了很重的大理石由山頭上下來，粉臉兒是汗浸浸的，而且，姿態是多麼的大方，又是如此的健康美，我們走得十分疲乏，看見她們幾乎神往了。因爲山路太於狹窄，她們就將大理石歇下來讓我們通過，順便問一問她們礎石庫的路程，她們說，不遠了。說畢，卽揹了大理石沿着下山的路，很悅耳的又唱起山歌，這歌聲又在很遠的地方消逝了。

時間快近下午一點鐘，我們也將走了三個鐘頭的路程，蒼山的白雪已將接近我們，這時山風起處，有着絲絲兒的寒意，又繞了幾個山嘴，一條大溪溝如白練似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那位小朋友說：到了到了。我也很興奮！問他就是溪水間的石頭嗎？他搖搖頭，並且用手指給我看，就是在溪水邊一直朝上望的那些岩壁之上，溪水間的石頭，有一部份是由岩壁之上傾倒出來的，他還很仔細的指給我看，那，那不是工作的人嗎？

好一陣才到溪邊，爲求迅速達到礎石庫起見，我們從小溪一直爬上岩壁去。所謂小路，這裏也得加以解釋，根本就沒有路，不過是從岩壁之上傾倒下來的石質的渣滓，順着渣滓，登緊脚步，手掌扶穩，身體靠攏，一步步的慢慢兒往上爬。



三月街上賣藝的古宗人

爬這一段渣滓的石質路程，當時是有勇勁，天不怕，地不怕，現在回想起來，心裏頭眞有幾分寒慄！若果當時有一部份渣滓鬆滑了棱將下來，豈不是一個人白白的就這樣了結了麼？並不太高的渣滓路，我們竟爬了半個多鐘頭，其艱險就可想而知了。

這裏有着一段插曲，也是關於險登礎石庫的事：民國三十年的秋天，西南聯合大學馮友蘭，費孝通，潘光旦，曾昭掄等十位教授，去大理講學，也曾集體的去探訪了一次礎石庫，只有到溪溝邊就打轉了，攀登若不是太於艱險，他們又何必差這一簣之功？頂有趣的是曾昭掄先生將溪間的石頭，誤認爲是大理石，並且在旅行雜誌第十七卷第三期上，寫「大理石的尋求」的一篇文章，他說：

「這條溪溝裏，所有石頭，差不多全是大理石，大塊漂石，外面多作深色，剖開以後，却是雪白的，具有美麗的花紋的礎石。沿着這條溪溝往上爬，約一刻鐘，達到將近丫口的地方，上面一段，許多漂石業已鑿開，開採痕跡，歷歷可見。」



天眞活潑的小古宗人

溪溝裏的根本不是礎石，開採礎石是在山洞裏，也决不會歷歷可見，倘如溪溝裏的是礎石，不會這樣的值錢了。

礎石庫巡禮

我們爬到了岩壁之上，進入了一個正在進行開採大理石工作的地方，原來是高高低低，一窟窟的山洞，山洞口，還有被蓋和一些家俱，是工作的人們預備在山上食宿的。這兒的氣候非常寒冷，還有化不完的積雪，天氣總是十分陰霾！我們就到火爐旁邊烤火取暖，在洞中工作的人們見我們來了，忙提了茶壺到洞口側邊搓了一些積雪來，化雪水煨開水給我們吃。我們的口的確太於乾燥了，喝下了幾口雪水之後，心胸爲之暢然！

一位姓楊的打大理石的工人，暢談礎石庫的情形，他說能夠爬到這兒來的人，一年遇不着幾次，而且大半都是外國人，尤其是集體而來的，像我這樣單槍匹馬，尤其罕見了。他並且說他們開採大理石的情形，一年之中有好幾個月不能工作，因爲雪一下深了，就尋不着來去的路。他引導我們去洞中參觀，他開採的這個洞子，已有三四丈深，據他說，最深的一二十丈都有。他們開採的方法，首先尋着石苗以後，卽用炸藥炸開，挑選好的碎片來琢磨，如果一大塊都是很好的話，就捨不得炸了，由邊沿用鑿子將它鑿下，如切豆腐似地，又慢慢的用鑿子一片片的將它分解，在這個時候，看它鑿下來的形狀和花紋等，就可以决定將來是做一塊石屛，或者建築之類的東西了。因爲在高山上氣候惡劣的關係，和大石塊崩壓的關係，常常地有些開採大理石的工人，在此地斷送了生命。開採礎石之另一法是利用明坑，是由地面直直地挖下去，大凡最好的淡墨花石，就是用明坑開採的。我們也經引導去參觀一處明坑，因爲沒有人工作，故不能看到開採的情形。

回頭，已是下午三點鐘了，我們不敢去再爬那一堆石渣滓，只有轉灣抹角，繞了很多的路才下山。到礎石街時，已是金烏西墜時份矣，我的兩腿已足夠酸痛矣，飢腸早就轆轆矣。今天爬礎石庫，我只有一句話：

「一塊大理石的得來眞不容易！」

一塊大理石是怎樣製成的

國內或國外馳名的大理石，他的用途，不僅是可以作建築材料，美術上的裝飾品，同時也可以用在許許多多實用的事物上，如盤子，墨盒，烟灰缸，桌面之類。大理石在蒼山蘊藏量十分豐富，品質和花紋亦極美麗，可惜偏隅西南的又一角落，交通不便，不能暢銷各地，且開採的方法亦極陳舊，這也是不能和西洋貨競美的原因。一塊大理石是怎樣製成的？據我知道的至少有這幾個步驟：

㈠開採：是到礎石庫去工作，分明坑和暗洞兩種方法開採，將大理石的生料開採出來，根據花紋和形狀，鑑定他可以做一個什麼東西，之後，又用鑿子鑿出一個規模來，這種工作，雪下深了就得停止。

㈡琢磨：利用人工將粗具規模的大理石由礎石庫揹到礎石街，細細地加以琢磨，琢磨的工作均由粗造逐漸細緻，關於琢用的鐵鑽子有好幾十把，關於磨用的各色石塊也有好幾十種，每一塊大理石的完成，是要經過若干次的琢磨工作的。不過大理石的花紋也是一種機會，多磨或少磨一分都不行，到最後的工作，是要有最豐富經驗者和有最高深構圖取景的人來指揮的，萬一失了這個機會，一塊石頭上，不會再有第二個機會了，至於景物中尙有美中不足小小的改正工作，也是在這個時候完成。

㈢品題：所謂畫龍必須點睛，假使是一幅天生成就的山水，沒有幾句題款在上面，不是就大大的爲之減色嗎？所以只要業已琢磨成功的大理石，不論大小，總要有幾句詩詞和一兩個古色古香的圖章弄在上面，才算做到雅的地步。品題的人，是有專門人才，他們的文學修養的程度眞是令人欽佩，至於丁丁琢石的人，爲了應用方便起見，有時也來得幾手的。

㈣裝璜：俗話說得好，牡丹雖好，須綠葉扶持。他們對於大理石的裝璜，也特別考究，譬如一塊石屛，要配上一個古色古香的屛架，這種小小的工作，也决不能忽視，若果弄不好，正像狗尾去續貂，一樣的醜惡。

大理石的出路

大理石是我國唯一的名產，它的出路，亦是值得注意的問題，當滇越鐵路火車暢通的時候，江浙一帶，尤其是廣東等地，最爲時新，遠如日本和南洋羣島，亦視我國的大理石爲拱璧，因爲它的好處，不特石質佳麗，天然山水，亦足供欣賞玩味，若果是在熱天，家庭間陳設一些大理石的用品，亦覺得非常之清涼消暑，基於這種理由，無怪熱帶的人們最嗜愛我國的大理石了。而且，我國的大理石，純粹出諸天然，較之他國多半用人工代造，所以我國的出品要遠勝一籌，假若有一天交通方便，開採的技術改進，則我國的大理石，更有厚望焉。

最後，引用大理縣誌里的一段話，說明大理石的成因：「點蒼山含有花崗岩，白雲母片岩，石英脈岩結成白石灰石諸種。大理之地質屬於古生代以前，爲地球上最古之地層也，是介於水成火成兩岩之間，其成因亦由泥渣滓停積後，經熱力或他種力所感而成。又水成岩旁火成岩時，亦每接觸其熱而變其質，如沙石變爲似片麻石，石灰石變爲結晶之大理石，凡蘊藏之化石，被其熱而毀滅，故石變而質亦變也，大理石之成因卽此。」

叁：趕大理三月街

大理在每年舊曆的三月十五至二十日，趕一次三月街。這個「三月街」，不能與其他一類的趕集相提並論的，據一般父老講，在頂熱鬧的年頭，三月街上要有三四十萬人，我此次來遊蒼洱，也是算着日子來趕趕三月街。三月街，由地理的觀念上來看，因爲大理是滇西的心臟，同時也是交通的要衝，省內或者省外的人們，借此暮春三月，鶯飛草長，風和日暖的時光，在一個固定的地點交換交換輸出或輸入的必需品。由歷史的方面看，大理在唐宋元之間，有着高深的文化，曾經建過國的國都（大理縣誌：大理，古南詔國也，蒙段二姓迭據其地，始於漢，强於唐，衍於宋，失於元，於明始郡縣焉。雲南元代史地叢考：南詔大理輻員數千里，版圖差近於元矣，顧與中夏分割自立，不相統屬，以視元之塹山堙谷，啓土開疆，驅八百爲編氓，置緬越爲內郡，大有別矣），故經濟的貿易中心，是與政治和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大理的三月街一直衍流到現在，還得於歷史的開闢。有一說三月街的起因，是由於觀音菩薩的關係（大理縣誌：三月街，在城西校場，每歲以三月十五日集至二十日止，各省及藏緬商賈爭集，俗稱唐永徽間，有觀音大士者，以是日入大理，故四方之人，聞風而來，各換其貨，因而成市），這僅僅是一種不足徵信的傳說。

今年舊曆三月十五日起至二十日止，我去參與這個一年一度的盛集，單算來往經營買賣的，也有十萬人光景，也夠鬧熱了，試想想全世界的農村趕集，有沒有比這個人數更多的？唯獨是一些老人家講：「邇來地方秩序不靖，生活程度日高，三月街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惹人注目的古宗人

三月街的趕集是在大理城西兩里路，蒼山之麓的一個慢坡上，在街期，三四里路這個直徑的圓圈內，密密雜雜擠嚷的是來自各方的生意買賣人，首先被多數人們注目的是古宗人。

什麼是古宗人呢？我只曉得他們來自很遠很遠的西康西藏一帶地方，一般人都叫爲古宗人，我眞不知道是什麼意義了，我爲「從衆」起見，也叫它古宗人。

古宗人，有着特殊的打扮，尤其是女的，穿着花花綠綠的衣裳，頸頭上，叮叮噹噹，一串串地，圍滿了各式各樣的珠子，那頭髮上，更是摩登了，若不是很蓬鬆的披起，便是用幾個銀質長管子，高高的穿起頂在頭上。他們的足下，男的女的，均穿長統皮靴，由於靴子上的斑斑痕跡，我們也可以知道他們是涉過萬水千山，從很艱苦的里程中一步步地走到這兒來的，據他們說，由他們那兒走到這裏，是要花三個月的途程的。

古宗人到三月街的，貧富不等，貧窮的呢，帶着一些零星的特產品出來，如紅花，麝香，冬虫夏草，虎膝之類，而且每到一處，俱是過着募化式的生活。我在下關的時候，就碰着好幾次，在人多的地方，女的將皮鼓鼕鼕的一敲，男的拿了鈴子紅紼，就在人前跳過團團轉，女的一邊敲，男的一邊跳，嘴裏還唱出一種非常淒涼和沉重的歌聲，這歌聲非常好聽，就如我以前聽過電影上的「西藏音詩」一樣，他們跳完的時候，就伸出手來向觀衆討錢。我見他們的服裝和行動都非常特別，頗意和他們拍一張照片，緊找會說古宗話的告知他們，他們總不肯，據他們回答的意思，恐怕將靈魂照了進去不大好。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我給他們五萬塊錢，他們將靈魂也出賣了，隨便讓我照一張相，男的還比出一個姿式來，這時，人越瞧越多，下關街上的交通，一時爲之阻塞了。至於有錢的古宗人呢，他們騎着高頭大馬，戴着捲邊大毡帽，佩着大銀刀，揹着大槍，和他一齊同行的貨物都是好幾十駝，浩浩蕩蕩，好不威風！這些武士們的畫像，正似美國西部的騎着迅疾如飛的俠勇們的神情是一樣——因爲相機打開遲了，不能趕上替他們造相，至今認爲「惜哉」！

除古宗人惹人注目之外，其次就是說民家話的大姑娘，幾乎我所見的每一個都是健康美，並且具有天眞活潑的風度，她們眞能幹，操家務，做生意買賣，一天走百多里路，絲毫不覺得吃



具健康美條件的民家大姑娘



康藏同胞來趕三月街，在街頭賣藝。

力，總說她們選擇丈夫的標準有二：第一，丈夫能夠彈琴；第二，丈夫要會釣魚。我記得古人形容西施之美，說施之以朱則太赤，施之以粉則太白，民家大姑娘不搽胭抹粉，圓臉兒正如蘋菓般的好看，我相信西施絕對沒有她們健康，因為在千古的文人筆下，已將西施勾畫成一個弱不禁風的病態美人了。我早蓄意要替民家大姑娘拍一張照片，給都市上的摩登少女們比較健康美，以資有所驚惕和效法，殊知相機方一拉出，她們早來一個半面向左右轉或向後轉，腦袋如猪八戒似地，早藏在懷裏去了，恰巧有一個在三月街白相人家買東西，遂偷偷地把她偷照下來了。

三月街的人物太多了，每一年總有一些高鼻子的盟友光臨，挨熱鬧的挾玻璃皮包的小姐和公子哥兒們也不計其數，當地的軍事首長，專員縣長，也駕臨茶棚里，觀光今年的景色，維持治安的巡察隊，川流不息地在到處打轉轉兒啊！

日中為市萬商雲集

因為三月街是露天的交易，故自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六時後即收場，大理縣城一旦間頻添了十萬商賈，好不鬧熱，大小旅館牀位無虛設，吃食高抬市價，無怪當地人有着這一句話：「一年才有着一次三月街！」

商店裏愛用的「萬商雲集」四個字，大理的三月街上才眞眞實實的感覺得到。中藥，是雲南的特產，川黔兩廣兩湖及江浙一帶的人，借了這個街期，大批的辦運出去。茶葉，也是雲南的特產，一大包，一大包的，借了這個街期成了交，將來輪運到緬越，輪運到藏康。五光十彩，可以看到若干的玉石，寶石，鑽石；要千里馬嗎？擴山遍野里可以儘情的選擇；洋雜土貨陳列得有是不必說；居家戶的古董玩具，雀鳥花卉，也正是三月街上點綴鬧熱的無上妙品！

為了適應需要計，「稅局」的大字招牌也高高地在三月街豎立起來，最觸目的是「嚴拿走漏」的標語，貼得來每一個角落裏都好像在宣傳大減價。

三月街的交易，更是以大龍圓做本位，一樣東西你問他要好多錢，他總回答你要幾塊或幾十塊大龍圓。以大龍圓計算物價，也不怎麼樣貴，譬如三十萬元的一頂帽子，才和龍圓兩塊錢啦。在這裏，我有一個寶貴的意見貢獻財政當局，以雲南這個單位來說，用大龍圓的勢力範圍逐漸在邊區擴充大了，並且逐漸的向着昆明這個核心包圍過來，倘如政府的金融政策只是在於印刷鈔票，鈔票的價格一天天的在貶值，而所流通的範圍日漸狹窄，將來金融混亂是顯而易見的事，最好政府發行一種有價值的「硬幣」，方能補救目前這種金融上的危機！

吸阿芙蓉非其時也

在三月街上，我吃到兩種當地的特產，一是生肉，一是天然冰棒。

生肉，是不衛生的東西，有兩種吃法，一種將生肉切細，拌些涼菜，放在醬醋辣子裏面吃，一種將猪殺了以後，即連毛一齊用火燒，燒得相當，剖開肚子，一片片的切肉拌醬醋吃。我所嚐試的是屬於前者，這種口味我不喜懽，一邊吃，心理上一邊總是不好過，我之所以要嚐試，純粹是為了好奇心而已。天然冰棒呢，滿有意思，他們將蒼山頂上的雪取來，用杓子一杓杓的取出，有時放在掌心裏，有時繫在一根草上，加點味兒，淋上一點糖汁。吃之雖甚清涼，衛生不衛生那天才知道。

很漂亮的一套煙具，在三月街出現。



大理的吃生肉和天然冰棒，自古已有之，今有無名氏作的「大理竹枝詞」四首，爰錄如下，可得一個證明：

「蠻煙瘴雨已無滋，此地南天俗自宜，
只是人多僰子語，方言尚有不通時。
輶軒八郡採民風，女織男耕大約同，
每遇歲時勤宴飲，火燒猪肉膾盤中。
花晨月夕泛茶鐺，煎過一番分外香，
只說唇紅脂一抹，喜從飲後嚼檳榔。
夏日炎炎渴若何，街西白雪賣偏多，
漫誇公子調冰水，一味清涼未許過。」

一三首尚待補充的是，因為地方上有民家等的特殊語言，方言不過是意料中的事，而且我也遭遇過一句漢話不懂

的民家人；所謂「泛茶鐺」呢，就是愛吃烤茶，不維大理，滇西若干縣份都愛吃，用一個小罐子，將茶葉焙乾了，冲上開水，其味香冽無比！

相傳三月街在若千年前，阿芙蓉未被政府禁絕時，也是最大的一宗交易，暮春三月，正是阿芙蓉成熟的時期。現在政府三令五申，重申禁令，可是在雲南的若千地帶，能貫徹了禁令沒有呢？我敢保證的說，現在三月街上沒有這種買賣了；不過難逢難遇的是，在街期上一位古董先生擺出來一套很漂亮的吸煙用具出售，內包括煙燈，煙盒及煙盤子等物，我急忙用相機將它拍攝下來，以作永遠的紀念！蓋鴉片煙之爲物，危害國民甚大，我國已列入進步國家的一份子，今後決不讓我同胞再染此惡習，數十年後，讓我輩兒孫認識認識從前毒害我同胞的毒具所爲何物也。

一年一度賽馬大會

三月街的最後一天，三月廿日，由當地的軍政首長來舉行一次賽馬大會，這裏年年都舉行，今年則由專員公署暨滇西師管區司令部，縣政府等所主辦，同時這幾位地方首長，就任評判長。

事先貼出佈告來，說有良馬的就可以參加競賽，期前辦理一下非常簡單的登記手續。主辦的機關還預備若千獎品，在這大會盛典中，頒發給優勝者。

比賽的地點仍在三月街旁的廣場上，號炮一聲響，紅旗一招，比賽的馬正馳疾如飛而來，距離是四五百米光景，目的地到了，誰是第一，誰是第二……人聲鼎沸，連人帶馬，結上幾個大紅繡球，到將台那裏，去領獎品。若果這一匹馬是待價而沽呢，它馬上如登了龍門，身價十倍，認爲是很有希望的而遭落選，它馬上也就會遭白眼了。

古宗們，服裝艷麗，而騎馬的技術非常高超，多半的冠軍，是屬於他們的。假如你看得起他的話，他很高興表演絕技給你看，有時候，在疾馳的當兒豎青天；有時候，由袋中順手摸出幾文大龍圓來丟在地上，在回頭的奔馳疾速的情形下，在馬背上彎了腰，一文文的拾取來。

「好，再來一次！」

「哈哈！」

「哈哈哈哈！」

賽馬大會在街期最末的一天舉行，正好似都市里的一些集會，到最後總有一些餘興的節目來給大家興奮興奮的，其實，在太陽底下的六天街期，比任何集會還要辛苦，還要難受。

肆：大理風景線

大理距雲南省會四百一十二公里，從前是通中樞的要道，現在却偏在滇西的一隅，它不僅風景優美，名勝古蹟比昆明多，因爲大理在漢代唐代的遺跡，隨處皆是，在昆明却很難以尋找出唐代以前的東西來，況且，現在昆明的昆明池，起源是由於大理，無疑地上古時代的昆明，原來就是現在的大理，全祖望先生在一本書上曾有考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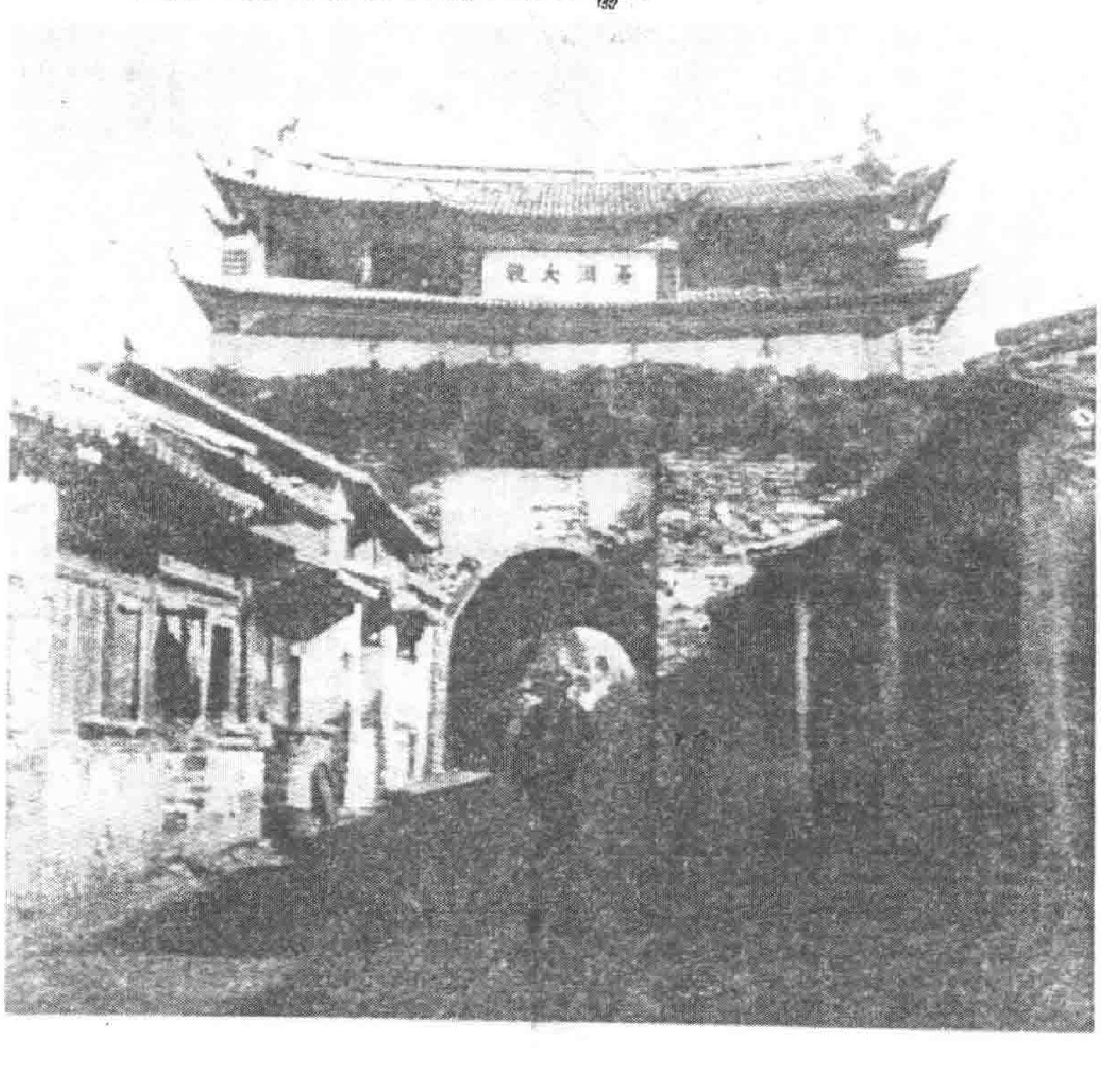
「昆明池在昆明，滇池在滇，本屬二水，吾以輿地考之，昆明爲今雲南之大理府，滇爲雲南府。滇自楚莊蹻之後，世爲國王（史記：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坦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卽以池名其國；而昆明之屬，無君長，又爲滇徼外之蠻。漢之通西南也本求身毒國以求大夏，於是發使滇國，滇王爲之求道，以隔昆明，閉漢使不得通，武帝聞怒！欲討之，聞其地有昆明池，乃於長安西南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且以事情言之，滇王未得罪於漢，漢無故圖其地理，而欲伐之，無是理也，今雲南府之首縣卽以昆明，誤矣。」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漢代以前的昆明，原是指大理而言啊！

大理面臨洱海，背倚蒼山，南起上關，北迄下關，直徑約一百餘華里，每每談到大理的風景，人家都愛說到四個字，那就是風花雪月，要加以註明，也就是上關花，下關風，蒼山雪，洱海月。眞正大理風景的優美，並不限於上面所說的四個字。

文獻名邦大理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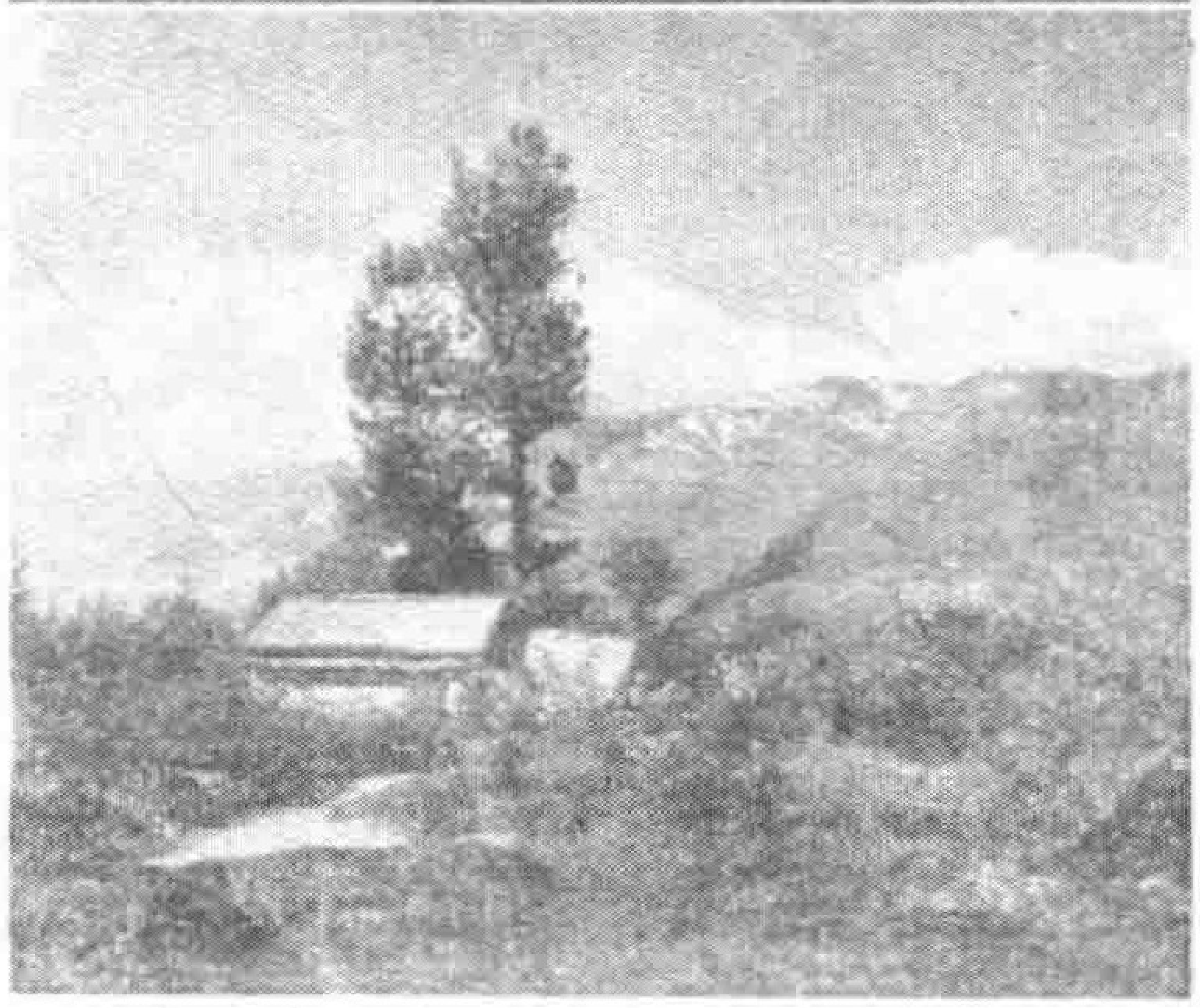
大理城南五里許，建起一個高樓，那是到大理必須經過的地方，高樓上豎起一塊匾，大書「文獻名邦」四字，是爲行人最注目的。因爲大理的開化比昆明早，就是到了目前，所謂人傑地靈，人們得了優美的自然環境的陶冶，文風是很盛，在本省各機關中上層供職的，



大理街景，城樓上有額曰「蒼洱大觀」。



大理邊疆師範學校。



蒼山白雲、白雪、人家。

以大理人爲最多，文獻名邦四字，大理的確可以當之無愧。

一進大理的南門，城樓上「蒼洱大觀」四字，也呈現在行人的眼中，這到令我覺得新奇，往往一些城樓，不寫最舊的「來薰」啦，「望京」啦一類的話語，便是「完成革命」啦，「努力建國」啦的標語，而這樣很切實的寫出蒼洱大觀四字，眞是令人少見。

大理的街道非常之平坦，一些建築物，尙能保持着古香古色的本來面目，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滇西師管區司令部，它是從前大理王國的王宮，建築富麗宏偉，大門外的三層石階，就是大臣們三呼九叩的地方，現在站以荷槍的壯士在門口站衛，仍然是非常之威風！

大理可以算一個文化城，省立中學有三個，卽男中，女中，邊疆師範，上學的學生非常踴躍，學校設備亦十分完善，聞現在雲南省的敎育當局，對邊疆師範學校期望甚殷，在滇西邊區一帶，受敎育的人太少了，培植下一代，最迫切的還是培植基層的幹部，所以該校的門口，照壁上大書特書「培植西南邊民子弟，齊來完成建國大業。」中間還有一幅意義深刻的速寫畫。

大理地方的人，講究讀書，一般人出來都是彬彬有禮，對人也十分謙和，有人說江浙一帶的蘇州是理想的住宅區，可是也得別忘了西南滇西的「大理」啊。

美麗的蒼山洱海

蒼山和洱海，的確太美麗了，蒼山十九峯如玉筍地綿亙排列着，山頂上，有終年不化的積雪，隨時有鏤鰱的白雲纏繞着，山腰有十八溪，宛如白練似地曲曲折折的垂掛下來，山麓之濱，正似一面鏡子的洱海。當你在蒼山之麓，細細地欣賞一下四時朝暮晴雨的蒼洱風景，眞感覺到大自然的瑰麗，變化萬千，故有人比之爲世界的瑞士，我國的杭州。瑞士，自己沒有到過，不能妄自評論外，杭州，除了人工的培植以外，再能數得出些什麼？現在，請來看一看今古文人筆下的蒼洱吧：

「峨峨點蒼山，蒼翠極可愛，平列十九峯，峯峯染螺黛，兩峯夾一溪，十八溪爲界，林越矗浮圖，嵐靄罩闤闠，何幸見此山，心中多所快．．其一在於雲，終年生鏤鰱，有時冠峯頂，不動鎭相蓋，有時束山腰，飛白若長帶，有時競出岫，紛如劈絮碎，四山皆無雲，獨此雲常在；其一在於雪，山巓雪最大，冬春雪未奇，六月白何怪，我來六月中，夜雪積巓背．皚皚亦終日，不畏秋陽晒；其一在於泉，山罅石流派，磊落歸百橋，清冷漱鳴瀨，穿城爲池塘，灌田作溝澮　家家可流觴，處處響歸碓；其一在洱海，東望氣流滙，葉榆城巨浸，南北兩關隘，必有千頃波，始與此山配，海光開月鏡，恰共屏山對。唐宋諸詩家，罕到此邊塞，遂令古名山，寂寞經累代。笑我兩鬢霜，吟到萬里外，所遊天下山，曾陟嵩衡岱，雄闊有過之，明秀無此賽，寄語未遊人，聊以當淸話，飽餐濃淡色，一卷丹圖繪。」

——阮元：宿大理看點蒼山。

「蒼洱之景，嶂巘萬疊，戴雪腰雲，如列屏十九，曲峙於後者，點蒼山也；波濤萬頃，橫黛蓄練，如月生五日，豬於前者，葉榆水也，按水經注：吊烏縣東有葉榆水，西漢於此置葉榆縣，今俗名洱水。夏秋之交，山腰白雲，宛如玉帶，昔人題示天將玉帶鎖山公……逢峽皆有懸瀑，澤瀉而下。」

——楊士雲：蒼洱圖說。

「滇中山水之勝，豔推蒼洱，而點蒼自衞藏，挾金沙瀾滄兩江蜿蜒而來，雄秀渾淪，尤冠冕乎南服；洱水瀰北而東而南，環繞其左，中拓平原，廣三十里，袤百二十里，大理城鎭其中焉，上下兩關首尾銜接，津要鞏固，洵天險也。以供眺覽，則點蒼十九，玉筍環列，洱水一泓，汪洋襟帶，而山中勝景，夏晴則玉帶束雲，冬霽則銀屏擁雪，島嶼縈紆，煙村萬井，又奇觀也。」——無名氏：蒼洱圖。

此外，滿清的禁煙大臣林則徐先生，到滇西剿匪之便，曾在大理居住三月，對蒼山洱海，仰讚不置！明代崇禎年間的大遊歷家徐弘祖（霞客），不遠萬里，也曾拜訪一次蒼山洱海，據他的遊滇記有云：

「當山垂海錯之處，鞏城當道爲榆城，北門鎖鑰，俗爲之上關，以據洱海上流也……乃依點蒼山麓南行，高眺西峯，多墜坑而下，蓋後如列屏，前如連玦，所謂十九峯者，皆如五老比肩，而中墜爲坑者也。」

這是蒼山和洱海的大概形勢，在它範圍裏面的名勝古蹟可多得很哩！

巍峨的唐代三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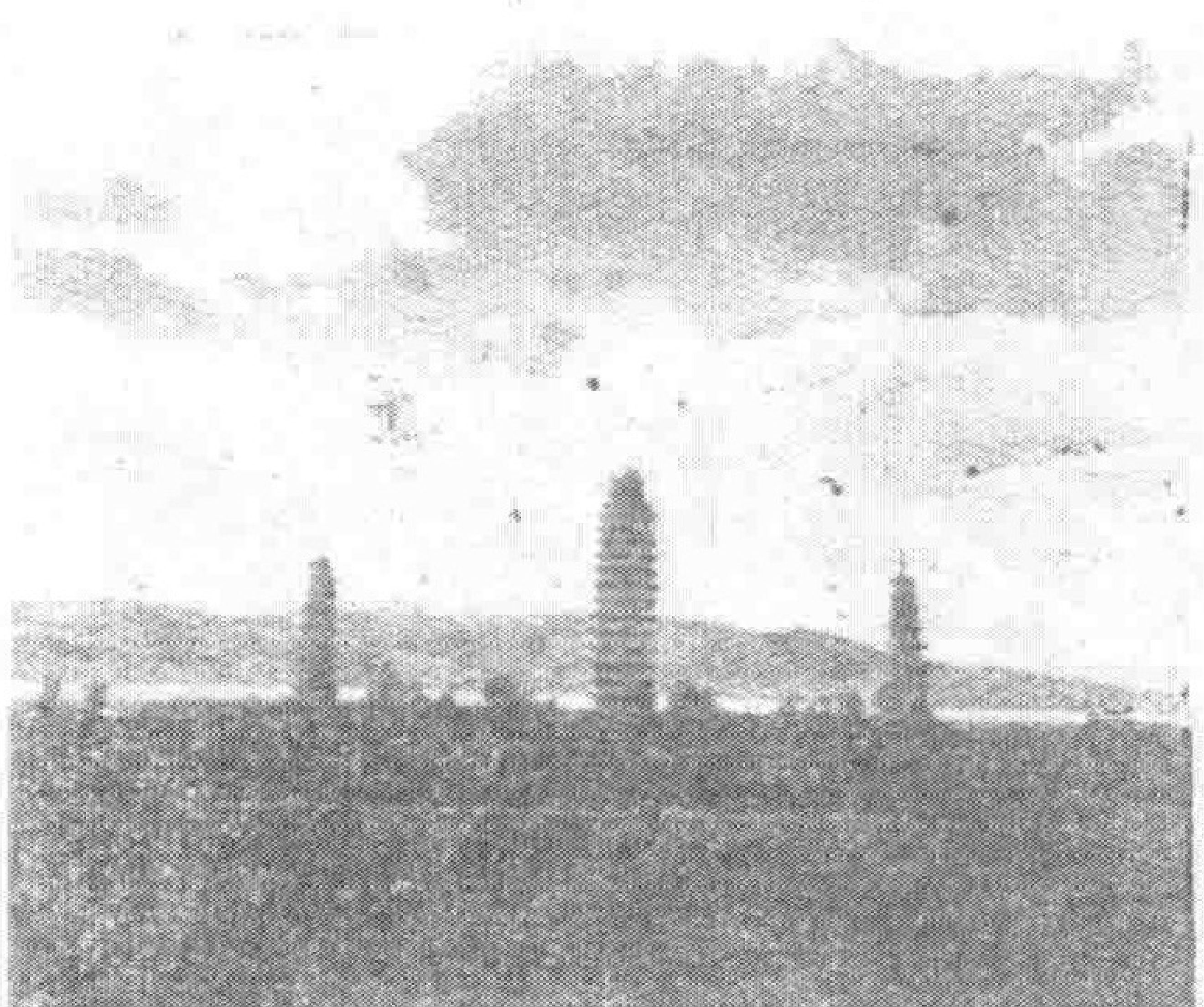
大理北門外三里許，有一座三塔寺，寺內有三塔，中間一座特別高大，共十七級，非常巍峨壯觀！到大理遊覽的人，都要去瞻仰一下三塔。

關於我國以三塔聞名的，此外只有嘉與南湖邊的三塔了，若南湖的三塔和大理的三塔比較，不僅是小巫見大巫，在外表上看來，更顯見得南湖的笨拙了。大理三塔高入雲際，相傳是唐代所造，流傳到現在還峙立無恙，中間還經過若干次的大地震。尤其以民國十三年那一次最爲厲害，大理的建築物十分之六七已夷爲平地，三塔只有中間一塔的塔上重約二千餘斤的銅頂震落下來，其餘部份還是完好無損，我參觀了大理三塔以後，對於我國古代的建築物，的確

有一些偉大的成就，要知道，從前科學不發達，事事都賴人工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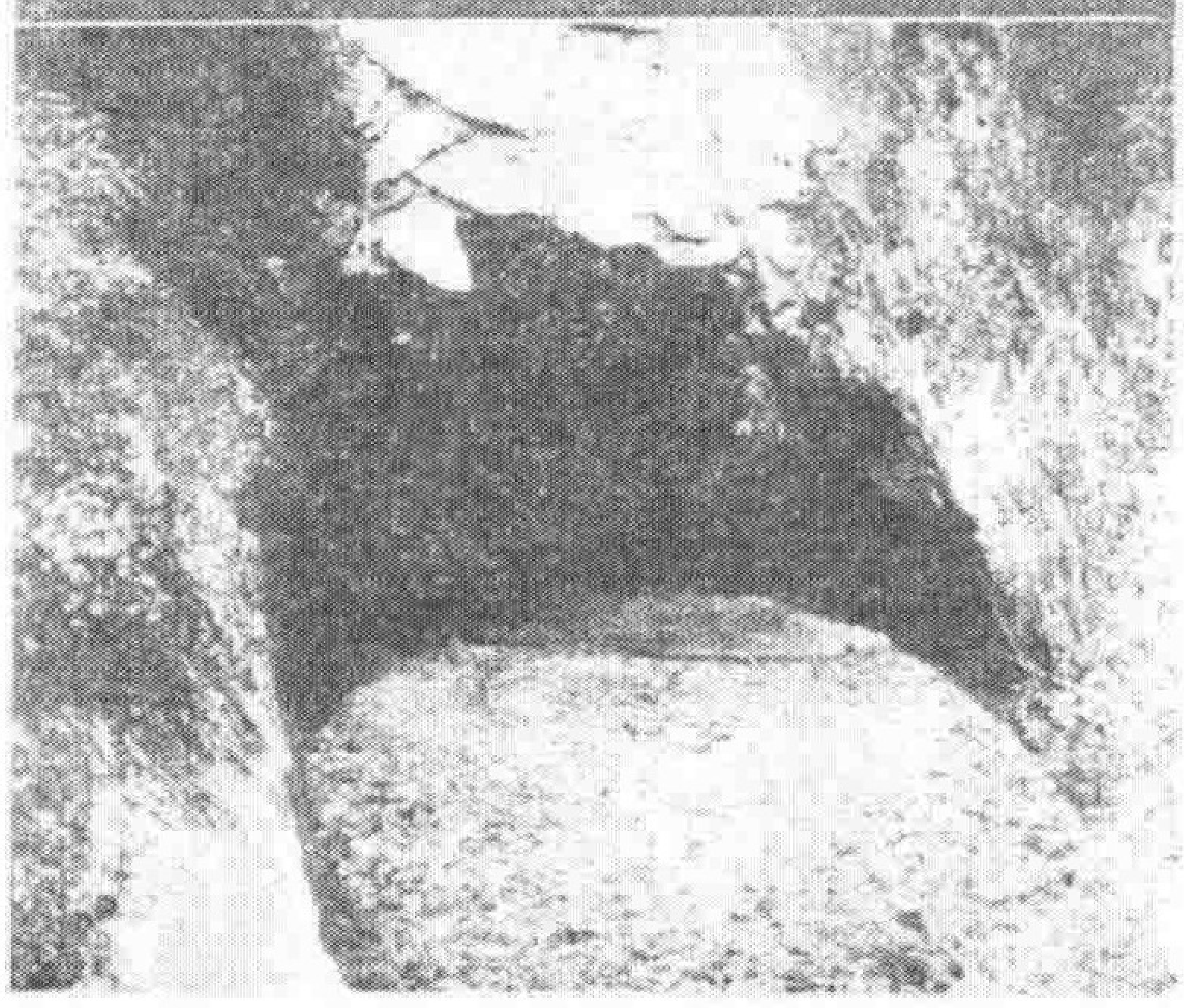
相傳當初建築三塔的時候，很費了一些工程，譬用建築畢一層，即用泥土墳蓋一層，待十七層都完工了，才將四周的泥土挖開，唯是泥土隨時都與寶塔成一斜面，方能輸送建築材料上去，例如兩千餘斤重的銅鼎，也是由斜面上才能搬移得上去。現在距三塔寺十餘里東北方有一個「白塔驛」村鎮，聽說造塔的斜面是接到那裏去，其工程也概可想見了。爲了紀念三塔的完成，到白塔驛的歷代騷人墨客可就不少，清代的書法大家錢南園先生，現在還發現他的手跡。他的書法文詞云：「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據於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黃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字體圓潤而有力，其意味也極深長。

三塔寺原名崇聖寺，建築更在唐代以前，我們細讀一下它的碑文，就知道大理當時的文化：


悠悠白雲三塔寺。

「崇聖寺其來久遠，蓋自周阿育王之子於蒼洱之國，是時已建伽藍，崇聖是已。以史記考之：葉榆爲東天竺，蒼洱其地也，然則未入漢，而先有伽藍，不足怪也（鷄足山志：三代之時，滇中原屬西域之地，爲阿育王所封，考之野史，點蒼即靈鷲）。寺之重器有五，一曰三塔，二曰鴻鐘，三曰雨銅觀音像，四曰證道歌佛都扁，五曰三聖金像。中塔高入雲表，寰中無匹，旁二塔如翼內向，頂有鐵鑄記云：大唐貞觀尉遲敬德造。正德乙亥年地大震，城郭人廬盡圮，中塔拆裂如破竹，旬日復合，宛然無瑩。鴻鐘其狀如幢，製作精好，此爲第一，南詔建極十三年鑄，蓋唐懿宗咸通元年也。雨銅觀音高二丈六尺，唐初有僧募銅鑄之……」

照上面所說三塔眞爲尉遲敬德所造，那才是更有價值。關於尉遲敬德的事跡在大理的也很多，蒼山頂上有一處名勝曰「洗馬塘」，據傳說尉遲公在那裏洗過馬，洗馬塘就因此得名，姑妄言之。不過洗馬塘已在蒼山之巔，雖暑熱炎炎，那裏還是瓊瑤的世界，八九月以後，塘子裏已結成深厚的堅冰，尉遲公僅能溜冰，而不能洗馬矣。


潭清疑水淺的清碧溪。

清碧溪值得留戀

在大理的風景中，清碧溪最值得人留戀的了，我到大理，特別去拜訪一次。它在大理與下關之間的一個山箐裏，走大理去約十里之遙。清碧溪的成因是得於蒼山的溪水，溪水共三潭，分頭潭二潭三潭，均作淡綠色，到達溪潭的路程，完全走的是曲曲折折的山路，而且溪水之清徹，眞是絲毫畢現，看樣子不十分深，可是下去深得個不了，有大理某名公特爲此集唐詩句爲一聯云：「潭清疑水淺；路曲覺山深。」眞是再也恰當不過！我愛這幾潭溪水的碧綠澄澈，脫衣想去游泳，剛將足部放下，已冰冷不可支持，蓋溪水是山中的雪水溶解而成，只好作罷。

徐霞客到大理來，清碧溪却沒有輕易放過，他的筆記云：「復與澗遇，循澗西向半里，直通夾門，下則水從門中突崖下墜，其高丈餘，而下爲深潭，潭廣二丈餘，波光瑩映，不覺其深，而突崖之槽，水爲所汨，高雖丈餘，膩滑不可着足，時余狎之……再踰西崖下覷，其內有潭，方廣各二丈餘，其色純綠，瀠光浮黛，照耀岩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蕩。潭三面石壁環窩，有二面石門之壁，其高參天……」

又有一位文人描寫的是：「溪在點蒼山馬龍峯之南，水出山石間，湧沸爲潭，深丈許，明瑩不可藏鍼，小石布底，粲粲如卵如珠，青綠白黑，麗於寶石，錯如霞綺……上潭水深青色，中潭鴉碧色，下潭翾綠色，水石相因，水光愈浮，石色愈麗。綠溪而出，水之所經，因地賦形，圓者若鏡，曲者如初月，各有姿態，皆可停以共賞其趣焉。」

到大理遊覽的人，清碧溪是值得一遊的，無怪我未到大理之先，許多大理的朋友都這樣說：你一定要去清碧溪！

蝴蝶泉更是有名

上下兩關在大理的左右，下關我在一日之遊，上關我也準備一日的遊程，唯相隔七十五華里，坐馬車四小時到達。上關與下關，就是蒼山的起迄點，到上關的途中，感覺到天然風景太好，蒼山白雪，小橋流水人家，大理的風景的確太美麗了。

到上關，是蒼山的起頭，又當洱海之濱，風景佳麗。我去參觀用土法捉弓魚外，去到距離不遠的蝴蝶泉走了一趟，說起蝴蝶泉，更是大理最出名的地方了；徐霞客也描寫道：

「泉上大樹，當四月初，即發花如蛺蝶，鬚翅栩然，與眞蝶無異。又有眞蝶千萬，連鬚鉤足自樹巔倒懸而下，及於泉面，繽紛絡繹，五色煥然！遊人俱從此月羣而觀之，過五月乃已。余在粵西三里城，陸茶戎即爲余言其異，至此又以時早未花。詢土人，或言蛺蝶即花所變，或言似蝶形相，故引類而來。」

歷史上每每都會發現一些巧合和重演的事情，徐霞客由上關即去趕三月街，我走的却也是他的這條路子，故對於蝴蝶泉除見一泓溪水和一些喬木之外，別的一無所見了，聞最盛的時候是在四月初八日，無暇久待。

大理的名勝地方很多，如龍眼洞，鳳眼洞，回頭望八仙，以及到海洱的東邊，在另一角度上看看蒼山十九峯的奇景等，這次因了時間的關係，只有俟諸異日了。

青島勝季似清秋

鄧練華



青島天后宮

金聖嘆論遊廬山，說不遠千里，泛舟而往，途中大家日日夜夜想廬山如何如何，日日夜夜談廬山如何如何，及至廬山遙遙在望時，便吩咐舟子返棹歸去。說道：明年再來。有人說：廬山還沒有遊過呢。金聖嘆說是已經遊過了。

金聖嘆可算是自有歷史以來最懂得遊覽勝景的人。實在洒脫得很。林語堂先生引用金聖嘆的見解甚多，寫成「生活的藝術」，並不偶然。想像常比事實美麗得多。有些人不明白這一層，往往遊覽過勝景之後，反而垂頭喪氣，異常失望，以爲「不過如此」。這無異自尋煩惱。

單純的遊覽和新聞記者的考察，史地礦學家寫調查報告完全不一樣。單純的遊覽最好是乘興而來，乘興而去，可是後者却不同，他們巴不得碰到一些難題，傷傷腦筋，以爲方有發現。

我嚮往青島已久，今年因爲調差回南方，途中特在青島就擱了三天，找到了「我的朋友」申報特派員邵愼之先生，他很知道我的毛病，看我興頭十足地來遊青島，便在有意無意間說了一番上述的見解，但他聲明這不過是適用於我的勸告，並不是眞有什麼「理論」。

在年齡上說，愼之是我的小朋友，（請恕我倚老賣老。）可是講到遊覽和考察，那他實在經驗充足，望塵莫及。但是當我小遊青島三日，深覺他的見解適用於我，而不適用於青島。我於溽暑中飛到青島，第一個晚上就有一次極好的睡眠，眞所謂夜涼似水。現在因旅行雜誌編者之約，揮汗寫成此文，桌上的電扇呼呼發響，對於青島勝季，實有不勝留戀之感。住在青島的人，大概是因爲「身在此山中」，不覺其氣候之可貴了。

至於遊覽名勝，我一向認爲須有三個原素，即人、時、地。此次小遊，有愼之之助，告我幾項要領，供我不少材料，（否則這篇文字便寫不成）是謂得人；恰值勝季，是謂得時；而第三是地，青島無須說，向有東方瑞士之稱，交通尙便，值得一遊。

上面說到我的「毛病」，我現在已有自知之明，確是毛病。即每遊一地，便先找指南之類的書，按圖索驥，一處一處去玩，看來原是不錯，可是既費時間，又乏趣味，所謂「不過如此」的感覺，就在這上面了。愼之說：「你這是踏勘，那裏是遊覽呢？」經他一說，使我恍然大悟。遊覽勝地，必須放開胸懷，吞吐於天地之間，馳騁耳目，接觸其風土情調。若是苟苟蠅蠅，便會一無所得。話雖如此，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免仍有些「踏勘癖。」

是爲前言。

紅瓦綠樹和碧海

我以爲青島特色有三：氣候、海和異國情調。

九日是星期日，我們早上七時半，自勵志社出來，接觸到青島的第一個早晨。馬路兩旁是法國梧桐，在風中搔首弄姿。滿街霧氣，行人不多，好像是小雨，起初以爲天氣靠不住，實則這是青島七八月間的特色。到了八月，據說霧還要濃。勵志社間壁就是第十一綏區司令部所在，這房子原是交易所，建築宏大，上海的證券大樓比不上。

我們向南走，一直可以走到海邊，而且還可以走到海裏。這話怎麼說？因爲這條市中心區的中山路一走完，就是海邊的太平路，（眞正的青島風光要自此開始去領略。）但如仍然一直向南走，就走上一條棧橋，名爲「前海棧橋」，突出在海裏半公里。

在英記酒樓——這是青島惟一的廣東館，正如一般北方城市一樣，早上要找一個比較可以的地方吃早點，實在不易，青島亦復如是。——吃過早點，便到海濱去開始第一日的遊程。

「捉放」一劇中，有「黑壓壓，烏沈沈，定有人家」一句唱詞。有旅行經驗的人極能體會，一定會覺得這一句唱詞寫景交關生動。因爲中國村舍建築，大抵是黑瓦泥牆，再擁以樹木，絕無鮮豔色彩。而鳥瞰青島，却是彩色鮮明，紅瓦，綠樹，碧海，加上北方明麗爽朗的天空，騁馳顧盼，極盡賞心悅目。



海濱公園牌樓

海濱公園明麗奪目

爲了領略青島最精彩的一段海濱風光，我們的汽車自前海棧橋向東馳去。這時霧已消散，露出太陽，海風吹來，令人精神振奮。車子在沿着海邊，在太平路上馳着，這條路慢慢向南彎成一道弧形，經過市政府前的「河山重光」紀念碑，中國式廟宇天后宮，彎向南去是萊陽路，海軍軍官學校在這裏，一道圍牆，足佔大半條馬路。那牆上是藍底白字的大標語，文曰：「鞏固國防保障和平國家海岸線就是民族生命線訓練優秀人才建立現代海軍愛國好男兒快加入新海軍新國家新力量築成海上的新長城」。一共五十七個大字，每字佔五大步，我看見一個海軍在牆下大步走着，就此一算，那道牆大約有三百五十公尺，倒是整齊美觀，富有生氣。讀至標語末一字，就見到學校的大門。而我們的車子就此再向東拐去，馬路如砥，豁然開朗，另有一番天地，大約青島最好的風景中的最好的，要算這裏。

現在推想所以有這種觀感，是因爲我由此驀然想起了「身在畫圖中」這句話。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個「海濱公園」的琉璃瓦石牌樓，隔着海灣遠望過去，便是青島的著名大建築「東海飯店」，這地方名「匯泉角」，樹木葱鬱，最爲茂盛，儼然森林地帶，東海飯店通體淡鵝黃色，映着碧波白雲，而這邊海濱馬路是海岸的高處，一帶蒼松，上下顧盼自如，俯瞰海灣中的第一海水浴場，這時悄無遊人。尤其是海濱公園旁邊的「山東產業館」和「水族館」兩幢畫棟雕梁的建築，點綴其間，構成了一幅明麗奪目，線條多樣的畫圖。所謂「身在畫圖中」，此處確有這種感覺了。

炮台公園的幽邃

車子仍然沿着海邊馬路開，如果剛纔所見是明麗奪目，那麼現在經南海路、匯泉路而至匯泉角的「炮台公園」一帶，却是深邃幽靜，濃蔭密佈，是美軍眷屬的住宅區。——炮台而成公園，倒是頗有趣味的一件事。德人佔膠州灣的時候，這裏修有炮台，據說「外圍石壁，中鑿地室，自匯泉角之腰部循階入隧道，南行可達南端地室，炮台各部設備周至，上置廿四珊加裝砲二門，十五珊者三門，外則掩以叢林。」現在這些設備已廢，僅餘砲身數個。這青島砲台是極著名的，好像凡爾登要塞在第一次歐戰後可以供人參觀一樣，現在這該是歷史的陳跡，在現代戰爭中已完全不適用了。這種「思古之幽情」，倒是每個人所不免發生的。

人說走馬看花，以狀忽促，我看倒是情調不合，若說走馬彎弓則可，看花則須倚欄，對酒微吟，在那種慢吞吞的勁兒下進行之。現在把車子一直騁馳前進，似乎眞是走馬看花。殊不知如不如此疾馳而過，實不足與怒濤駭浪的情景調和了。剛纔過第一海水浴場的時候，平沙無垠，倒還安閒，到得此處，突出在大海中的炮台公園，海岸三面的岩石峻峥，浪花如雪，如萬馬之奔騰，路也起伏不平了，一回兒上下坡，一回兒急轉彎，心驚肉跳，依然景物，却大有目不暇給其多樣角度的變化了。

這個突出的匯泉角分隔成兩個灣，東面是匯泉灣，第一海水浴場，西面是太平灣，第二海水浴場。東面灣對岸便是海濱公園，西面灣對岸是太平角，太平公園。好，繼續前進，沿着海邊到太平角，這也像炮台公園一樣突出在海裏的一個半島，風景無殊炮台公園，而浪濤洶湧尤過之。西面望去，是美軍劃用的海水浴場，三四里外的燕兒島海灘上都散佈着活動房子和露天餐台。這

裏已遠離市中心區十餘公里了。

湛山寺和中山公園

從前海棧橋起，這次「長征」足足走了三十里，才跑完海邊風景區。青島公園很多，左一個公園，右一個公園，實則這三十里長征盡是公園，這說法並不爲過。車子折回，在湛山寺門前停下，這算是大休息。大家一定知道一個所謂寺的內容是些什麽，此處不必細說。所謂「寺」，大抵有古意，可是這寺建於民國廿三年，不但不古，而且奇新，規模並不小，和尙有百多個，那座藥師塔也是七級浮屠，可以攀登。二十年左右，當時有些要人發生信奉佛敎熱，大水陸到處做得一塲胡塗。沈成章先生也是信徒之一。這裏方丈室中就有一幅大油畫，畫着沈成章先生請戴着毘盧帽的和尙超度亡魂的故事，那和尙手持錫杖，作喃喃狀，地上一堆白骨，沈成章先生戴一付眼鏡，站在和尙後面，其狀頗爲發噱。

愼之說，寺旁有一處頗爲漂亮的公墓，倘我有何計劃，足可參考一番。我計劃雖然沒有，但忖他所話不虛，倒願意去看一看，到得那裏，却不見精采，只有些粗糙的石碑，一方方的墓地。我說：「這那裏見得漂亮呢？」他說漂亮的在那邊，是另外一個。原來他是來看他的朋友杜宇先生的墓地的。杜宇先生著譯不少，正待輯刋行，戰前曾譯有卓別麟著的「一個丑角所見的世界」，在生活書店出版，我曾拜讀，印象猶新，不意他已作古人，今年一月以胆囊炎病逝青島，年僅四十，身後蕭條，遺有妻子和兩個兒子，使人不勝唏嘘嘆息。

我們還是去看另一個漂亮的公墓，果然不錯，各種式樣，各種材料，有的是玄武岩金字，有的雲形石灰岩藍字，……眞所謂爭奇鬥巧，活着住在這漂亮的都市中，死後仍要砌住在好石料裏。湛山有一個高爾夫球場，有一羣美國兵帶了球棒走過，中國人沒有人來打的。一路談說，車子開到中山公園。這一陣路是回頭走了，正如原定計劃，必須一處處「踏勘」一番。中山公園對面是體育館，看台可容四萬人，不嫌擠，鋼骨水泥，箭樓式建築，宛如一座城，可惜窗洞中冒黑烟，好像失過火似的，石牆燻得烏黑一片，原來裏面住着新兵，那是燒飯燒成的成績。看台下面的房子倒恰好是現成的營房。據說這體育館在二十幾年造好後，準備開全運會，不料竟沒機會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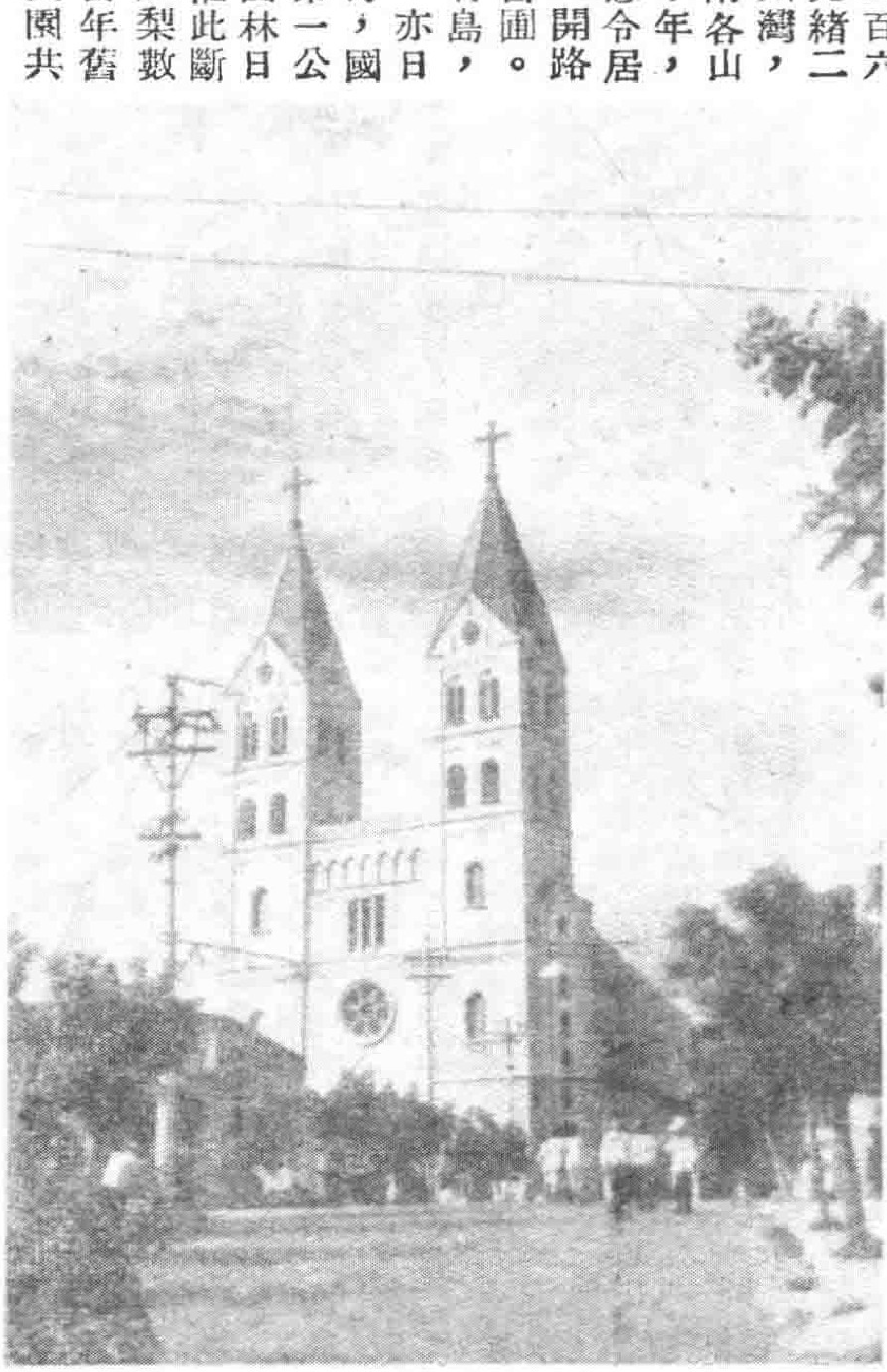
新海軍在孕育着

中山公園正中一條櫻花路，遍植櫻花，盛開時節，車水馬龍，遊人摩肩接踵而至。可是現在却很淸靜，園丁正在整掃。路中有一段曲尺式石砌垣牆，中嵌一石，上刻「會前村遺跡」五個篆字，引起了我的「踏勘癖」，茲記其文曰：

「會前村，今爲匯泉或會泉。舊有村民三百六十戶，多業漁。淸光緒二十四年，德租膠州灣，二十七年收買是村附各山地，開始造林。三十年，又徵收全村房地，悉令居民徙去，乃廢其村。開路建屋，栽花木，立苗圃。民國三年，日本占青島，遂因止爲森林公園，亦日旭公園。十一年十月，國人接收後，改爲第一公園。綜四十年來，園林日盛，而村舍久泯，惟此斷垣，並左右槐棗壯梨數株，猶是村民郭姓當年舊物，遺跡僅存，與園共存，故爲之幸，亦喜其留有古色也。廿七年十月農林事務所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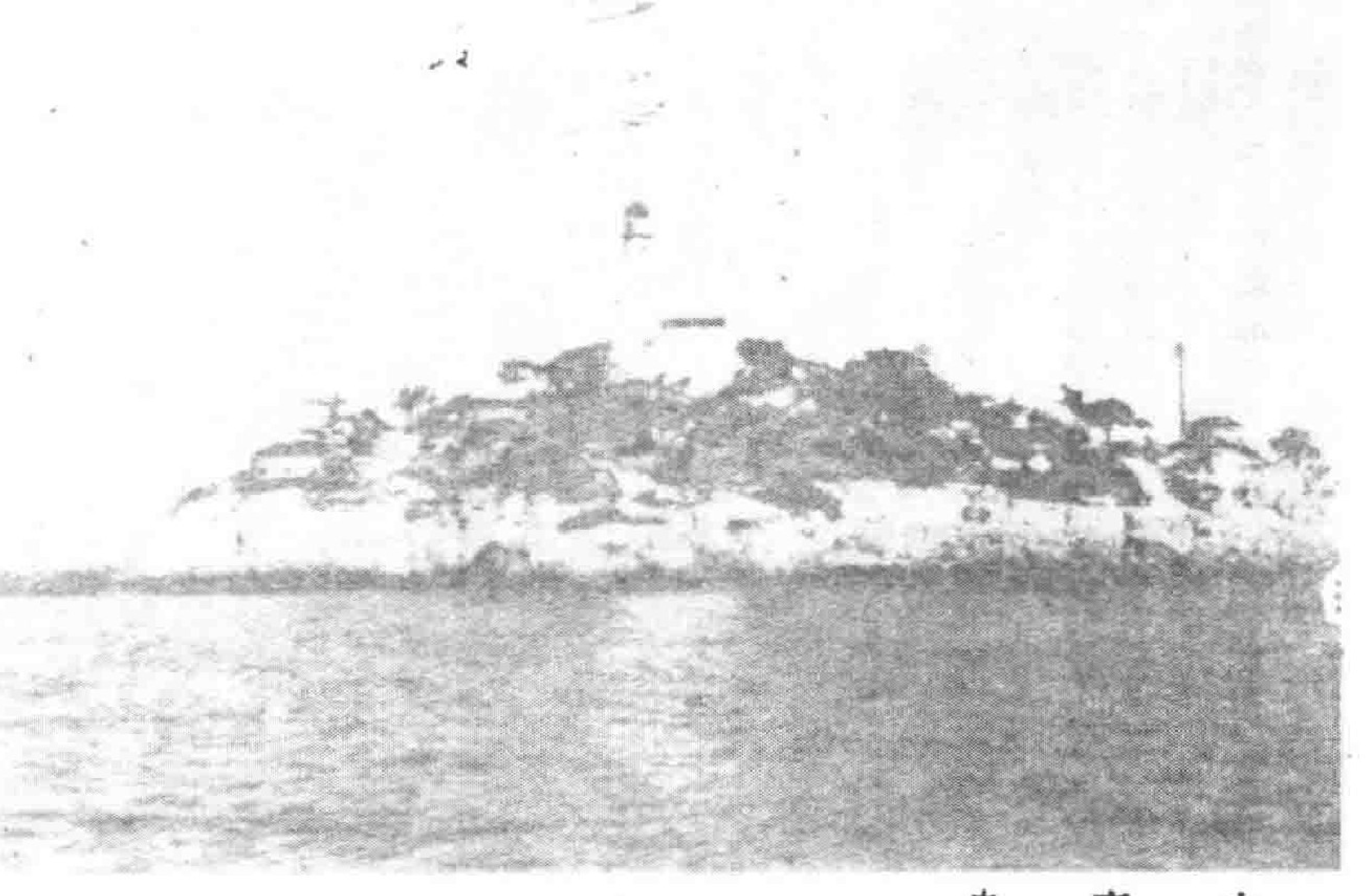
公園占地一千五百畝，櫻花路銀杏路是縱橫兩大幹路，二十幾萬株花木，宛如木本植物展覽會。花棚旁有兩株喜馬拉雅針杉，高可五丈，頗可珍貴。在林木濃蔭掩映處，有好幾個小茶棚，設座賣各種飮料，倒也雅潔。我們穿過叢林，傾聽夏蟬高鳴，入跑馬場，據說已頗久不跑馬了，春季跑馬時來玩的人也不多，景況凋敝。上海禁止跑馬，青島不禁而自禁。馬場中間原有各種球場，現在美軍在那裏設了好幾個Soft ball陣地，一片青茵，直抵海岸，過去第一海浴場，走到海軍學校隔壁一家荷蘭飯店去解決民生問題。並設法去遊小青島。

小青島是青島灣中間一個小島，另外膠州灣中尙有黃島，當時所以有青黃之分，大約以一個多植樹木，一個則童山濯濯之故。靑而冠以小，



天主敎堂

實因膠州灣口的市區擴展，名爲青島後，名字被奪用了，這才冠以小字，以示歉遜，實則小青島才是眞正的青島呢。青島乂名琴島，這倒百思莫解，現在發現這無疑是日本人的讀音，國人以其音而代以字。琴字並不壞。這小島有燈塔，戰前是公共遊息之所，自太平路可雇舢舨渡登，戰後成爲禁地，因日本人在這一帶設立自殺艇根據地，就是現在的海軍學校。自海軍學校內築了一道棧橋，把小青島和陸上通連，這棧橋還沒有修竣，就投降了，好多水泥桶箱還堆在一旁。小青



小青島

島顯然很荒涼，房屋都殘破了。可是燈塔却是嶄新的。海軍學校的員生也很少到這裏來。順便觀光了海軍學校，據說校中功課之嚴，任何大學都比不上，學生不准有不及格的功課。

出校來便進海濱公園，這公園佔一條海陽路，盡頭處接第一海水浴場。它是依着岩岸的曲折，修橋鑿洞，佈置起來的。峻峭的岩石，被浪冲激，就在足下。也有人獨踞孤石上垂釣，不顧浪花拂面，厥狀眞是篤定得很。這裏遍植松樹，最可流連。

水族館產業館巡禮

現在要說到其中間的水族館了。這座箭樓式建築，紅柱彩瓦，宛如石城一座。與產業館遙遙相對，富麗堂皇。講到內容，水族館沒有產業館豐富。因爲水族館要養活的東西，而產業館都是死的，容易保存。水族館要用幫浦自海中打起海水來，貯在水池內，注入十八個玻璃水池，兩個露天水池。進入展覽場，但聞一股魚腥味，可憐十八個水池都已壞了，滴水無存，也沒有什麼魚類，眞是可惜，只剩最後一個櫥窗，有一條活的烏賊。而熱帶魚展覽室中，小玻璃魚櫥中養着幾尾咖啡魚紅翅魚和天堂魚。此外只有一些剝製的標本。露天池中有一匹海豹，另一池原存一只「玳瑁小姐」，春間死去，正在剝標本。這只玳瑁也曾出過風頭，曾在南京陵園住過，成爲新聞，曾被某記者以「大烏龜」字樣發電至報館，報館老闆發電來質問「何以人皆玳瑁，我獨烏龜？」出過一「報壇逸事」的。產業館陳列的是立體模型，實物標本，以及圖片。例如世界最大的長脚蟹標本，書籍化石標本，倒是比較名貴。他如炭礦室，華北室，濟南式，烟台室，海州室，泰山室，青島室，各有立體模型，輔以燈光，幾可像眞。另有黃河水力發電模型，由河曲起連壺口瀑布劃入，可作此類發電廠八個，由砥柱至孟津可作五個。總發電量達二千萬基羅。這是根據治黃計劃作出的模型，頗有年代了，還是日本人的遺物，現在看來是空中樓閣。此外各種地礦標本極夥，採金鑿煤的實況模型等等，都是有益教育。

異國情調的熱鬧

猶之乎寫一篇文章，先定一個輪廓，然後再講究細部。我能以高速度遊青島，即以此法。即先馳車兜個大圈子，覺得什麼地方有「踏勘」必要的，再去磨菇一些時間。第一天向東，欣賞了清一色的風景區，第二天向西來一個「雜拌兒」，說得好聽些是交通，社會，風景，文物，各樣齊備。先馳車到團島，一名遊內山，乃是青島的尖端，膠州灣的鉗口，水流湍急洶湧，稱爲淮子口，從前德國人也曾築過砲台，現在影踪全無，密佈着海港電台的天線架子，林木已被斫光，美軍水上機場在此。這一帶屬於所謂「西鎭」範圍，小型工廠和平民住宅，景狀如四方工廠區差不多，從機場入市區時，就經過四方，那裏是中紡工廠等所在地，而西鎭的小型工廠大抵只有若干不冒烟的烟囱可以作自我說明，此外別無特徵。我向北折回，循膠州灣內邊海岸的四川路至小港，這是小型船隻漁船舢舨的吞吐口，黃河漁業公司在港邊，帆檣林立，最富中國情況，市販叫賣，擁擠不堪。由此北行，遂達冠縣路，其實這條路不如稱之謂酒吧路來得確當，幾乎很少見到中國字招，不是什麼 Bar，便是什麼 Cafe。晚上特地來溜一趟，滿街霓虹燈和美國水兵的白帽子，還有是黃包車。叫喊呼噪，加上擴音器傳出的音樂，五光十色，熱鬧透了。

因爲這裏離大港近，大港是水上交通的咽喉，大輪船都在這裏靠，埠頭有五個之多，美國海軍的旗艦也靠在這裏。這個港口中國人用得少，因爲船舶來往不多，加以膠濟路又不通，雖

鐵道縱橫，可是無貨可運，作用等於零。可是大港的管理秩序是很好的，不像上海埠頭之亂，不可形容，而這裏却有寬敞的馬路，容易控制出入口，但據說檢查很不統一，普通來往客人要遭到好幾道檢查，包括海關在內。

日本廟物極必反

回過頭來拜訪日本人的遺跡，遼甯路的「忠烈祠」，人稱「日本大廟」，忠烈祠乃是改頭換面。祠址占地七十畝，山林六萬畝，眞够得上稱「大」，石階有一百多級，簡直就像中山陵那股氣派，跑得叫人喘氣。可惜此時非櫻花時節，那些漫山的櫻花據說眞是一大奇觀。另一處日本人遺跡是妓院，在聊城路一帶，跑去一看，昔日脂粉歌舞地，今成難民窩，穢氣冲天，破壞不堪，這可算「物極必反」。附近的第三公園，是青島的天橋，九流三敎，無所不有，還是一年之間興盛起來的，趕場的都是難民，身懷一技，便在此顯弄，遂有天下英雄，齊來歸我之概。附近還有所謂「美軍市場」，美國貨多來些，詢問價錢，却比上海還貴。



第一海水浴場

就在聊城路一家永義咖啡館吃過午餐，再開始下午節目：登觀象山，信號山而至山東大學。山路盤旋，曲折而登，俯瞰市區，遠眺大海，另有一番趣味。

觀象山有天文台一座，　青島觀象台設於此，此台有五十年歷史以及氣象記錄。我居然攀登到測風儀最高處，因爲太高，不禁四顧茫茫。信號上因掛信號旗幟出名，以爲指示船舶之用。南麓有「迎賓館」，道地德國式建築，即舊德提督大樓，自然進去欣賞一番，確是堂皇富麗，全市第一，環境清靜，無車馬喧。山東大學離此僅一里，　這最高學府也是到處櫻花，我想，如果櫻花盛開季節，到青島來玩，也是最好的季節。這學校一半校舍成爲美軍營，月收租金美金五千元。

我也試過海水浴

在青島玩了兩天，還沒有入海游泳過。人家說起青島，必定連想到海水浴場，而我居然未曾入水，必謂失之交臂。我雖不會游泳，也覺得入水泡泡，也是一樂。這天夜遊冠縣路中山路後，就此決定。

青島夜市也不長，八點以後，就陸續打烊了。乞丐之多，却是非同小可。隨處有被包圍之虞。這天到第一海水浴場去進行入水典禮，取消汽車，改坐馬車，這比在南京從新街口到夫子廟有意思得多。馬車站在河南路，到得那裏，不禁使人一驚，但見人頭擠擠，馬車全部集中在廣場上，輪次出差。人頭擠擠者，美金黑市也。包定馬車一部，價六十萬元，馬蹄的的，山海風光，與兩日來開快車趣味大有不同，可是這下子便有童丐沿路追逐，一路到海水浴場，未曾斷過，原來他們也像上海乞丐一樣，各有防地，至於有無「爺叔」，則不得而知了。

海水浴場也非同小可，更衣室之多，幾乎成一個市鎭，再加上那些「吧」和「咖啡」以及冷飲店，簡直五色繽紛，美不勝收。有出租小艇的，出租橡皮圈的，還有是出租游泳衣。上一晚我本想在逛夜市時購一襲，旋知可以租用，於是作罷，乃省却法幣不少。

入水典禮舉行過，海水味道不好嚐，看着少年男女那麼活躍，纔想到我巳年逾半百，鬢有霜侵，到底趕不上了。不到一刻鐘，便在自來水下去冲刷身上沾着的鹹水和沙，到一家冷飲店去作座上客。

不料事隔一週，現在皮膚還有些發痛。皮膚上搽了鹽水，再經太陽一晒，焉有不痛之理？

回想起來，三天小遊，實有無窮回味。不說別的，單是兩天開快車，就足足走了一百五十里。比起杭州來，一是玲瓏小巧，一是寬闊堂皇，而富有洋氣。本想再像第一日那樣開一次快車，可是記起了金聖嘆，多保留些想像的東西也好。

寫到這裏，回頭一看，臉部發熱，唔忖：這也算是遊記嗎？但是不管，總算沒有向編者繳白卷。

（七月十七日於上海）

武漢輪廓

金休

漢口，這個被人叫作「東方芝加哥」的都市，繁榮起來的歷史其實是很短的。我們當然不會忘記歷史上宋代有名的四大鎮的，所謂「鎮」，就是大商埠，漢口、朱仙、景德、佛山等四鎮，地位等於今日的津滬。但據人們考據，則當日的漢口，應當是如今的漢陽和武昌。至於如今的漢口，那時不過是一片荒地而已。

漢口從荒墟上建立起來，漢水的關係很大。漢水入江的口，本來在龜山南麓，漢陽的南面，所以那時漢陽和武昌鮎魚套一帶都很熱鬧。到明代成化年間，漢水改道由龜山北麓——即現在的水道——入江，商場重心頓時轉移到漢陽東門，而且一個新的漢口也就在新的漢水北岸興盛了起來。依年代算，新漢口的歷史不過五百年左右。

明代以前的漢口的繁華，有兩例可證。陸游入蜀記有云：「賈船客舫，不可勝記，銜尾互數里，自京以西皆不及。」又云：「市邑宏富，列肆繁錯。」范成大吳船錄亦云：「泊鸚鵡洲前，南市隄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數萬家，廛閈甚盛，列市如織，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此。蓋川廣荆襄淮浙懋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且不問多少，一日可盡。」這是天下四大鎮之一的漢口的像貌。但自漢水改道以後，這個舊的漢口就開始沒落——至少是停滯了下來。新的漢口却以一日千里的進度，爬到今日這種在經濟上控制整個華中，被稱爲「東方芝加哥」，政治區劃被列爲特別市的地位了。

和香港、青島、上海一樣，幾百年來，一個荒村，已經經過相當現代化的過程。初來漢口的人，在武昌漢陽隔水看它，一眼看到沿江那些巍峨壯麗的建築物，長達數里，誰還會知道它五百年前只是一個荒村呢？

沿江大道整潔而清靜。靠大江的一邊築着一堵防水隄，——這是漢口的一個特點——有許多閘門，漲水時用木板泥土堵住，平常却是開着的。隄外另有一條士敏土的人行道。因此，粗粗一看，這隄倒像是一堵高牆。隄上綠楊一列，扶疎成蔭，頗饒風趣，夏夜，納涼隄上或散步隄外，看江中夜色，聽遠渚漁歌，頓覺塵囂遠隔，心境清涼，是一大快事。

漢口是咸豐八年天津條約闢爲通商口岸的，在條約束下，設立了幾處外國租界。這些租界合成一個租界區域，佔了漢口面積東北部的一半。抗戰前，德、俄、英租界先後收回，戰後，法、日租界也收回了。因爲是有計劃的建設，這租界區自然是漢口市的出色區域。可惜是一歸國人「自由管理」，一切比較像樣一點的公共設備，已經無復舊觀，而略具中國風——零亂，汚穢了。這一帶，如今多是住宅和政府機關，不十分吵嚷，頂好住家。日本租界區在戰時曾遭盟機屢次轟炸，如今還未十分修復，荒涼不堪。

過租界區而西，中山大道中段，——中山大道從東到西貫穿全市——從南京路口到三民路口的一段，是全市最熱鬧的地方，用「人摩肩，車擊轂」來形容是非常恰當的。因爲漢口這地方汽車雖然不多，可是人力車却不少，街道本不太寬，因此，那種紛擾噪雜的情形實在驚人。

走過這一段現代化的街道，再向西一點，那風光就漸漸不同了些，因爲這西邊一帶，本是漢口成爲都市的最初的基本街市，建築式樣自然是古老一些，街面窄狹而汚穢，也一如其他的舊式都市。但人的擁擠卻更甚，物價也來得便宜，所以，這一帶是更能直接吸收鄉村經濟的。

漢口是一個年青的都市，沒有什麼古蹟。人們工作之餘，除了跑跑「民衆樂園」（一個遊藝場，原叫「新市場」。）和戲院以外，若要另找一個地方遊散遊散，則只有一個「中山公園」。

中山公園是漢口唯一的公園，離市場相當遠，似乎不合理想。但它可愛，原因自然是由於它是「唯一」，其次也就在於它的樹多，樹多何足貴？可貴的是它們長在這樣黃塵蔽天的都市旁



三民路國父銅像



中山公園清溪泛棹

邊。

從沿江大道傍江漢關轉到江漢路，一直走去，越過平漢鐵路，再一向左，就看得見綠意葱蘢的中山公園了。

中山公園佔地很大。裏面有一個大池塘，池中柳塢水閣，曲檻迴欄，佈置適宜，盪舟容與或倚欄小立，均多佳趣。柳塢中有人跡不得進去的，裏面倒成了鷗鷺們的家，偶爾因槳聲欸乃或有鷺鳥盤旋，就驚動了那些寄居者繞樹啁啾翻飛。野鳥們在人海中混久了，應當可以忘機了吧，然而還是這樣易受驚動，豈是今日人心惶惶的情況已經化及禽獸了嗎？可惜公園管理當局爲貪收入，繞池閣子和林間隙地都租給了賣茶的，所有的小橋曲徑都擺滿了茶座，一片喧囂，不免減色。而池中迄少活水換灌，便溺渣滓混在裏面，惡臭混濁，夏天蚊蚋成羣，不啻秦淮河水，令人惋惜。

池北是運動區域，有溜冰場，有游泳池，有球場，有兒童運動場，到處有人跳跳跑跑，非常活躍。池東是一方方的灌木，芭焦，或是長滿了瘦長的林木的小丘。間或也有些石砌的假山，幽邃的岩洞，灣曲的小溪。穿插在中間的是一條條脩整的林蔭道。這地方是最適宜散步的，月下，常有一對對的情侶或好友徘徊徜徉。不過大多數人都忽略了這裏，情願去池邊凑熱鬧。

園中也有許多紀念抗戰或革命的碑亭之類的東西，豎立在草際林間。使人雖在遊樂，也能看到這些東西，而對國家事業憬然在念，初意未嘗不美，可惜人們往往只把牠們看作是破壞情調的厭物，未免遺憾。

漢陽和漢口同在長江北岸，牠們之間只隔着一條寬不及二十丈的小河。這條小河就是有名的漢水——也叫襄河。

漢水口上水流湍急，且盡是漩渦，看來並不好停泊船隻。但事實是往日漢口的繁榮，固然是由於這條小河，卽在現在，所有從漢水上游，洞庭湖或長江上下游來的木船，也仍然以這裏作停泊的港口。帆檣林立，橈歌四起，活像一個水上的十字街頭。

雖然只隔得一條小河，但漢陽比漢口至少要落後一世紀。街道、房屋、人民生活狀況，都有古風。街道窄狹，而且有很高的坡度，有許多地方不但汽車走不得，就是人力車也不好走。洋樓固然不易看到，連稍爲高大一點的商店建築，也只有在西門一帶有幾家。人們生活得鬆弛而遲鈍。從漢口走到這裏，緊張的心緒可以寬弛得一下，有如從悶鬱的暖室裏走到清新的原野。

到處是小的湖蕩和小的溪流，穿插在街道之間。這些湖蕩是漢陽的特色，站在龜山俯瞰，但見隨處有水，採蓮或游覽的小艇在荷叢中蕩來蕩去，若在夕陽影裏看，那意境能不舒嗎？田漢作「江漢漁歌」句：「大別山頭掛夕陽，月湖清淺泛鶯鶩。」寫得就相當迷人。——月湖是較大的一個湖。

龜山是大別山餘脈的一個孤巒，聽說以往這上面也有過一個大寺觀和一些樹木，後來，大概在淸末，寺觀被燒燬了，樹木也被砍盡了，如今就只賸有一座但有土黃的濯濯童山，蕭索已極，有人乘興登臨，輒敗興而返。

龜山下面，原有全國最大的兵工廠一所，經過這次對日戰爭以後，廠址和機器一起爲敵人破壞了。現在那裏雖然還是兵工署二十一廠第六所，但已是有名無實，沒有了成林的烟囱，沒有了轟轟軋軋的機器聲，頽垣斷瓦，蔓草荒烟，點綴着這片寂寞殘破的廢墟。

月湖旁邊有「古琴臺」，本地人叫牠做伯牙臺，據說是戰國時俞伯牙撫琴遇鍾子期的地方。伯牙子期的故事，曾被人編成戲曲和小說，不想這故事就發生在漢陽。當日伯牙撫琴時，這裏當是龜山下一個荒圻，後來有人根據傳說在這裏修成了一座院宇，把所謂琴台圍護起來。院內壁上嵌滿碑碣，盡是題記詠歎的調子。又有淸代某帝所題的「印心石室」四字，用大理石刋鐫，另嵌一小室壁上，但這小室及相鄰數室，都在最近被火燬了。另據傳說，伯牙台原是一個寺院的遺址，不知確否。

歸元寺在漢陽西門外，是一座古老的叢林，建築於明代。現在有田產百頃，有僧衆二百餘，香火很旺，善男信女來朝香隨喜的絡繹於途。廟前有一個放生池，不大，池水汚濁，放滿烏龜。

戰前，這些烏龜中的大的，竟有一兩尺直徑，不料淪陷時期被人弄去吃了，如今，載浮載沉的，只是一些不及手掌大的了。照壁上有黑墨大書「莫打烏龜」四字，原因是雖然有人買了小餅子擲給烏龜吃，但也有人好用石塊瓦片去投擲的。由於投擊或饑餓，許多烏龜都受了暴尸的刑罰。

廟內有羅漢堂，要彎彎曲曲繞過好多迴廊才進得去。羅漢一共有五百尊，每尊都塑得神態儼然，而五百尊中更無一尊相像。這和西湖靈隱寺那五百羅漢同樣有藝術價值，但人們的興趣不在此，却喜歡把牠們當作卜流年的工具，方法是按自己的年齡數目，買一把香，從踏進去的地方的第一尊羅漢起，一尊一尊的插上一枝線香，香插到最後一枝的那尊羅漢的相貌與名字，就暗示着他這一年的命運。因此當我們走進羅漢堂時，香烟繚繞得竟使人睜不開眼睛。廟中方丈現爲一個不滿十九歲的和尚。

唐代詩人崔灝曾有一首描寫武漢風光的詩，後面且帶着感歎。那詩是：「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這詩的第三聯寫得很美，可以令人想見得當日的鸚鵡洲還是一個有蘆荻有蓼花的綠意的洲。這洲在漢陽西南端，從陸地伸入長江，但已不復是「芳草萋萋」了，只有一條很長的街道，商店大都是竹木行，滄海桑田，變幻不測，若在今日，恐怕崔灝也寫不出那樣美麗的詩句來了。

鸚鵡洲有一個三國時代的遺蹟，那就是一座禰衡墓。禰衡這人，無論在正史或野乘，都是一個「正派」人物，在三國演義，在民間戲劇裏面，一幕「打鼓駡曹」，是大家深感痛快而且同情的。禰衡葬在鸚鵡洲大約是不虛謊的，蓋曹操不喜歡他的狂傲，但恐殺他，又蒙不能容物之誚，便送與劉表，未幾，劉表又以侮慢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乃送衡與之，卒被殺。這是史實。江夏是夏口，亦即漢口，黃祖殺了他而葬他在鸚鵡洲是很可能的。如今在那裏，還有一座墳墓，墓前一塊橫石碑，是清代湖南某人做漢陽知縣時刊的，文曰：「漢處士禰衡之墓。」石塊圍護，墳頭高約二公尺，遍滿一種藤狀植物。本來有一個墓廬，把墓圍在裏面，門口正對街市。如今門已堵塞了，墓廬屋成了一堂小學，另從側門出入。裏面原供有一個牌位，現在也移到隔壁財神廟去，供在趙公明的黑虎脚邊了，那牌位上寫的是「漢處士般禰先生衡之神主」。（「般」是漢代一個郡名。）禰衡不用說是一個對抗統治階級的無名英雄，「打鼓駡曹」這一個故事雖然是大家熟悉的，但鸚鵡洲的土著居民却很少有知道這洲上曾經葬有這樣一位英雄的。

因爲崔灝詩中有「晴川」和「烟波」的字樣，後人就不免附會起來。明代范之箴在漢陽沿長江岸上建了一座「晴川閣」，和隔江的黃鶴樓遙遙相對，本也是遊賞勝地。但年深日久，早將毀敗，四五年前大部倒塌，只留下廢閣外形，供人憑弔。勝利後，武昌水警局以牠下面的房子作局址，即使想憑弔，也不容易如願了。

晴川閣址本在龜山的頭上，這個地方是漢陽人認爲「風水」的地帶，在晴川閣的下面，有一塊大石頭，在江邊水中，人們把牠叫作「烟波石」，這是龜山的頭的頂顚，於是被人們用極粗大的鐵鍊鎖在晴川閣下面，防它「變化」，而晴川閣的建立，據說也是爲了鎮制風水的。

武昌是民國歷史上最光輝的地方。義旗一舉，河山光復，這是武昌人很引以爲自豪的。從漢口到武昌有輪渡，一上岸，失就看到一座高樓聳立在江邊磯上，這就是有名的黃鶴樓。據寰宇記：「昔費文禕登仙，每乘黃鶴於此樓憩駕，故名。」又據傳說：「仙人王子安在此樓乘黃鶴而飛昇，故名。」樓名黃鶴，大約總和仙人有關。樓建於漢代，歷晉、隋、唐、宋、元而燬於明末，以後雖屢經修復，也屢被破壞，所以如今我們所可看到的，已不是烏革翬飛式的古代亭閣，而是一座類似警鐘樓的東西了。看到遺留下來的前一些時——民初——的樓影，眞不勝滄桑



黃鶴樓·

孔明燈


禹碑亭

之感。

樓在黃鵠磯上，磯下有一塊巨石，因受過往船隻鐵篙的刺擊，小孔斑爛，這又給了人們一個附會的機會。李白有一首詩：「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於是這石頭便被命名為「梅花石」，同樣與和它遙遙相對的晴川閣下的「烟波石」，同樣成為江邊勝蹟了。但可惜的是這兩塊石頭非在水落時不易看到。

黃鵠磯頭，黃鶴樓前，更有一座所謂孔明燈者，石製，高丈餘，如佛教墓塔，亦如西湖三潭印月之石墩，周圍有碗大孔數個。據說這是諸葛孔明所建製的；其初，入晚則大放光明，指示江中船隻的航路，作用頗像海中燈塔，令人奇怪的是裏面並沒有燈油，却能永遠放光。後來有武昌知府某想窮求其異，翻開石塔來看，見裏面並沒有什麼特異的地方，却有一片石頭，上鐫「知府上油」四字。以後，如不上油便不亮了，某知府被迫上油，以致家產耗盡。這自然是不足信的野語，但也不失為武漢一椿趣味掌故。

黃鵠磯本是蛇山的盡頭，從黃鶴樓順着山頭向東南走去，可以走完整個蛇山。黃鶴樓後有奧略樓、禹碑亭、湧月臺、張公祠等處。奧略樓也很古老了，戰後木已朽圮，經過修葺丹堊，又已煥然一新。禹碑亭中壁上嵌有所謂禹碑，據說是夏禹治水所刋的峋嶁碑，原在湖南衡山，後來搬出來的。夏禹的事古遠難稽，刋山立石更難徵信，傳說如此，姑妄聽之。但這種傳說是始於湖南的，長沙嶽麓山巔也有一塊禹王碑，和黃鶴樓的一塊同是蝌蚪文，而且也說是由衡山搬來的。而在衡山密雲峯，則據說也還有一塊。三塊中那是眞的，不易判斷。比較可信的一說是以為這三塊碑統統是偽的。衡山的本是明朝楊愼所偽造，而嶽麓山的和武昌的又是照楊愼的仿造的。

湧月台是用幾根大石條支架起來的一個石架，石架柱上鐫有幾副聯句，其中短練可喜的有「月色無玷，江流有聲」一聯。流水本是最能令人發生遐想的，人們在黃鵠磯上俯視大江來自天際，悠然東去，自是各有感觸。崔灝的「日暮鄉關何處是」，李白的「西望長安不見家」，一是黯然，一是惆悵。至於月色一聯却有道家的靜觀態度。

張公祠是紀念張之洞的祠堂，裏面供張之洞的牌位，並附有胡林翼的牌位。

從黃鶴樓到張公祠一段，是以整個蛇山為範圍的蛇山公園的最熱鬧的一段，到處設有照像館和茶座，遊人頗多。

張公祠左面，有雷祖殿，供祀雷公電母和呂純陽。呂純陽是神仙中好遊戲者，因此凡風景勝地就必有他的踪跡，更正確一點說：凡風景地，人們必把呂純陽安排得曾經「到此一遊」，所以雷祖殿的許多碑碣中，除了王義之的大鵝字和彭玉麟的梅花外，就還有所謂呂純陽在降乩時寫下的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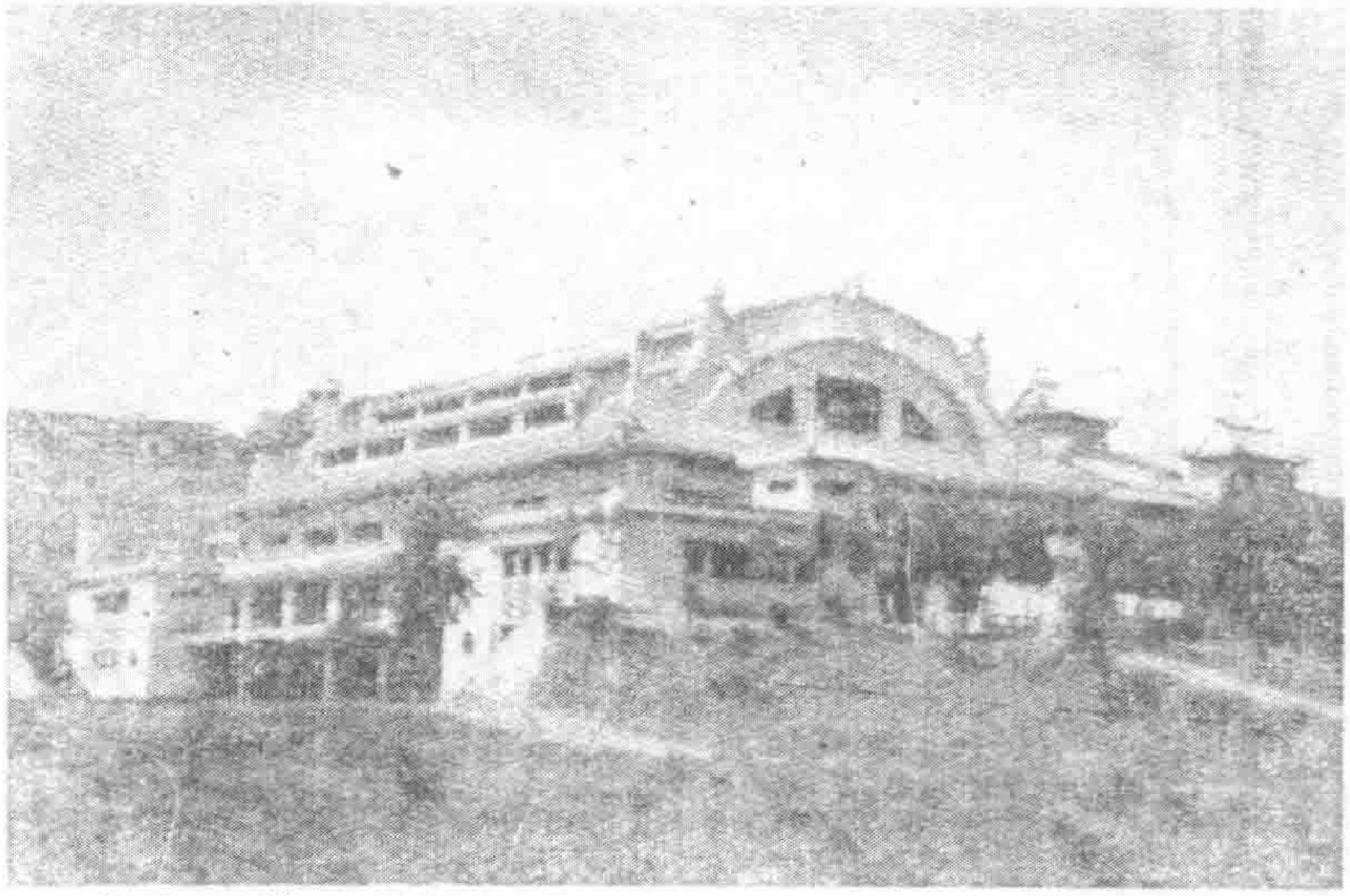
走過張公祠，有武昌首義的領導人物黃興的銅像。山脚有一座規制很大的墳，碑文：「大漢陳友諒之墓」。以那樣一個陰險忌刻的朱元璋，對待他的勁敵居然如此寬大，使其能够有一塊地方長眠千古，也可謂不易得了。

蛇山後段比較冷落，但也有一座岳飛遺像亭和一個抱冰堂，可供遊賞。抱冰堂是張之洞建的，壁間有許多碑碣。

離武昌十多公里的珞珈山，是華中有名學府武漢大學所在地，有公共汽車和武大校車可以直達。

去珞珈山中途，有一座洪山，那兒有一座東嶽廟，裏面供着所謂東嶽大帝黃飛虎。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是黃飛虎的生日，那天，武漢三鎭的善男信女固然要來拈香朝拜，不拈香的也多趁着這暮春光景，來看看熱鬧。東嶽廟後有一個寶塔，可以登臨，塔上題詠頗多，記得有一聯佳句是：「伊誰淩絕頂，有客惜斜暉。」本地人迷信，說每年三月二十八日，登塔的人必不多不少有一個落下來跌死，聽來好笑，但也不無道理。因為那天登塔的人一定多，也一定擁擠，很可能有被擠跌下來的，但一有人掉下來了，接着去的人就不敢再上去了，即使上去也會特別小心，自然也就不會多跌一個下來了。

洪山一帶出產一種有名的蔬菜，叫做「紫菜苔」，紫菜是屬於蕓薹一類的蔬菜，出花前菜心



武昌大學體育館

長出一條長莖，這就是「苔」。紫菜苔到處都有，可是在武漢却以洪山出產的最肥美。

武漢大學佔地相當廣闊，離學校本部還很遠，就可以看到一座大門樓，過牌樓，還要走好幾分鐘，才到達校本部下面的汽車站。

校舍房屋莊嚴雄偉，遍布附近幾個山頭，裏面包括圖書館、大禮堂、體育館、各學院教室和一座狀如堡壘的男生宿舍，一座形如く字的叫做北宮的女生宿舍，以及許多教授們的宿舍。這些房屋的形狀各有特點，堡壘式、宮殿式、洋樓式，和牠們的用途都配合得很適當。

男生宿舍前面的楓林，和農學院附近的桃林，是兩處引人入勝的地方。秋天，楓林是一片紅；春來，桃林也是一片紅，紅得不同，觀賞的人的心情也不同，但景緻佳麗，動人心魄，却是各有千秋。

山後有東湖，清波十里，秀挹山光，和杭州西湖比起來，固然有幸有不幸，但也各有風趣，不能強爲伯仲。東湖離城太遠，人們去遊訪先就不容易，而荆釵布裙之姿，能够傾心賞識的也不多。但湖水四季常清，可以游泳，可以盪舟，甚至可以掬飲，比西湖還要略高一籌。至於一切還完眞保璞，沒有經過人工佈置，似乎是缺點，但也許也正是牠的優點。略顯得有點雕琢的是「海光農圃」附近的一條柳隄，這很像西湖的白隄，不過略短而已。隄離女生宿舍很近，同學中有情侶的，人約黃昏，每以這條路作「後花園」，因此，這隄有「鴛鴦路」之稱。

離武大約十里，有卓刀泉，據說是關羽磨刀的地方，遺蹟只是一口荒井而已，無甚可看。附近有空軍烈士墓，和空軍烈士紀念塔，倒很吸引了些遊人。

十多年前，此處曾挖掘出來一塊斷碣，這是墓碣，上面記述着一件傳奇性的故事。說死者是明代末年楚王的女兒朱鳳德，和漢陽王國梓結婚六日，即因亂離而分別。三日後，王某回來，則女已不屈於賊而死，且在死後，曾顯示靈異，驚退張獻忠。墓碣發掘後，當地士紳羣爲這個故事所感動而大加吟咏，當時的湖北省政府主席夏斗寅把這些詩編爲一集，題曰「一夢緣集」，蓋本有一本小書，敍述此故事，名「一夢緣」。

武漢爲華中交通樞紐，一兩千年來的軍事經濟政治重鎮，寫牠的書不少。作者本不是武漢人，但以性情愛好優美風物，留武漢兩年，略將探選所得，拉雜寫下，以供遊武漢者之參考，至於或有不實不盡，則在所難免，幸望不作地方通誌看便好。



山勝水勝的雁蕩山

希文

入雁山之路有五，余自溫嶺來，故取道大荊鎭一綫，在大荊北盤山嶺，卽見雁山北部諸峯，霞客所謂「芙蓉片片，撲人眉宇」者是也。越大荊，渡蒲溪，一灣垂楊，平沙綠水，入畫亦屬倪雲林派。經章義樓村，趨石佛亭避雨，望老僧巖——一名接客僧，昂然百尺，合掌南向。其背後半里有數紫縉墳起，綠茵縈帶，新篁翠扶，余不知誰家園林盆景中有此尤物？余對之至感愉快！無以爲喻，姑況以西子浴罷，披碧雲紗，隱約館娃耳。

上石梁洞，附近稚松萬株，濃蔭清幽，洞口形如石隙，入內始見石梁面目，半虹垂地，巧妙天成，又勝溫嶺雙門洞多多。折回登謝公嶺，康樂遊山至此，故名，嶺高里許，步至山腰，東望接客僧，袈裟禿頂，神態尤肖，其身右一傴，傴僂北向，沉沉入睡，此景於煙雲籠罩時，就謝公嶺半及水漲兩處望之，幾至相像作怪！

下謝公嶺一轉，頓見兩壁爭高，危峯亂起，如攢如削，彫鏤百態，余不禁一步一好！過雲板洞，洞上爲天冠峯，旁爲托硯超雲兩峯，峯裂如大小沙彌，下壓巨石，相傳爲明代之靈峯寺址，曾甃和尙數十人。南爲運雲峯，老嫗呼爲馬桶巖，經果盒岩，岩上有靈峯亭，岩下爲果盒橋，橋下爲鳴玉溪，橋西曰凝碧潭，再西曰照胆潭，兩泓深碧，怒流傾瀉其上，流者噴雪，停者毓黛，備極美麗！登塔頭嶺，上有靈峯第一亭，亭上望「金鷄獨立」「犀牛望月」……等景，雙筍峯平地拔起，合掌峯矗然直上，光怪陸離，恍忽海枯天泣！目迷神眩，竟至啞口無以爲名，靈峯寺居靈峯之下，只十數間樓房一所，形如旅社，雁山建委會寓其中，和尙四五人，早晚課近於敷衍，引磬錚錚，多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靈峯高約千尺，中裂一壑，卽觀音洞，又曰靈峯洞，唐成通間僧孜善處其中，至宋朝經劉允升開闢如今狀，中建樓房九級，專備檀越住宿，有漱玉，一縷，洗心諸泉，清澈甘芳，煮茗最宜，在第五層樓看右石壁有「土地神」，左石壁有「一指觀音」，均肖，由內望外曰「一線天」較黃山一線天相差實多。出觀音洞南轉上爲倚天嶂，削壁聳天，仰睨白雲來去，下有南壁霄洞，舊稱雪洞，開闢最早，洞南高峯一抹，中劃爲五，五老腰背彌健，附近房舍曰積善堂，白雲菴，拾級西上，經鸚哥石至紫竹林，更上有門康有爲題字「天堦」，小憩來儀亭，東眺方城山頗覺低遠，左上有鳳凰峯，鳳凰洞業已圮廢，轉入雅集亭，至苦竹洞，洞祀王雲山道士，民廿二年伊在大龍湫求雨殉身，蔣叔南手題「汝作霖雨」四字并序。再上爲長春洞，洞前有優婆夷顯香林氏墓，及其百歲坊（林顯香實壽九十六歲），洞內和尙數人，生活清苦，年均六七十歲，身手強壯，面色豐潤，望之如神仙中人。由長春洞再上小徑可至仰天斗，據云了無可觀，隨折返靈峯寺。向西登北斗洞，洞據靈峯左脇，面對伏虎峯，古稱伏虎洞，清光緒初道人趙玉賢開闢，三寶殿供奉玉皇，斗姥天尊，觀音大士，建樓四層，暫爲鹽員眷屬借住，壁色歌舞，小道士意境彌樂，其洞聯所謂「虛白道所集，靜專神自歸」。伊等已不知作何引解矣！洞頂有「龍戲水」「上山甲魚」等景，洞口有天漿玉液池，水爲山頂小泉飛灑而至，天漿玉液徒具美名耳。下經聽泉岩，溪水回聲，清脆可愛，向西溪北有碧霄峯，旁有仙人洞，下爲碧霄院址，溪南登嶺有孔雀石，形色均似，入將軍洞，亦名碧霄洞，洞壁有「披甲將軍」，下山東南望靈峯，有「背面觀音」，再西一里，有卓刀大筆玉筍三峯，統稱三賢。又三里餘度橋至眞濟寺，晤白波和尙，寺前植丹桂千株，時正吐芳，馥郁聞及里許，孫哲生先生等所施。

經靈峯第一亭南轉五牌岩，玲瓏岩，越小石橋，橋西岩上有瀑布，大雨時懸羅兩百尺，姿態殊美！再南有朝陽洞，洞頂有竹簾水，經響嶺頭村，有施繪眞攝影社，由此向東出谷可達白溪街，南行過響嶺橋，里許有淮南中學，郵政代辦所等，路北有睡猴峯，俯首屈身，千百年猶在黑甜鄉，更進折轉入山觀三折瀑，下折高二百尺不及，中折高約六七百尺，兩山聚如半環，懸流居中而下，輕綃一疋，瀑勢最勝，此兩折上下距離相近，觀賞較易，上折瀑須翻繞兩山頭，攀登頗難，上抵望海岩，嶺不高望海最便，極目島嶼縈迴，海天蔚藍，白溪街已落屐底，趨抵上折見瀑高三四百尺，下爲崩石堆遮，不及中折遠甚。由此西行過一仄徑附於山腰，塌去叠石數步，仍捫扶冒險躍過，至餐霞洞，洞不甚深廣，左右岩作丹黃色，駁落處如古文字，四圍奇峯羅列，處境幽僻，過鐵城橋，至鷄籠峽中下行，峽類石罅，僅容一人過，出鐵城遊絲兩嶂下，雙崖壁立，高近千尺，世上應無此峻極城雉，較倚天嶂尤爲修整，賞梅椿石，虬盤似鐵，根鬚宛在，張叔梅題詩云：

「老梅耐冷心如石，

此石何年幻作梅？
似恐暗香訪大隱，
無言獨到海山來。」

梅椿左上方有飛瀑從空下降，以水弱嶂峻，落至半段即爲山風吹作雲霧散，再東爲水簾谷，又稱水簾洞，兩岩相夾，水從頂上飄下，玉絲珠顆，亦是瀑水幻格，余以爲山石罅裂不堅，經此常年流水沖刷，前岩將有倒塌之日，入洞水聲特響，四角猙獰漆黑，匆匆繞池一週，未敢久留。東行出嶂，望馬尾瀑亦三折而下，附近爲蓮蕊，蝙蝠，龍頭，參差，鷹嘴諸峯，均孤獨高聳，名取形似，同屬一山，因移步換形，即或峯或嶂，憶東坡之「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句正相似。過吉星橋，望睡猴峯，又如沐猴而衣，惜猴頭太小，入淨名講寺，寺依蓼花嶂，上爲金鼎峯，寺左嫩篁夾翠，蒼松如盤，淮南中學高級部假其中，碧玉溪流水潺潺，與學子弦頌相唱和，淨明寺聯云「名山超五嶽以外，精舍在二靈之間」。其句自工。

出淨明寺西南行，經翠微嶂里許至響岩，以石相擊，回聲隆隆，右爲雲霞峯，嶂下數洞，龍王洞上有珠箔泉下掛，數百步至門裏村，回望雲霞嶂上有「聽詩叟」「雙鯉峯」「二仙談詩」等景，聽詩叟道貌岸然，立於岩巔，鞠身側耳，對二仙談詩似極注意，不知二仙談者爲杜甫李白之詩，抑爲拜倫雪萊之詩？如屬時代新唱，叟固未曾西裝留洋者，其妙處能聽懂否？叟身後有鯉，奮首揚尾其狀，土人呼爲「朝天鯉」，余以鯉在夫子背後，正是退而學詩，可以「學詩鯉」字之，何得强作「朝天」耶？因成一絕調聽詩叟：

松濤鳥語盡詩篇，
聲韻仄平自古傳，
我勸先生且隱去，
而今詩不類當年。

更前行里許，達龍王廟路亭，即靈岩谷口，雁山旅行社居路左，設備已漸零亂，東山有牛尾瀑，附石下洒，如萬縷銀絲，谷口左爲鍾岩，右爲鼓岩，百餘步渡臥龍溪，杉松蓖茂，西望二石突立山崗，曰僧拜石，曰珠頂，均肖，一轉右曰天柱峯，左曰展旂峯，摩天劈地，絕壁四合，趨前再轉，豁然開朗，靈岩寺居中位上，七寶如來塔整列於前，拓成另一寰界，寺後爲靈岩，一曰屏霞嶂，又稱錦屏峯，頂齊色紫，高百餘丈，闊亦如之，其下亦名安禪谷，迴環寺左者有金烏，玉兎，小錦屏，小展旂等峯，寺前稍右爲大獅岩，爲天柱峯，就寺門望天柱尤覺巍巍直上，眞如擎天立極，凛凛大將軍之風！峙立于寺右者爲獨秀，卓筆，玉女，雙鸞，捲圖，寶印，臥龍，重龍等峯，參差羅列，蔚然奇觀，就寺啜茗稍休，即趨便門後徑經卓筆峯觀小龍湫，兩峯南拗，轟然下揭，左右多崩石堆叠，急待整飭！折轉登山，篁箐屯塞，不識花草名，但見寒綠色，捫一石，題曰「天開圖畫」，曲折更上，抵龍鼻洞，洞上爲插龍峯，龍自西南峽中繞出洞頂數十丈，鱗甲生動，龍鼻已爲人敲去，水猶點點下滴，盛以石函，相傳龍鼻水爲萬年老石髓，功能明目袪疾，又傳鼻原有二竅出水，有孕婦者手觸其一，遂一鼻不通，女亦好遊，事屬可笑！現存龍爪一，青紺膩滑，民國六年蔣叔南設檻護之。就洞望玉女峯，峯巔秋花燦爛，宛然插髻，想玉女朝朝以龍液淨面，卓筆題詩，明璫翠羽，多情正不減洛神！造蔣叔南之屏霞廬，有康南海梁任公等題句，自集聯云：「且喜買山能選勝；但能離俗不安禪」。自是叔南本色！廬暫由老嫗看管，已形破落，叔南化去後，世上又幾經滄桑矣!?下山出寺趨展旂峯之陽，謁叔南墓，憶余客皖省時，就書攤購得蔣叔南遊記第一集，讀之，知叔南抱濟世之才，所向不合，遂遯跡山水，頗羨其胸襟豪爽，曾幾何時？余又于役浙東，得訪叔南故里——大荆——探叔南身世，讀其書，入其廬，名山無恙，一世超逸之澹蕩人今安在哉？猶記梁啓超爲其序遊記云：「處此炎涼婚惱中，逝將去汝，自憩於世相不染之境，悠然與自然爲侶，……」又東坡詩：『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回味名言，感慨系之！

出靈岩南行，嶺際飛泉多至二十餘處，淙淙作銀蛇騰滾，雁山山勝水勝，洵非虛語！約二里過靈岩村，村西有紫微嶂，小剪峯，峯兀立如鉗，不類剪刀，北爲玉屏峯，下爲列僊嶂，旁爲履雲闕，闕下數洞，方洞形勢較大，叠石半山作徑，望之位在雲端，再前行西爲觀音峯，下爲蓮台嶂，觀音北向，慈雲擁護，高可齊天，對面爲童子岩，俗所謂「童子拜觀音，觀音步步生蓮花」也。約五里抵馬鞍嶺，嶺東有「上山鼠」「下山貓」，嶺西爲五指峯，常雲峯，峯上曰息征亭，魯滌平題額。

逾馬鞍嶺望芙蓉峯，靑芙蓉依然含苞未放，楚楚宜人，二里許抵大錦溪，折北二里至大龍湫，余遊龍湫兩次，所見不同，茲分記之。

A、農曆重陽前二日，爲余之生辰，余就施繪眞處拍照後，即單身作大龍湫遊，沿大錦溪與瑞鹿峯之旁，入谷里許，望連雲嶂，嶂南一峯耆然口裂，剪刀峯不待問矣，亘鰲拏天，奇極妙極，過剪刀峯見連雲嶂上有兩穴，曰閻王鼻，由內外望剪刀峯變形如帆，故又稱一帆峯，峯西爲天樂峯，峯北爲連雲門，門北即大龍湫瀑布也。岩勢開展削峭，懸流自左隅直瀉千尺，騰空飄蕩，變態萬狀，頓令人胸懷曠怡，趨前如晤故識焉。時值天旱，水量不宏，近潭仰望，始覺匹羅工整，因風弄姿，誦袁枚詩：

「……分明合併忽分散，
業已墜下還遷延，有時歘舞工作態，如讓如慢如盤旋，有時日光

來照耀，非青非紅五色宜，夜明簾獻九公主，諸天花散維摩肩，玉塵萬斛橋叟賭，明珠九曲桑女穿，……」

寫景大致相似，覓杜審言石刻不可得，另有字曰「天下第一瀑」，旁爲觀瀑亭，只餘石柱四支，前爲諾那亭，晉永和時諾詎那尊者，率其弟子東來，以三百居雁岩，諾詎那於龍湫坐化，故雁山僧尊其爲開山祖師，右爲龍鼇軒，叔南所營，現有一道士看管，康南海聯云：「一峯從地起，有水自天來」。登樓品「龍湫茶」，右瞻龍瀑，前眺剪峯，備極舒適，因就軒題句：

老龍飛去不知春，
百丈珠羅愛煞人；
手把剪刀裁作錦，
持來衣遍女兒身。

B、余第一次遊龍湫返靈峯後，越三日大雨，泉瀑遍山，余已神飛龍鼇，遂冒雨持傘作第二度遊。行抵剪刀峯北之拜斗台處，望見隔陵極巔白龍上段，巨團驚人，轟聲震耳，轉前則雄姿百倍日昨，畝許之深潭已全部罩滿，爪甲飛舞，電掣風馳，余興大至，乃鞠身持傘，欲近前一撫老龍鱗角，詎老龍頑強，叱咤逼人，余竟三戰三北，莫可把捉，但遠望上段尚具瀑形，下段則風，雪，雷，雨，波，濤，煙，雲，無不聯繞呵護，怒發之勢，不辨是龍是瀑，賞玩移時，余又忽發狂想，以爲余何不將此山推倒，使作爲銀河決口耶？

出龍湫溪口南行，觀燕尼瀑，剪叉如燕尾，高約三丈，水勢頗大，下爲霞映潭，亦凝碧色，流爲照胆溪，入能仁寺，僧衆俗陋不堪，觀大鑊，一亭護之，鑊周圍兩丈四尺，高四尺，裏口鑄字，已駁落不淸，較天台之漏沙鍋尤鉅，宋元祐時物也。東爲戴辰峯，南爲火燄峯，火燄僅北面石形略似，南部亦平常尖山，登四十九盤嶺，南瞻爲滄海桑田，北顧則險岩峻嶂，下嶺越小芙蓉至大芙蓉嶺，作金溪口之行。

考雁山具百二奇峯，以鳥名山，以花名村，芙蓉大荆是也，昔劉宋謝靈運遊山僅至筋竹澗，有詩「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岩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想是當年榛莽猶未開闢，未睹靈峯靈岩之美，迨宋太平興國丁丑永嘉僧全了結菴芙蓉峯下，至皇祐乙丑，開山七十三年，靈秀始顯於天下，全山分爲四谷兩閣，東至大荆鎭，南至斤竹澗，西至本覺寺，北至穹明洞，各距六十里，形體固整，百崗尖居其中。楊龍友曰：「奇不足言幾於怪，怪不足言幾於誕」。王思任曰：「雁蕩山是造化小兒所作者，事事俱糖擔中物，不然，則盤古前失姓氏大人家刼灰未盡之花園耳」。徐宏祖鷄山志略「匡廬之瀑不及雁岩，獨得列名四景，以人物共瞻也」。推崇均屬備至！余以爲雁岩水勝嶂陡，秀媚靈巧，確能超出羣山；惟多崩谷裂岩，石質不固，有類水嚙風蝕，不知洪荒時代經幾許變遷，始凝結此等怪狀？元李孝先歌：「東南地勢下，海水復善嚙；古帝省下士，東維成欹缺，大靈駿奔走，蛟螭改其穴，洚水縮地入，萬鬼拔山出……」頗恰余心！假地壳震動，景緻將有無數毀滅，有數發現，果有其時，洞中人危險奈何？豈眞「念彼觀音力，不能損一毛」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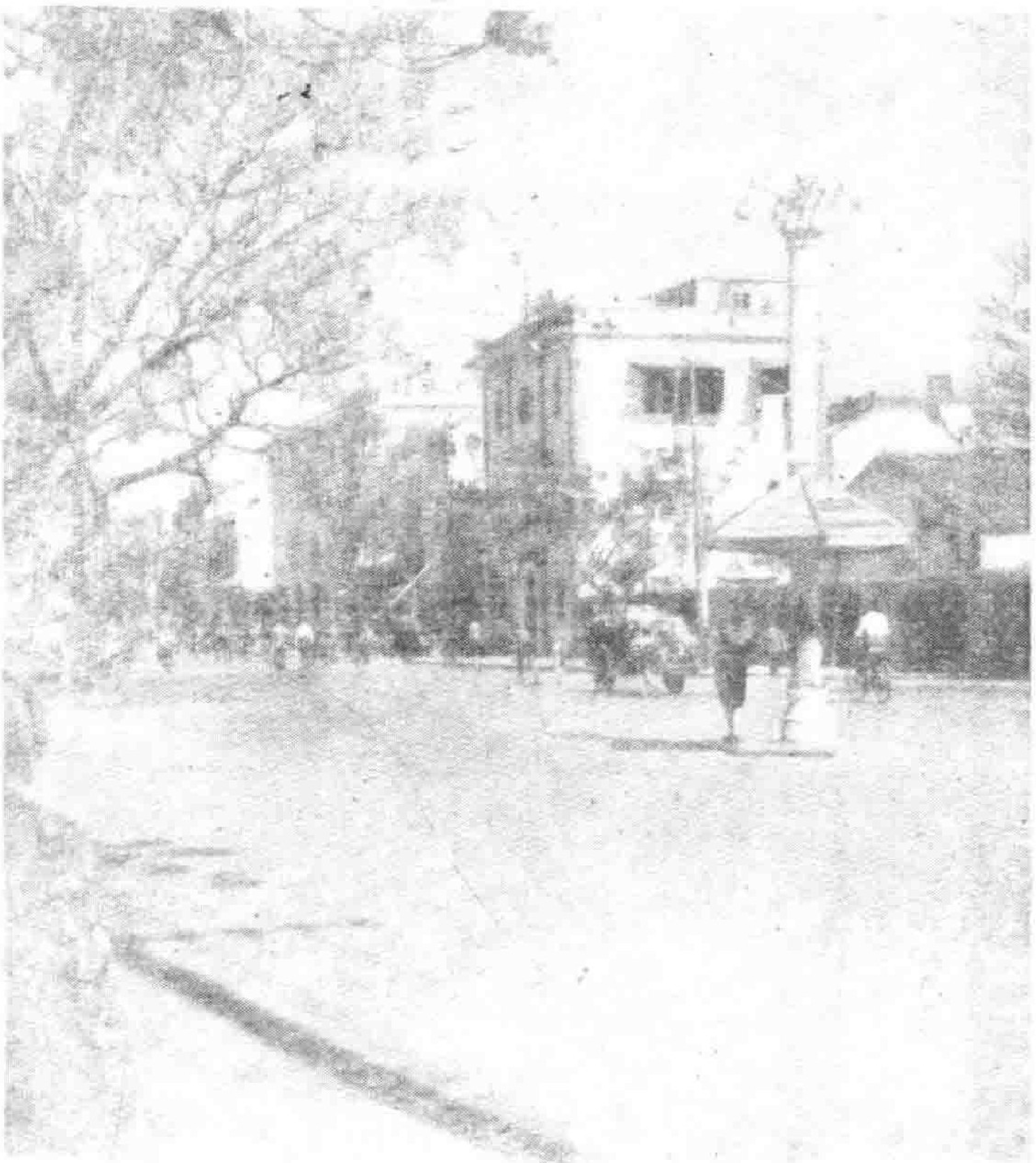
雁山四絕，曰靈峯，靈岩，大龍湫，以顯勝門，余時人事所限，未踏全山之半，雁湖，百崗尖尤在念中，當續遊續記。





嶺東樂園—汕頭

止戈



汕頭市外馬路

到廣東省旅行的人，大多以為到了廣州，就算達到了目的；而這號稱廣東第二大商埠的嶺東名市汕頭，老是被一般旅行者漠視着；甚至本省人對於她，也都有點緣淺的感覺。這原因很簡單：一是汕頭經濟基礎不須仰給他方，僅僅靠暹羅華僑的來去和匯兌，就足够她豐富的滋養了；一是潮汕的方言，與其說是廣東話，不如說是全部閩南語；前者是經濟問題；後者是語言原因，這兩個大前提決定了汕頭在粵省中自創一格的特殊風度。當這兵荒馬亂的年頭，這裏看不到傷兵，嗅不出一些火藥氣味；米舖子的老闆也從未想到什麼搶米風潮；法幣身價在這裏還保持着相當地位，只有法幣頭寸的裕缺來決定港幣漲跌。上海外匯盡管漲，假如正遇大批僑匯湧到時，那麼外幣的價值也絕難昇高；一條條馬路正進行着舖柏油工作。每天街上總是鑼鼓喧天地舉行什麼神鞭大俠，國光歌舞團等廣告大遊行，這如被身歷北平或昆明的學生大遊行的來客看起來，眞有點太原漁人進入桃花源的感覺。

更奇怪的是各行家深夜交欵，多是單人獨騎地手捧鉅鈔，若無其事地步行着；可也從未聽到有遇路刼的新聞；這若被上海一向被小癟三搶慣了的主婦們聽着，簡直不相信彼此是生存在同一國度內。近年來，大部份人好像對於這搶、奪、欺、詐的社會都已麻木到了「習適」程度，當然對於汕頭的這些現象表示懷疑。好吧，姑抄張當地警局汕警行字第五五一號佈告，來做個見證：

「查本市各商號，每多深夜交收款項，或暴露大量紙幣，隨街行走，難免引起歹徒覬覦，殊屬非是，本局為維持治安及秩序起見，茲規定每日下午七時以前，為各行商號交收款項時間，並禁止暴露鉅鈔，隨街行走，以策安全，除分函商會轉飭知照，並飭屬查禁外，合行佈告，仰各商民一體遵照，為要，此佈。」

天啦，在一個看慣了或習受了其他各地官老爺的威風眼光下，誰會置信中國還有這樣肯為愚民小事打算的衙門？可是，這是確確實實的事實；有紙、有字，而且編了號；這將無法杜撰或說謊吧，朋友，也許你旅行過的地方相當多，你可讀到第二張類似這樣的文告？我們絕不能說這文告是治安當局的多餘之舉；或漫不經心地以奇文妙賞目之；這眞正反映了汕頭警察行政上的細膩處，同時更說明了當地人民一般生活的較安定無所顧慮。

有人說，因為汕頭市長是學警政出身，所以本行一門比較成功；然而從一個純粹第三者眼光下，其他市政上如衛生工務等部門也都不錯。隨便舉個例子來說：像上海這樣一個世界性的都市，如今路面破了都無法修補，一到下雨天，就有如在南洋羣島上面走；這不盡是錢的問題吧。汕頭目下却正在興築柏油馬路呢，這固然可說是汕頭富足的表現，而在富足條件外，一個好當家的治理恐怕也是個不可或缺的因素。

說氣候，目下這樣的大熱天，上海氣溫也許已上百度了；而汕頭呢？嶺東的驕陽也是有名的，當然兩地都一樣地熱；可是入晚就不同了。這裏是海風習習，蚊蟲很少的地方；當汕頭人暢然入眠的時候，也許正是上海或漢口的人輾轉反側悶熱難睡的剎那。晚飯後，那條號稱外馬路的平坦廣闊柏油道，盡是些躑躅的人們；南國所特有底的答答木屐聲，非常有節奏地響着，它好像在唱着安閑愉快之歌；當你一步一步地沿着海邊踱去，你身後絕沒有像上海大世界附近的那些緊追着你打扇討錢的叫化，而代替這些太太長小姐短的嘶啞聲浪却是那

無人囤積居奇的涼人心脾的大海風。朋友，假如你是從上海到廣州的旅者，當你未踏進這嶺東名市之時，你能體會到這些在廣州或上海所獨缺的景物麼？

這裏出產的抽紗，是世界有名的；在倫敦，在巴黎或是紐約，上海那些百貨公司裏陳列着一些有着精美圖案的各種各色的窗簾、檯布、枕套等抽紗，多是從這一向被旅行者漠視的地方出口的；譬如說吧，在一個有着月光的夏晚，一所精美的海邊別墅的客廳裏，琴聲傳出了一首貝多芬的消夜曲，配着那淡藍色的抽紗窗簾的搖曳閃動，那將是一個多美麗多詩意的靜的鏡頭？朋友，這景色在汕頭的崎碌附近是不難遇上的。萬一幸運的話，這所別墅的主人正是你熟悉的人，那麼，就不妨進去坐坐，女主人一定會讓你吃那些淡黃的鮮菠蘿，紫紅的荔枝，碧綠的西瓜。這時，鋼琴也許停奏了，可是那座新從香港買來的最新收音機會不讓你耳朵空着的；一面天南地北的閑談着，一面慢慢地剝着荔枝，或是喜歡喝酒的話，冰箱裏有的是眞正斧頭白蘭地和新格蘭威士忌，盡够你低酌一番。此刻，記住千萬不要收聽那些商業行情或戰事的報告，那會破壞這氣氛的，它將拖着你好容易感到舒適的神經又復緊張起來。最妙的是收聽點輕鬆的音樂，這時停止演奏了的小姐，也許正覺得無聊，假如不必拘謹的話，那麼不妨跳上一隻二隻；還享受，無論上海的仙樂或香島的麗池都不會給你的。夏晚的汕頭就是這麼詩情詩意；一個飽經戰亂的人，偶然間漫步在崎碌附近，隨時都可能從那輕紗飄曳的窗口隱隱地看到那婆娑起舞的倩影，或竊聽那曼妙的一曲；縱使你無法加入，然而最少這些影子和琴聲會將你腦海裏多年的烏烟瘴氣暫時一掃而空。

也許，你很想找個相反意味的地方，那麼，假如聽得懂潮汕方言，這裏有的是遺有古風的潮州童伶戲；每當更深夜靜，馬路上一聲鼓板，那就是專唱堂會的潮曲，花上百萬法幣，足够你欣賞幾個鐘頭。若是外省人，那麼，海灘游泳場，電影院，中山公園也都歡迎你去。

當然囉！這些或許是一個旅行者對汕頭的浮面觀感，可是，朋友，能像這樣的一些就說是表面景氣吧，在你跑遍了東南西北的旅途裏，又會遇上了幾個地方？



汕頭市圖書館



汕頭中山公園九曲橋



四十二小時的旅行

——由上海聯運到牯嶺——

定遠

六〇—一四六

如果不是山洪常來打擾，由上海到牯嶺最迅捷的旅程，那只有滬牯聯運車了。今年，中國航空公司停了九江班，往來牯嶺的旅客深感不便。乘船是浪費時間的，三天半是八十小時左右了，而滬牯聯運，最速的紀錄是四十小時。

中國旅行社爲旅客服務，當然不祇滬牯聯運一途。但我以爲，當我以四十二小時的旅程，到達牯嶺胡金芳旅社之後，中旅的滬牯聯運確是迅速和舒適的服務。山洪使鐵路受影響，列車常常誤點，在遊客紛來牯嶺的日期中，聯運曾停了一個極短時期，許多人在感嘆着運氣不好，非分段走不可，或非改乘輪船不可。最近聽說聯運又恢復了，我想，到牯嶺來的遊客，一定又交壓讚頌了罷。

七月十日下午六時半，我完成了四十二小時的旅行，到達牯嶺。第二天，碰到胡以安兄。他是奉中國旅行社所派，到牯嶺來視察的，他比我早一個星期到達。他說：

「你眞運氣，四十小時就到了。我們運氣很不好，浙贛路中途被水冲毀，結果走了九十小時。」

其實這祇是偶然的事情。由杭州到南昌是六百三十五公里，浙贛路沿着兩面山地西進，趕修的工程無法使之合於標準，山洪影響行車怎能怪聯運呢？自六月十五日開始以來的聯運，走九十小時僅止這麼一次，更不能以此爲定評了。其實，九十小時不過是上海乘船到九江的時間。

每一位旅客都會有好運氣。七月九日上午零時十五分，聯運車由上海開出時，車上的旅客共十九名，外僑（大都是內地會的）佔了一半，而且女多於男。

事先，我向中國旅行社預定了聯運票。七月六日颱風過上海，竟日暴風雨。颱風過後，我就心浙贛路又受影響。但車票已定，非走不可，而且最壞的情形，不過是誤點而已。八日晚十一時，我匆匆趕到上海北站。

中國旅行社的一位職員和靄爲我換了兩張車票——在滬杭綫用的，用一個小封套套起，撕掉了「聯運掉換券」的第一聯。聯運掉換券是繳費時拿到的，一共六聯，上面有很詳細的用途說明。我很疏忽，忘記詢問行李應該如何處置了——這疏忽引起後來許多麻煩——我任搬運夫把大小行李四件搬上臥車。這樣搬上去，沿途就要自己照顧行李，搬上搬下，眞是麻煩之至。其實行李是可以交給旅行社代辦的，那麼，你交出去後，就不用躭心，到牯嶺後，自然有人送上門來。

兩路局的臥車，現在是國內最舒適的臥車。我是四個人一間的下鋪。因與同車者將有四十小時的同行，便互道姓名，寒暄一番。我的上鋪是一位內地會的會友，對面則是赴牯嶺休養的法官，他的上鋪是他的陪伴者。

車中很涼爽，便不能不蓋起潔白的羊毛毯。早晨六時半我才醒，車子已停下來好久。

「到了什麼地方？」

「杭州。」

服務生禮貌地回答了我。原來列車準五時廿分抵杭。聯運的這一節臥車被甩下來。不過因爲杭州車站擁擠，沒有辦法靠月台，便留在站外的一個岔道上。臥車前後，都沒有其他車輛。服務生在逐一喚醒旅客，請盥洗。

這時，杭州中國旅行社的職員黃君已經上車來照料了。車子不靠月台，使旅客很麻煩，尤其是像我這樣自已帶了大小行李的人。行李已交旅行社聯運的，這時輕飄飄地提了手提包，自由活動。但我的麻煩，馬上被黃君的服務補救了。他帶了一個工役，把我的行李，和其他一部份旅客的行李，清點一番，然後說：

「請到車站上吃早飯罷，行李我們負責。」

這裏應該說明，兩路局與浙贛路局在中國旅行社的服務要求下，辦了聯運，但車輛却不聯運。兩路局的臥車，到杭州爲止；向西去，要改乘浙贛路局的臥車，因此旅客們必須在杭州換車。（我想，如果兩路局能與浙贛路局商妥，即以兩路局的車子聯運到南昌，豈不更爲方便？）我們跑到車站外用過早餐後，再踏上浙贛臥車時，我的行李已經全部擺在我的床下了。黃君在開車前仍上車來打了一番招呼，詢問行李是不是短少（這樣周密，如何會短少呢？），纔告別下車。這種服務精神，眞令人欽佩。

浙贛路自然無法與兩路相比。戰時，這條鐵路會遭受嚴重的破壞；勝利後，仍是在物資缺乏的情況下，勉強趕工修通，侯家源局長永遠是担任這種艱鉅的工作。（戰時他修湘黔、及湘桂黔兩綫，都因爲戰事關係而未能完成，已完成的部份也是艱苦備嘗。（浙贛路包括支綫在內，全長一千一百公里，現在還不能直達。據說，路工到八月底可以全綫修通，困難是樟樹大橋要等美國

運來的鋼梁。在我行經浙贛路之前兩天，侯家源會陪着史蒂爾曼調查團巡視全路。美援中有一部份要用在浙贛路上的，將對這條路有很大的幫助。

不祇是工程艱鉅，車輛也很缺乏，杭州南昌間的客車營業也很清淡，每天開兩次特快，一次普通，並不像兩路客車那麼擁擠，臥車中也儘有餘裕。聯運附在浙贛號第一次特快車上，這次列車，只掛了兩節臥車（一節是聯運），兩節頭等，兩節或三節二等，另外一節廚車。浙贛路臥車極少，現有數輛是用三等車自行改裝的。聯運用的這一節臥車，設備較好，原來是平漢路的臥車，現在，把這唯一的舒適臥車，供給聯運旅客享受了。

不知為了什麼，浙贛號由杭州開出時遲了十五分鐘。但這十五分鐘：不久便用加速度行車趕上了。錢江大橋眞壯觀，從火車上望兩側錢江的波光帆影，與在公路上望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象。車行很速，每一站都按照時間到達開出。穿過兩浙腹地，祇在蕭山，諸暨，義烏，金華，衢縣，江山，玉山等站停靠，或是加水，或是換機車。天氣熱了起來，臥車停在站上時感覺悶熱，開車後則涼風徐來。車中當然是寂寞一點，有的人讀書看報，有的人玩牌，有的人睡覺。下午九時半到江西的上饒，已經完全黑了。車中燈光不夠強，旅客們都已入睡，在靜夜中駛完了江西的一段。

南昌是中國四大熱城之一（據說中國有四大熱城：南京，漢口，重慶，南昌。）清晨七時到達，便感到鬱熱。未到九時，就不免揮汗如雨。

在南昌，中國旅行社也派了一位職員招呼。（對不起，我請教他尊姓之後，又忘記了。）他有胖胖的身材，常常露出笑容的臉龐，招呼得非常週到。直到我們這一羣旅客踏上南潯客車時，他的汗比我流得還多。

南昌是較麻煩的地方，因浙贛車站和南潯車站距遠很遠，中間隔了一道贛江，必須乘汽車，且經過中正橋。旅行社派了一部大客車裝客人，一部卡車裝行李。那位胖先生指揮着工役，只有廿分鐘便全上了車。車子送旅客到洪都招待所。那是很瑰麗的建築，在南昌算是數一數二的，內部設備也好。可惜時間很少，我只能匆匆參觀一下牠的外表。在那裏吃了一餐很舒適的早點。

有兩件事，不得不麻煩那位胖先生。一件事是我一時疏忽，本來在杭州換到的浙贛南潯聯運車票，出南昌站時檢票員看過之後，我竟忘記收回，到洪都招待所時纔想起，但已來不及回去取了。他於是一路給我打招呼，說明車票留在那裏，連南潯車上的查票員也招呼到了，所以我雖然沒有車票，却依然順利到達九江。另一件事仍是我的行李。他說：為什麼不交旅行社聯運呢？我很抱歉，但他仍是仔細地替我找搬運夫，搬上搬下，一直搬到南潯車上。

洪都招待所是值得留戀的，可惜時間不允許。上車時，我看見一對夫婦被招待住進去了，頗感羨慕。在招待所早餐後，便再上了大客車，直駛南潯站。

南潯路只有一百廿九公里，約與平津段長短相似。戰前是獨立的，勝利後路局改制，現屬浙贛局。車廂中非常清潔，後來知道我們所乘原是兩路局借來的頭等車，座位上鋪着竹蓆，給人以涼爽清潔的感覺。另外還有一節對號車，兩節二等車。乘客不多，我們每人都能佔據兩個人的座位。

不到四小時，便完畢南潯全綫，這時已經是中午了。九江中國旅行社的職員又來了，招待客人，照應行李。九江旅行社沒有大客車，只有一部小型的旅行車，和一部小轎車。中午，九江的熱度似乎不減於南京漢口，我連行李都沒有管，便擠上小旅行車，駛到九江中國旅行社門口。

九江中國旅行社的業務是很忙碌的，除了聯運車外，九江還是長江輪船上下行必定停靠的地方。顧客們出出進進，打聽船期。這一羣聯運旅客更給他們添了許多麻煩。尤其是行李，挑來挑去，我眞感覺到不交運的不便了。他們介紹我們到對門振興館吃中飯，休息一下。

由九江到蓮花洞，仍由旅行社的小車分批送到。在這裏，我們使用聯運掉換券的最後一聯。卡車則運輸行李。小車子快，祇有半小時，便到了蓮花洞。蓮花洞並不太涼爽，那天中午大約是一百度，蓮花洞至少也在九十五度以上。

至少有一百多名轎夫在蓮花洞等待着生意。這一羣人是無法保持秩序的。中國旅行社在這兒有一個辦事處，牆壁，桌椅，一星期前被轎夫們搗毀的痕跡，還留在那裏。轎夫們包圍了旅客，使我難以應付。還是一位旅行社職員解了圍，他告訴我去對面警察分駐所去登記，這時行李也到了，便由我首先上山。

十二華里的山路，陡坡並不太多，只是好漢坡很需要一些力氣。走到牛山，在山下所感到的暑意全消，加上外衣不够，連雨衣也要披起來。等爬上小天池，牯嶺的房屋便歷歷在目了。

六時半，我到達胡金芳旅社的大門。正確一點說，我是六時廿分多一點到達的。九日上午零時十五分由上海出發，十日下午六時廿分到牯嶺，正好四十二小時。當我下了山轎，連轎錢都不需要付，只是給了一些酒資。行李是自己負責的，只好自己付帳，否則也用不着操心。

第二天，在牯嶺中國旅行社會到胡以安兄。他除了稱讚我的運氣好之外，還為旅行社的服務不週表示歉意。憑良心說，在一切都脫離了軌道的現在，我們能享受這種服務，以最速的時間完成舒適的旅行，的確難能可貴了。

夏都的季節開始不久，八月裏會更熱鬧起來。聯運恢復了，來來往往的客人够多麼方便呢？中國旅行社為旅客服務固不祇滬牯聯運一途，至少我認為這種服務是旅客們應該感謝的。

七月卅日追記於牯嶺。

沅◇湘◇泛◇棹

謝源龢

沅陵爲湘西重鎮，地當沅酉二水之交，街道寬整，市肆林立，商業頗爲繁盛，抗戰中曾兩度作爲湘省臨時省會，其在湖湘地理上的重要性可知，筆者留沅陵的時間雖甚暫，惟對此湘西的重鎮，秀麗的風光，雄偉的山川，純樸的民性，確有幾分留戀，茲於重返長沙之際，尤不勝別緒依依之意！

斜風細雨送行舟

舟行一日宿北溶，爲沅陵一市鎮，翌日天氣驟變，雨急風斜，波濤洶湧，舟行甚遲，卅里宿鴉口隈，曠野荒涼，惟茅屋數間而已，入晚，涼氣侵入，頓覺衣單，知秋意已深，晨起，雲霧迷漫，風波起伏，蓋天氣仍不佳，乃即景口占五律一章：

涼意覺衣單，秋深入夜寒，孤舟浪擊棹，江浦煙籠灘，宿霧迷衰柳，白雲嶂遠巒，斜風兼細雨，四望景迷漫。

次日風勢仍烈，細雨絲絲，舟行緩慢，河中亂石嶙峋，沙灘險惡，兩岸高山夾峙，岡巒起伏，人迹稀少，古道西風，秋山黃葉，增人感慨，因口占七絕一章：

一江煙雨影朦朧，亂石嶙峋碧水通，古道西風人迹少，峯巒勢欲摩蒼穹。

舟過洞庭溪，仍屬沅陵境，有商店數十家，鄉廨在焉，乃登岸遊觀，午膳後，登舟解纜，行數里，忽雷電交加，暴風捲雨，漫江而來，濁浪堆中，扁舟一葉，幾瀕於危，舟人大嘩，幸船工持舵從容，轉危爲安，驚魂始定，因成五律一章，以誌不忘：

天際佈雲雷，江風吹雨來，扁舟飄一葉，濁浪激千堆，長櫓失其用，危檣似欲推，從容持舵客，竟挽狂濤回。

此夜宿麻林洑，仍屬沅陵境，翌日過青浪灘，頗險急，所謂「沅水灘險，青浪稱最，」舟人遙指東岸峭壁上，有伏波祠，相傳馬援征五溪蠻時捐軀於此，據舟子云：舟過此灘，如遇天晴，常有烏鴉盤飛舟上，須以食米或飯粒投空飼之，則可渡險如夷，否則，有不測之虞，惜因天雨，未能一睹此奇迹。

匆匆行色過桃源

此夜風止雨霽，爲了明日要趕至桃源，半夜即催舟子解纜前駛，並助其划槳，波光水影，欸乃相應，頗增樂趣，舟行卅里始天明，疲甚入睡，醒後，風平浪靜，翠嶂碧波，搖影江心，丹楓蘆荻，點綴秋光，朝霞雲樹，互相掩映，詢知舟入桃源境矣，覽景生情，遊興勃然，爰成七律：

蘆荻蕭蕭水浸天，沅江楓冷泛征船，千迴素練煙波渺，萬疊雲屏翠嶂連，嶺上朝霞聚復散，溪濱古樹斷還綿，見說武陵前路近，風光如此信無邊。

一路孤峯劍拔，奇嶺筆立，與前此所睹之岡巒起伏，延綿不絕者，大異其趣矣，一峯屹立江邊，峯上樓台歷歷入目，風景極佳，詢知爲海螺山，蓋以形名也，抵桃源已暮色蒼蒼矣，乃繫纜入城，一睹市容，街道頗寬整，惜燈光暗淡，夜行不便耳。聞五柳先生所作桃花源記中之桃花洞，離城尚有十餘里，惜因行色匆匆，未及一遊，蓋靜節身當五胡亂華之初，豈以武陵山水清秀，離中原較遠，足爲避難之理想地，故托擬於此耶，返舟入睡，未即成眠，因思桃源爲宋漁父（敎仁）之故鄉，宋氏致力革命，奔走國事，海內咸知，以賦性剛直，力持清議，不見諒於當時，尤爲袁項城所忌，血濺滬濱，竟死非命，英雄賫志，千古同恨，乃步國父輓劉道一詩原韻以弔之：

洞庭東望海天空，浩蕩滄波氣象雄，起自匹夫已見異，力持清議孰堪同，由來剛直多橫禍，從古勛名等雪鴻，成敗莫將論俊傑，西風江上倍思公。

繁華刼後認常德

越日，天未明，舟即起纜，由桃源至常德，陸程僅六十里，水程則爲九十里，河道寬闊，已無灘險，兩岸平疇沃壤，風光如畫，不禁心曠神怡，惟舟行緩慢，抵常德城，已萬家燈火矣，越日入城參觀，敗址頹垣，滿目瘡痍，惟街道寬敞，規模猶在，商店亦已逐漸復業，然遠不若往昔之繁華矣，蓋卅三年春間常德之役，敵我相持，極爲慘烈，猶未恢復原狀也，謁陣亡將士墓，豐碑屹立，華表巍然，精忠貫日，浩氣長存，不覺油然起敬，入夜返舟就寢，淡月疏星，籠罩四野，蒼茫碧落，時聞歸雁幾聲，江展暮雲，引動征客愁思，良久不寐，因就當日觀感成七律一章：

雄師十萬衞孤城，尚想當年鏖戰情，刼後樓台餘瓦礫，眼前華表自晶瑩，征帆泊棹秋江上，碧落時聞秋雁聲，淡月疏星籠四野，蒼茫水國暮雲橫。

聞城內有春申君墓，復於次早往觀，但見斷碑殘碣，荒烟蔓草，景極淒涼，蓋係毀於兵燹者，遙想當日豪情慷慨，客滿門庭，令人不勝滄桑之感。

此日雨絲風片，襲人衣裳，彌覺秋意甚深，所乘民船分組繫一小

火輪上，牽纜前駛，四十五里抵牛鼻灘，為常德一市鎮，風勢轉勁，波濤洶湧，舟不能前，遂泊焉，登岸入茶肆品茗，市上交易以米棉油類等為大宗，傍晚仍登舟就寢，風勢怒號，狂濤拍岸，久始成眠，晨起，天雖已放晴，惟風勢未減，舟不能行仍泊焉，竟日無事殊為抑鬱，乃登岸參觀當地鄉公所及中心學校，旋入飯肆午膳，飯後散步江濱，兩岸平疇沃壤，晚稻猶未收穫，地方富庶可知，入晚登舟，繁星閃爍，風勢亦止，頓成一種秋高氣爽現象，忽聞歸雁聲，乃於被中就日來觀瞻所得，湊成五律一章，以紀遊踪：

朔風昨夜寒，潮急怒波濤，浪重船難進，秋深雁自翔，江鄉足魚米，政教易薰陶，牛鼻灘頭泊，今宵氣象高。

越日，風和日暖，黎明舟即起纜，行二十里入洞庭口，豁然開朗，忽呈一片汪茫景象，念唐人「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之句，眼前風景，極為相似，始知古人詩句，皆從實際體會得來，絕非徒事舖張詞藻者可比，舟過湖心，一路蘆荻蕭蕭，島嶼縈迴，汊港交錯，時則烟水茫茫，蒼波浩渺，時則水狹灘淺，幾疑無路，但見征雁橫飛，錦鱗游泳，丹楓黃葉，衰柳亂葦，秋容可掬，乃即景口占八韻：

蓼嶼荻島處處隨，一湖雲樹影迷離，丹楓黃葉秋增態，雁落魚沉物有姿，浪急蒼波渾一色，風吹衰柳舞千絲，長烟落日征帆過，萬里秋容動遠思。

此晚，宿沅江縣，市街甚為蕭條，翌日，舟入臨資口，溯湘江南行，夜宿靖港，為軍事要地，前清時曾國藩率湘軍第一次出征，為太平天國大敗於此，曾氏憤而投水，幸為左右援救得生，即此處也，頗有歷史意味。

關河今喜慶重還

次日，天未明，舟即起程，此地距長沙水程僅六十里，傍午遙見岳麓西畤，橘洲中分湘江，知一別數年之長沙城近矣，由南門入市，歷經各大街道，殊多今昔之感。

越數日，摒擋稍遂，乃作岳麓之遊，扁舟一葉，擊楫渡江，路傍秋柳，猶依依作態，似笑迎故客重臨也，由愛晚亭登山，亭畔，荒塚疊疊，由此經青楓峽，至麓山寺，一路丹楓黃葉，頗為媚人，記杜工部有「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如二月花」之句，此情此景，極為相似，亦即愛晚亭命名之由來也，麓山寺相傳為六朝時所建，寺門有楹聯一首，題曰：「晉魏最初名勝，湖山第一道場」蓋紀實也，惜已成斷址頹垣，殘破不堪矣，其傍有白鶴泉，井水晶澈可鑑，以之入茗，味亦極佳，相傳曾有白鶴止此得名，由此再上，謁黃蔡墓，遙望湘江如帶，碧波漂渺，別有一番氣象，登雲麓宮，憑欄一望，萬里無雲，長沙城歷歷入目，時日已夕斜矣，下山訪岳麓書院舊址，即現行之湖南大學所在地，故業重光，名山生色，甚覺可喜，爰即景成七律一章：

登臨刼後遍山隈，華表千年鶴不來，秋草長亭餘白骨，夕陽古刹認殘台，湘江日落波濤靜，雲麓秋深煙霧開。喜見名山恢舊業，遙看一代起英才。

此日遊愛晚亭時，見石磴上所刻錢南園官長沙時九日登岳麓詩猶存，名儒詞翰，彌覺珍惜，因錄之，詩曰：「雨過江平政亦閑，相尋故事一登山，紅萸黃葉有深味，碧澗丹崖俱淨顏，北海碑看落照裏，南園坐援青楓間，歸歟且住窮幽興，細數林鴉幾隊還」，歸後，覺茲遊興猶未盡，乃步南園詩原韻，復成七律一章，續貂之譏，知所不免，藉作斯篇之結束：

為羈史事少餘閒，每厭薄書思看山，寥落泮宮懷往事，蕭條閭井動愁顏，名坵萬古埋忠骨，正氣千秋照宇間，極目神州秋色晚，關河今喜慶重還。

提倡真實高尚國貨
合記教育用品社
介紹歐美名廠出品
學校文具
教育用品
紙張簿冊
体育用品
歡迎批購
總社 上海河南中路一八八—一九〇號 電話一五八一八號
上海門市部 上海河南中路一八六號 電話九七八〇〇號
南京分社 南京太平路一四五號 電話二三六九四轉
香港分社 香港雲咸街四〇號 電話二〇二八八號

昭覺行

鄧述高

昭覺在西康西昌之東北，約一百餘公里，是倮倮族居中心區域大涼山最接近的一個城市，——其實只能稱它做「城」，「市」是沒有的。

西康境內自大渡河以南一大塊土地，都是倮倮散居區域，但還有若干漢人城市同鄉鎮夾雜其間。唯有這昭覺城孤立於「夷區」中，縣境內不轄一個漢人鄉鎮，便連城內除掉縣政府、郵局、電報局、自衛部隊外，恐難找得出五家漢人來。

這個縣城恐怕要算是這世界上最小的了。遠望起來眞像是小孩子們玩具似的。坐在南門城樓上的兵士可以同坐在北門城樓的兵士聊天，這便可以想見這城的直徑之大小了，但城牆却很完整，雉堞俱備。

作者在卅三年，因有一個機會得由西昌經昭覺往竹核旅行一次，會將此路景象，記入日記中，最近展讀一過，情景如昨，因即將舊記略加整理，以貢獻於旅誌之讀者。

大涼山裏的景色，確不能比江南明媚，劍南雄奇，桂林那些地方的古怪和曲折有致，但也別具一格，大體說來是粗獷的，初看來使人覺得清新，看久了却也使人覺得疲倦。

過大興場，跨了一道寬而乾涸了的河床，迎面便是么站坡了；這是進大涼山的第一個高坡，據說高十七里，在坡脚仰首望坡頂的人，細小如蟻。這坡上下都沒有很明顯的道路，只好循前人的足跡而行，在半坡有大坆一座，上下坡的人們常都在那裏休息，可以遠眺西昌壩子同大興場壩子，其間只隔着一個小山崗。崗那面的邛海，呈在眼底，因晴雨不同，表現着各樣的顏色和光彩，有時湖水灰暗，湖那邊的山峯，只剩得一抹淡影，有時湖水同長天一色，使旅人們頓覺得眼前特別光明，於是心裏的一切希望也特別活躍，竟對着輪廓清楚，湖那面蒼翠的遠山笑了起來。其實在這坡頂上所最能感覺痛快的景色，還是山雨欲來的時候，雲遮了日光，雷似乎在脚下滾過，冷風打着人們的臉，揚起擦耳瓦，飄舞出一股怪的聲音，草木在顫動，遠處一株樹上掛着一條死狗，夷人們在看不見的地方吆喝，成羣的牛羊正向回家的道路上走，這固然是凄厲可佈的，却也是動人的，只可惜它持續的時間太短促耳。

在么站坡頂上有一塊平原，雜亂無章，除使人覺着似秋意般的蕭瑟而外，別無好感；但適逢我們投宿那晚，月明如畫，半夜裏悄然啓戶而出，四山浴在雲霧裏，遠處見一夷人，手持燃竹沿山脚而行，口中咿唔作聲，那聲音在靜夜裏迴旋，顯得凄涼而寂寞，落在屯墾中隊部那守衛兵的耳裏，他咀咒了一聲，隨即漫不經意地把槍機弄了兩下。我問他：「那是作甚麼的？」「大概打失了牲口，夷人是很少打起火把夜行的。」「那他口中哼些甚麼呢？」「他說：『我想妳了，我睡不着覺；我來找妳了，我走着虎狼出沒的道。』」「這地方有虎狼麼？」守衛兵搖了搖頭，打了一個哈欠，我覺得山風在襲擊着我，於是便進屋裏來，鑽入鋪在濕地上的被蓋裏。這時左隣馬廐裏的馬正打着噴嚏，頭上的鷄子們發放着鼾聲，狗在門前叫，我想：「玄生壩的夜，是神秘而美麗的。」

由玄生壩到七里壩約有三十華里，我們在那投宿的漢人家裏用過早飯後，便又走上上坡的道路了。迎着晨風，望着半山間流走着的牛羊，聽着夷童們相互打着口哨，回首望見黃連關那一帶平地同西昌壩子大興場壩子，都在金霧迷濛中，邛海此時模糊得很，彷彿那是夢裏的地方。

到燕麥地，乃一平坦斜坡，荒棄之草地甚廣，我們憩息在山麓，仰臥草上，用草帽遮斷了陽光，隨行的夷人們燃燒起他們裝在腰袋裏的草煙，空氣中頓時充滿了一種夷地裏所特有的香味，使人們忘了疲倦，投到夢寐之中。這時，從遠處送來若斷若續的樂聲，幽怨動人，於是急起覓其來處，乃在數百步外矮山頭上，見一紫衣夷人吹彈三小竹板，那夷人頭盤着大布帕，帕下露着一對大眼睛，弧脣，在左耳下墜着一長串紅黃臘珠的墜子，紫衣上斜掛着一排步槍子彈，於英武之間透出一些天眞美麗來。

燕麥地與七里壩之間只隔一半里許之小坡，翻過小坡，便見一廣闊草原，沒有一株高的樹枝，一間房屋，在陰雨天氣，也難見一個人或牛羊的影子，行人此時眞不免有塞外蕭索之感，但若逢天氣晴朗，則從山頂一道鋪到平原裏的草色，嫩綠如氈，四處散佈着牛羊，夷童們在山頭唱歌，常高興得從山頭滾到山脚來，這時雖草原的風不斷怒吼，也搖撼不了他們愉快的心，於是行經此地的旅客們也常受其感染，在馬上揚起了他們的鞭，飛馳在這綠色的世界。

由七里壩前行，道路忽然變得崎嶇起來，亂石塞途，有時似行走在乾涸了的澗中，必需手足並用；但遠望迎面而來諸夷婦，雖背負三倍其體重之樹捆，仍舉動自如，且搖曳生姿，枝葉四散，彷彿孔雀張開了她們的大尾。在這亂石道的盡頭，下一小坡，便可得見倮倮溝的夷村：約有二三十家矮屋子，內雜三四碉堡，特見高遴，屋外面有很整齊的籬笆，這在整日難遇人煙的旅人眼中，似覺非常溫暖，只可惜屋前屋後，缺乏幾株青綠的樹子。

離倮倮溝有二十華里的平路，沿山畔而行，間或在路之彎曲處有白色大花招惹行人。爛壩在這平路末端之山下，從遠望去，面似菱形，爛壩河貫流其中，而耕地甚少，據說在暑汛時，爛壩河因彎曲過度，水流不暢，常引起全壩泛濫

的情形，故不適於耕種。但我想這種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假若我們能利用這條河的水利，這個壩子確還能成為一塊樂土，那時可以在這山間修木板屋一座，朝夕看「爛壩河」水漲水落：而且爛壩四面的山色，也蒼翠動人，特別是在雨後，山土由黃變成了深紫，蓋草的地方就綠得像商鼎周彝上似的色彩，這時白雲還遮蓋着山峯，或流走在半山腰，甚至游移在爛壩河上，一種靜穆的，毫未經人工裝飾的氣象，使人們有「宇宙初分」之感，引起無上崇高的情緒來。

我們所度爛壩之夕是在夷人耳歐伊大家裏，他殺了羊來招待我們，那時當已是二更時分了，由一娃子用六七根細竹燃成大火一團，高舉代燭，蕎子餅代飯，指代箸，木盂代碗盤，坐地談笑而食，笑語聲裏夾以火炕中柴塊燃得正旺，每人心裏都充滿了原始人們的愉快，臉也成為紅色的了。次晨，循爛壩河前進，渡夷區中唯一之木橋，山風拂面，羊鳴四處，青草下藏着濕泥，昨夜似曾有過大雨。

過爛壩二十五華里處有地名二石五，二石五與四開壩子之間隔以棱棱梁子，高可比么站坡，但不及其陡峻，路多平坦易行，且近頂處，夾道多樹，有藍白色，粉紅色，黃色花雜在其中，有似杜鵑與芙蓉，下山繞樑子之左沿，而在頂側，我們見到夷地中唯一為綠樹舖滿了的山背，下臨清澗，我們沿澗而行，降至半山間，忽又見左手面在兩山夾時間一大斜坡，羊羣在那上面吃草，四五十夷童正摔交嬉戲，我們經過時，蜂湧至我們的馬前，向我們大聲嚷叫，唱着歌，陽光把他們的腐色照得又光又黑，我向他們做了一個怪臉，他們便都笑了，我們策馬前行。

由此往四開之路頗為平坦，甚多地方且可通行汽車兩部，有謂係趙爾豐經邊時所修築，不知確否？抵四開時，行經一峻嶺下，黑白羊羣散布半山與溪間，聞有女孩哭語聲，但遍尋其人，不可得見，唯嶺上似坐一男子，正抱琵琶彈奏，風送音來，忽斷忽續，其節奏與漢樂不可分別。繞過此嶺，則四開壩子在望，河邊數株楊柳，為巨風所搖，似不勝凄苦，此壩灌溉甚便，產稻頗豐，現青苗尚未插種，但田已積水，水光映天。給入一種明快之感。

四開壩子與大壩子之間橫臥着小母鷄樑子，而大壩子與三彎河壩子之間有一河一山，小母鷄樑子並不甚高，但如由上四開上山，則崎嶇難行，攀岩涉水，其費力處不減度棱棱樑子，尤以下坡時，小道在懸岩邊，陡而滑，腳剛落地，腳下小石子便紛紛下墜，直腰穩立，幾為不可能的事情。

大壩子並不太大，四處散見破屋斷垣，除使人覺着凄涼而外，再沒有甚麼可取的了，由此騎馬涉三彎河，迎面即是隔離大壩子與三彎河壩子之小山，從下上望，有一處圍牆半里，內容平房十數間，楊柳在牆裏招搖，宛如達官貴人隱居宅第。

三彎河壩子人口似較大壩子為密，自山巔下眺，可見較大之村落數處，嵩菇區署即在數村落之間，房屋高大，雕樑畫棟，為該地夷人頭目阿木那蘇之私宅，宅內懸有皮製鎧甲一具，上繪虎頭猙獰之狀，想像當年披在武士們身上，出入金戈鐵馬之中，一定有不少佳話，而今卻為塵網所封，眞使人起無限興亡之感。

出嵩菇區署，循大路，涉夷瓦河，上大母鷄樑子，此路寬闊平坦，且坡度不大，馬行其上，如履平地，一路山風拂臉，看落日映着紅土，夷人們正驅牛羊返家，往赴喪宴，夷女子們也方帶醉歸去，人影剪在藍空，暮靄散佈山間，我們彷彿行旅在沙漠裏。大母鷄樑子之麓有昭覺河，即夷瓦河在昭覺壩子之一段，後在我們歸來時，因山中大雨，此河暴漲，水齊肩頸，夷男女渡河者，均將衣服脫去，繫諸頭上，那日又適逢大黑夷楊家子母喪，火葬場即在大母鷄樑子半山間，遠望一縷青煙，上繞雲際，而河壩上集男女夷人千餘，槍數百，馬百騎，三五成羣，恣意談笑，至為悠閒，赴會之夷女，均着新裝，曾見一貴族小姐，頭圍淡青淺黃兩色頭巾，黃色綢下墜及肘，耳配大銀環，長穗五六，可齊肩，披新黑氈，端坐馬上，白色百摺裙與馬尾同舞着曉風，大眼凝視着馬頭，輕勒韁靷，頰上常結兩朵淺的笑靨，透露出不測深遠的尊嚴，有夷女數人，夾行馬側，代為照料鞍韉，儼如后妃之出巡。

三彎河壩子與昭覺之間，另有一小路，即傍夷瓦河岸，繞大母鷄樑子而行，此道景色尤美，河兩岸皆壁立高山，路在山半，騎在馬上，俯不能見河沿，仰不能見山頂，頗似巫山三峽中一帶風光，而山路之狹窄，較夔門一帶尤甚，寬不盈尺，上馬後便下不了馬。河中水流甚急，吼聲振耳，同行人的前後彼此呼喚，也互不可聞了。

昭覺城在昭覺壩子中央，由豹子樑子下望，宛如兒童積木玩具一座，無護城河，無街市，但見中立一獨樹，四週則崇山峻嶺，眞所謂「一片孤城萬仞山」也。

豹子樑子在城西南約十五華里，為大涼山裏風景區，於下樑子處，便見松林一片，風過處，送來松濤與松香，使旅人們精神一爽，由此行平路兩里，即羅覺河，河床甚寬，而河身本身之寬深，尚不及一小溪，兩岸楊柳成行，駐馬柳陰處，前望白臘樹成林，林間有夷人村莊，村前小女兒數人，着白背心，白摺裙，髮辮盤旋額際，用他們的大眼睛凝視着生客，並提着小裙代我們叱逐着狂吠的惡犬，其驕柔活潑處，漢家女兒不及也。

雜竹核區署里許有一溫泉，溫度在攝氏四十一二度左右，水色明亮，亦無特殊臭味，入浴其中，清風吹着濕髮，綠葉在四圍歌唱，睡在水裏看行雲卷舒，這眞是旅行大涼山裏人們的無上享受，也許是山靈特為我們旅人在旅程盡頭所安排的——因為再前是野夷地方，旅人們難得走到的區城了。

蒼洱大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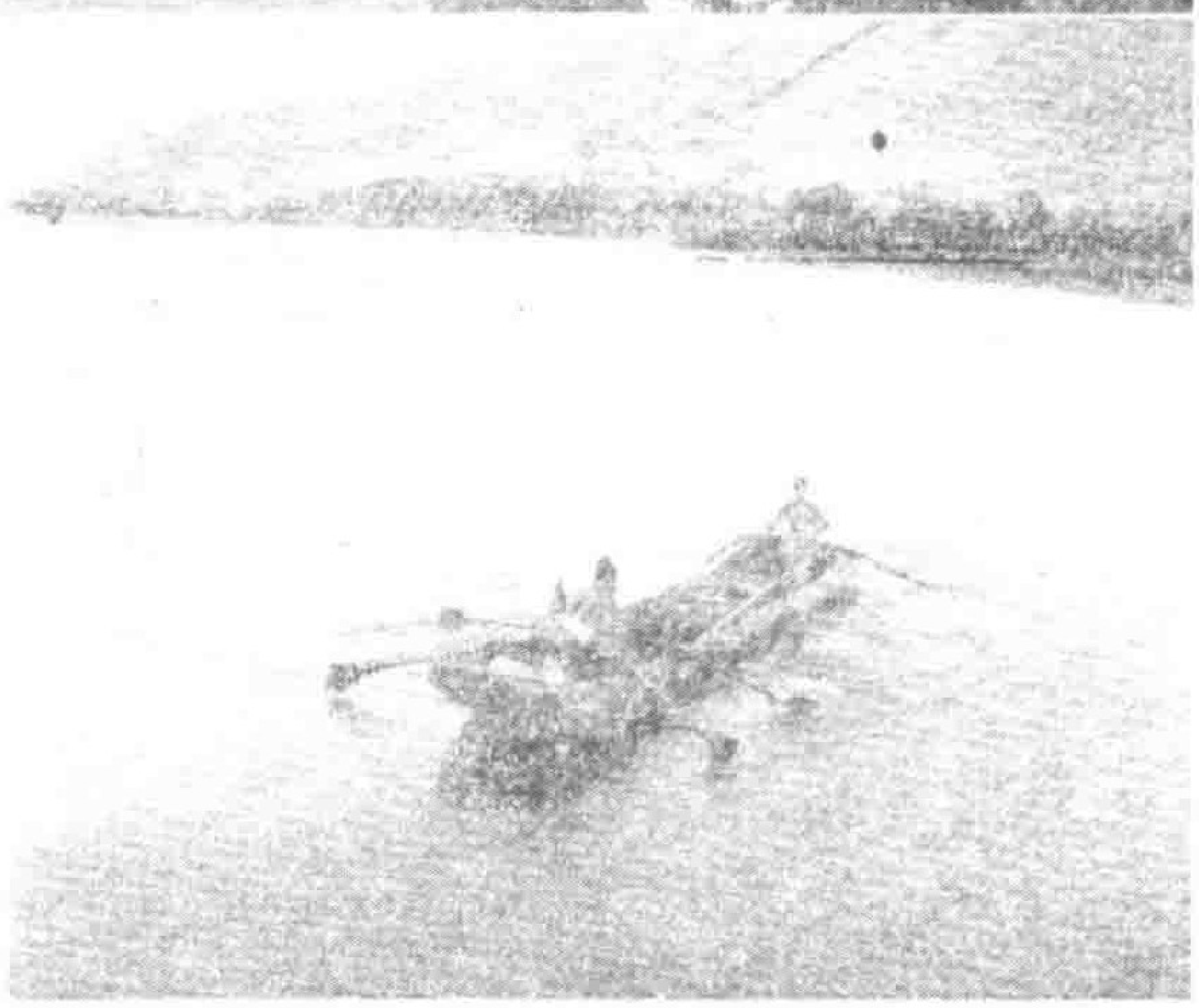
趙德厚攝



浮光曜金，一碧萬頃，形似人耳的洱海之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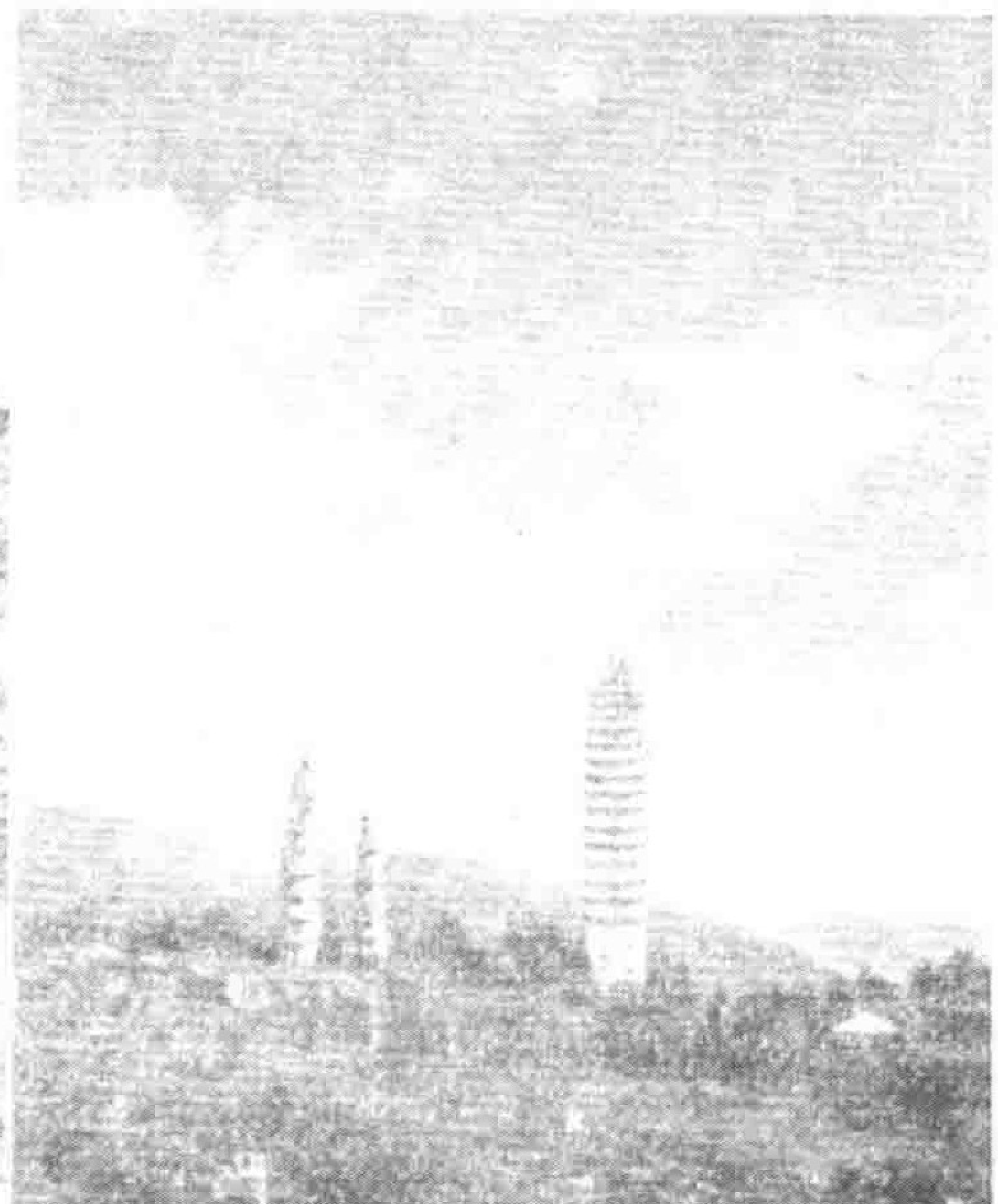
大理爲滇南大郡，物阜民豐，即村鎮亦極富饒，圖爲喜州村鎮街市情景。



蒼山洱海，明秀無比、四時朝暮晴雨，風景互殊、變，眞大自然之瑰麗，一漁舟蕩槳乎其間，尤富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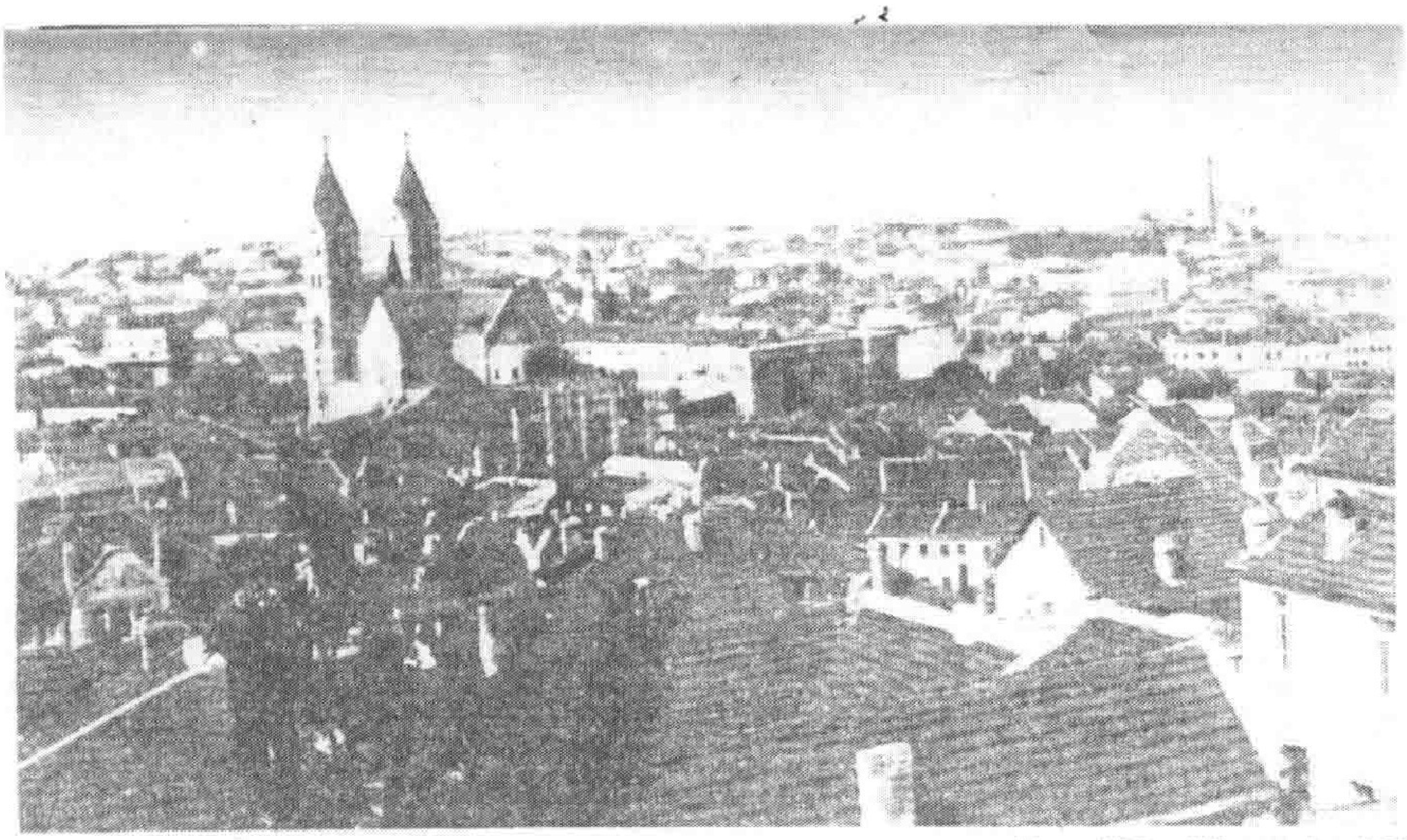
洗[illegible]塘[illegible]高[illegible]之[illegible]脊，九[illegible]間[illegible]已[illegible]厚，傳尉[illegible]敬[illegible]洗[illegible]處[illegible]故[illegible]。



大理北門外三塔寺內有三塔，中間一座最大，凡十七級，非常巍峨，較諸嘉興南湖三塔，尤爲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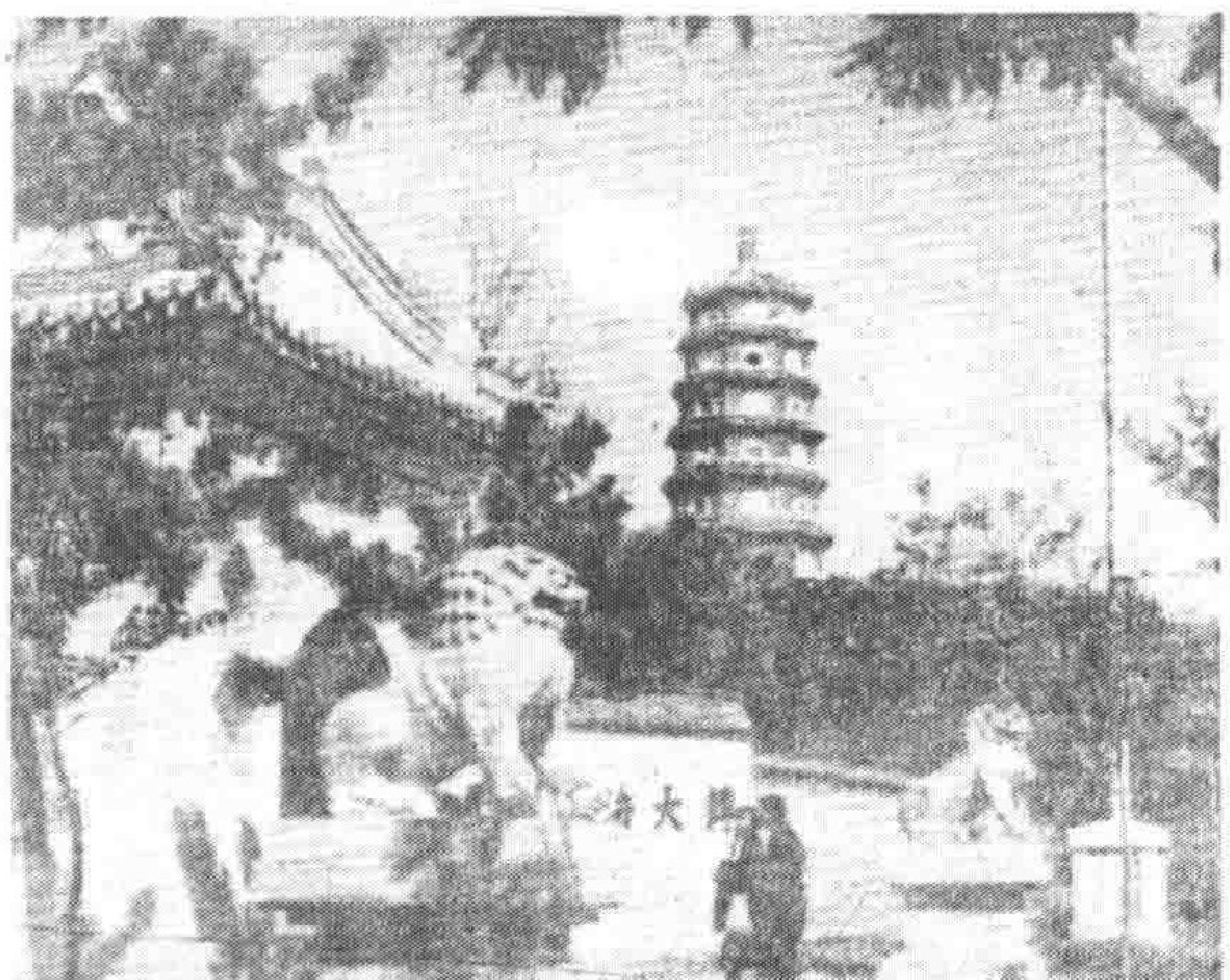
青島畫面

邵敏之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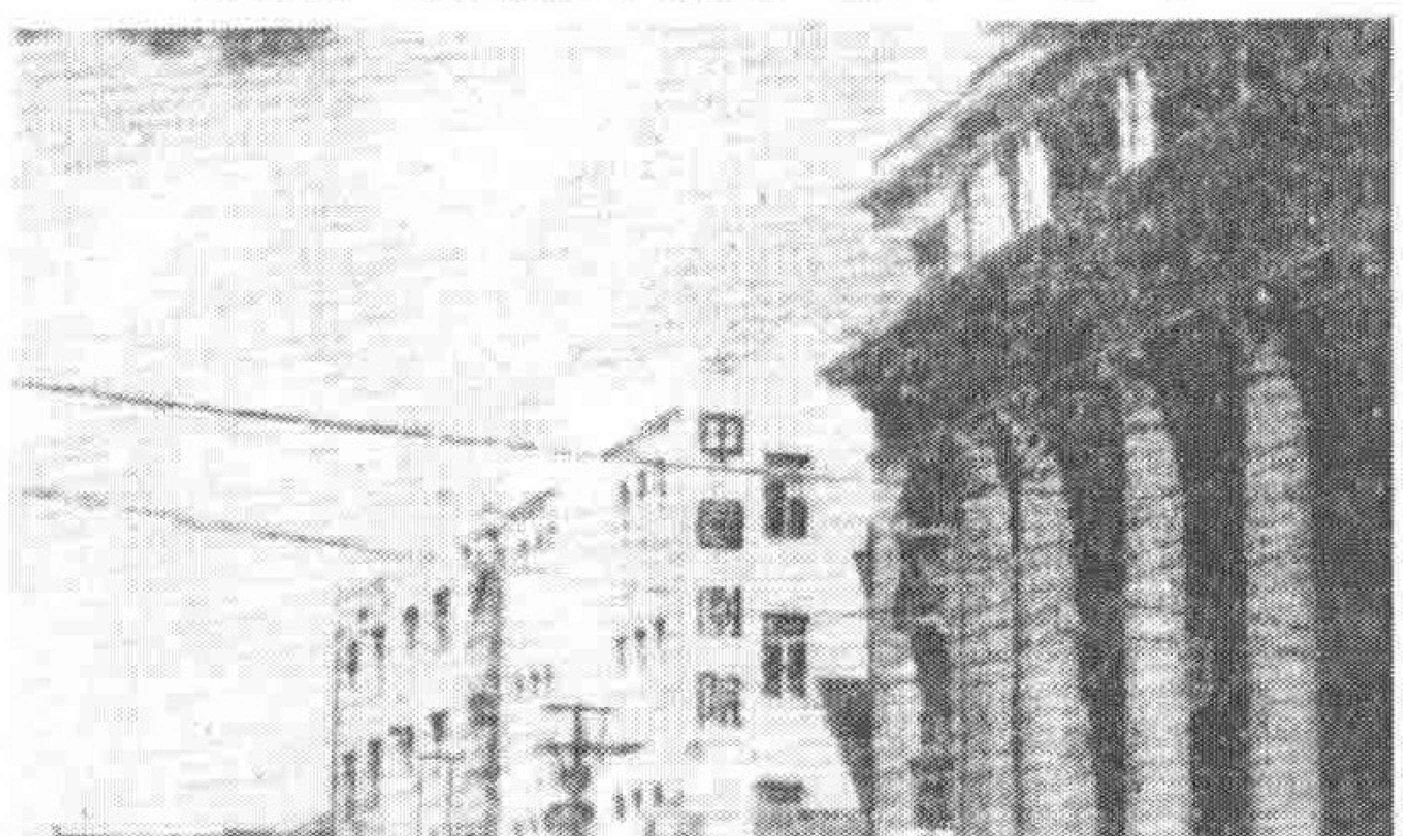


從天空俯視青島市區，屋宇櫛比，建築宏偉，堪稱壯觀，尤以青島特色——紅瓦綠樹及碧海，更令人有親切之感。

青島湛山寺，始建於民國廿三年，規模並不太小，惟距今僅十有餘年，了無古意。



中山路為青市熱鬧市區之一，馬路整潔，但不若上海市區之熙來攘往，終日喧鬧，有鬧中取靜之勝。



說起青島，必連想到海水浴場，青島之所以形成避暑勝地，海水浴場為其主要因素。圖示青島第一海水浴場之勝境。



青島產業館陳列著立體模型，實物標本以及圖片甚多，與水族館同享盛名。



美國西岸國際都市
舊金山剖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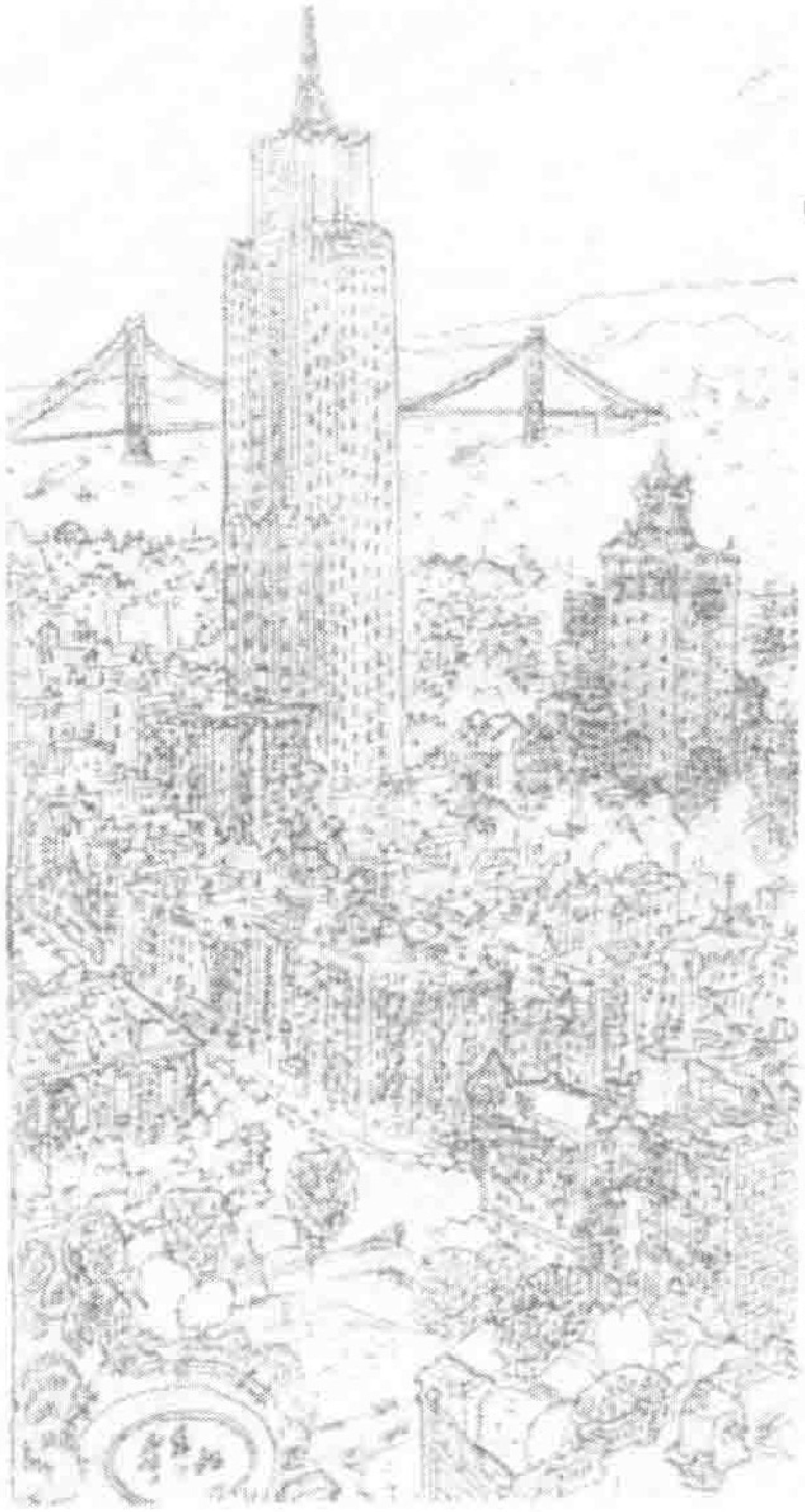
張蔭槐

有人如此說過，每一個到舊金山去的遊客，總可以在那裏找到些他們自己城市裏的什麼。

那裏有供奉孔聖人與菩薩的廟宇，西班牙式的教堂，以及唐人街的寶塔式屋頂。它海灣裏的水是地中海的那種青綠顏色。江岸上起伏林立的大廈，與紐約的曼哈坦區相彷彿。那裏也有平靜寂寞如小墨西哥的山景，點綴着同樣孤獨怪誕的木屋。十幾種不同的口音說着不同的語言，從世界各地駛來的船隻，停靠在恩巴卡台羅埠頭上，帶來各種不同的氣味與貨物。

因此便不難理解，爲什麼再沒有第二個美國城市能如此觸發作家們的想像。吉百林稱它爲一個「瘋狂的城市，居民大多神經不正常，而女人是絕世的美色。」史蒂文生喜歡它的「羞澀的鄰居。」勃雷特哈德說它「平靜安逸，不關心命運。」沙洛揚說它「與盜賊爲友，也竭誠歡迎聖哲……一個愛善無讓於罪惡的城市。」

舊金山的善良一部份遺留在傳說中，但是大部份還在那裏讓你今日看到與感覺到。它的善良存在於它生活的豐滿中，它傳統的容忍中，它的沒有憎恨只有愉快的氛圍中。它的善良存在於連接着藍色海灣的白茫茫一片水上；存在於全城廿九座山頂光耀奪目的高塔上。它可以在輕快爽利含有鹽質的空氣中，在清冽不熱的陽光中感覺到。它可以在黃昏時分的美景中看到，那時濃霧自金門大橋後面瀰漫過來，將太陽淹沒在蒼茫烟靄中。它可以在黑夜死寂了的時候聽到，河港裏傳來一聲聲霧笛嗚嗚的鳴聲。



畫家巴托利筆下的舊金山鬧市，遠景爲金門大橋。

舊金山的罪惡大多數已成了回憶。那淫猥的巴勃萊灣，格蘭特大道上的妓寮，那舊時碼頭上被毒打被謀殺的水手——現在都已過去了。現在大部份是禁錮在亞爾卡特拉玆山獄壁雷森嚴的圍牆裏，善良的舊金山市民站在諾勃山上一望，便可眺見那座堅定地峙立在海灣中的小山。

舊金山人欣喜這一部份「舊時代」的消失，但是也有若干部份是他們盼望恢復的。他們最戀念戰前那種悠閒自在充滿餘暇的生涯。這種日子慢慢的在恢復。

當然所謂舊時好日子大部只是一個神話，因此永遠不會整個地恢復，而且隨着舊金山膨脹的速度，更顯得遙遠而荒誕了。尤其是在美國這三個國際性都市中（其餘二個是紐約與紐奧倫），這個城市成長得最快。曾有這樣句話，說舊金山從未經過村鎮的階段，它是一夜之間蛻化爲大都市的。

舊金山的發展，即使在以繁榮著稱的美國，也堪稱異數。最值得注意的，它與其他高速度成長的美國城市不同，不單在面積上擴張，也在都市的形態上發展。

使它成爲國際性都市的一個最主要的因素，是地理。在橫貫北美大陸的鐵道完成之前，舊金山被納伐達山脈，大沙漠與洛磯山等割絕拼棄於美國內陸之外。那時，與其稱它爲一個美國城市，無寧說是一個太平洋城市。從這城市西眺，在它的階沿——港埠船塢後面，便是許多繁榮的商埠：檀香山、上海、橫濱、曼谷、巴拿馬、海參崴。恩巴卡台羅碼頭上的檣桅如林，其中有南洋來的珍珠商人，有東方來的瓷器商人。它的移民也是從太平洋上來的——馬來亞、菲列濱、印度、中國、俄羅斯與日本人。在精神上，舊金山與星加坡之間，比較跟芝加哥堪薩斯城等地更爲接近。然後在納伐達礦山裏發了財的美國人擁進舊金山來。這山城從此獲得了一種混合的情味，一種沒有國界限制的觀點；它變得易於適應易於接受外來的文明——它國際化了。

然而在過去二十年中，舊金山已喪失了若干與太平洋彼岸鄰城相似的地方。雖則你還能在恩巴卡台羅嗅到異邦的氣息，雖則航空縮短了這城市與東方間的距離，但是舊金山逐漸美國化了。

從一八三六年舊金山在喧囂的耶柏般那生根以後，適應一直是它急速成長過程中的重要因素。那是第一次出現星條旗的一年，有個名叫耶谷里斯的富商爲了慶祝七月四日與他的新屋落成，舉行了一個兩天的大宴會，由於愛國心的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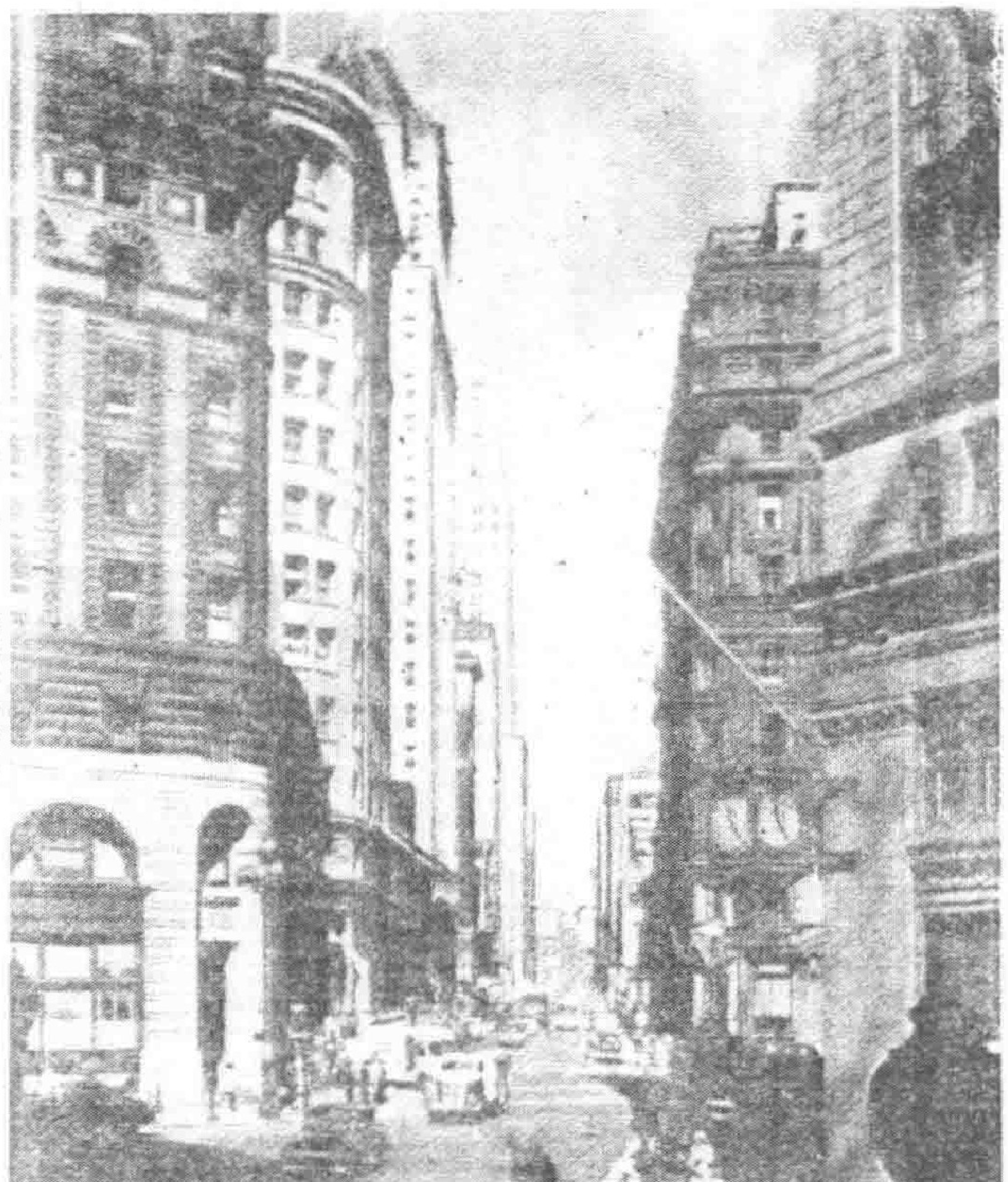
使，初次在那個墨西哥領域裏扯起美國的國旗。十年後，發生了墨西哥戰爭，一隊水兵與陸戰隊在那裏登陸，在一種比較正式與永久的方式下樹立了美國國旗。那一個日後成為舊金山的區域，在西班牙與墨西哥的七十年統治下，只招來了五六十個居民。直要到Yanquis的到來，方始跨了一個大步。一八四八年，它的人口已近一千。一年以後，淘金狂潮吸引來了十倍於此數的人民——大多是男性，有二十種不同的國籍。小灣後面儘多着空地給這些奇怪陸離的光棍發展。在一年有半之間，這個粗陋嘈雜的新城燒燬了六次；卻是每一次重建時，比以前更大了些。嗣後七十年，它發展成了世界大都會之一。

近年來的戰事，給予舊金山的畸形發展，一個空前的機會，除了一九〇六年的大地震火災，沒有及得上的。這個城市的戰略地位，龐大的港埠與完備的起卸運輸設備，使它成為戰爭物資的重要集散港。同時它也是軍人的主要集散地，來往太平洋戰場時，大多在此歇足。大船塢與軍火工廠紛紛在此設立。城中的人口增加了幾近百萬，比以前超過一倍以上。環繞着舊金山灣的郊區，人口也有一百五十萬，在七年中增加了百分之卅九。愛好夏天迷霧與冬天陽光的軍人與軍火工人，也多決定在這裏住下。因此房屋與其他設備便更感到不够供應了。

這種擁塞的情形使對日勝利日後來此遊覽的旅客不敢久留，但這是美國一般城市的普遍現象。現在的舊金山，此種情況業已減輕了。在餐館中已無需排隊等候空桌，出租汽車也隨時可以叫到，甚至預定旅館也無庸找熟人了。但是，不管舊金山在過去有多大的吸收與同化外來人羣的能力，在最近的人口大移動中，卻遭遇了空前嚴重的課題。

這城中原已雜居了許多不同種類的人民。墨西哥人在Yanquis到來之前，便已分居潑萊西蒂，蜜磬區與耶柏般那灣等三地了，其後又來了智利、德、法、斯干特內維、波萊尼西亞、俄羅斯等人民，很快地同化在這城市裏。中國人最初是來建築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道的，一共有好幾千。鐵道完成以後，他們為求生而移居到舊金山，造成了祖國以外最大的中國社會——唐人街。義大利人聚居之地叫小義大利，他們多在漁埠上工作，掌握着舊金山的捕魚工業。今日，義大利人共有六萬名，是最大最重要的外僑集團。日本人住在個叫小大坂的地方。戰時日僑與美籍日人奉命集中，小大坂變成了黑人區，幾千個在船塢中工作的黑人搬了進去。第二個黑人區在金門灣對面的奧克蘭。

黑人是舊金山一個嚴重問題。戰前城中的黑人不到五千，現在卻已超過三萬。戰時工作一結束，估計有百分之卅失業了。這些黑人擠塞在兩個區域內——費爾摩區（即以前小大坂）與亨脫海軍造船所宿舍中。前者原是個貧民窟，那些木屋還是一八九〇至一九一〇年間所造；後者則是戰時應急的一些臨時建築物，現在已到處破陋不堪。



舊金山的金融中心——蒙高馬萊街

舊金山在過去是沒有種族偏見的，現在卻不同了。美國西部與太平洋口岸上那種自由、容忍的精神已經玷染了污點。種族偏見隨着南方來的白皮膚的軍火工人進來，偏執與狹窄的胸襟在滋長。都市計劃委員會與舊金山房屋管理委會計劃肅清黑人區的陋巷，但當那裏的居民知道以後，異口同聲發出了一個問題：「當那計劃進行的時候，叫我們住在何處去？」

四千多個美籍日人回來了，仍舊住在現在已經成為黑人區的地方。這數目已僅戰前的四分之一。戰前他們所開設的洗染舖，現在僅恢復了二十家。這是因為有的日本人已經被遣返國，有的已在別處留下。發生的「事件」也不多——只有

一所廟宇被汚辱，有幾個日人接到了恐嚇信。大體說來，今日城中反日的還遠不如反對黑人的多。

戰時的高工資吸引來了其他各色人等——農村裏來的菲列濱人墨西哥人以及南方來的幾千個窮苦白種人。及至戰時工廠突然閉歇，這般新來者的生計，多數擱了淺。他們掙扎着，就在那些跟黑人區差不多陋苦貧困的環境裏。

舊金山素來以女人服裝的美麗豪華稱豪於全世界的，現在却有了問題了。過去舊金山富庶的收入造成了許多服裝店，設計出各式精美的服飾。近年來甚至已將新裝飛運到紐約巴黎去展覽了。但是現在呢，在最熙攘的街頭，却出現了新來者的襤褸褪色的舊衣裳。在普士特或格蘭脫大道上固然還是有穿着得極華貴的女人，但即使在那裏，在那裏的店中，還是免不了看見那些穿着灶下衣裳上街的女人，老的也有，年輕的也有。

市場街以前是最危險的一條街，有四家公司的公共汽車不顧死活地搶先，現在已盡歸隸於市府交通公司，司機也就懶得爭了。這條街從輪渡大樓通往雙峯，將市區劃分為二。從金門灣大橋完成後，除了橫貫大陸鐵道的搭客，不得不乘渡輪往奧克蘭搭車以外，已難得有人趕到輪渡大樓去。因此這一段的交通已遠不如以往的擁擠。



禁城是舊金山一個東方色彩的夜總會，圖為其中之中國歌舞女郎。

電車是舊金山人引以自豪的東西，却是引起了相當激烈的論戰。那時候因為諾勃山等風景幽美離市區又極近，他們都在山上造屋住家。這些山上便都有車道縱橫。嗣後前市長賴普漢的交通設計委會認為電車阻礙交通，喪失金錢而且威脅安全，想改換別種現代化車輛代替。却不料剛一建議，克勒斯曼夫人便組織市民保留電車委員會出來反對，賴普漢只索罷了。

躺在雙峯之麓的蜜馨區是全市極清麗靜穆的一個所在。當整個舊金山在寒霧中顫慄的時候，獨這裏沉浸在溫馨的陽光中。這是一個城中之城，住着的是一些老式的舊金山人，他們多數除了看一次大遊行之外，難得到外邊來亂逛。

舊金山人慣會改變地理環境來湊合他們這城市的發展。現在被喚作「西部的華爾街」的崇高馬萊街，從前是沿江的碼頭。事實上，許多摩天樓與市區的大部，都是在深釘於泥灘中的木樁上建築起來的。因此這個面積兩方哩的舊金山商業區，全城近半數稅收賴其給付的地方，原來只是毫無用處的潮汐騰捲之地。現在這半島上四十五方哩之地已全住滿了人，只有潑萊西蒂要塞因為陸軍不願放棄，是例外。舊金山只有兩個方法可以擴張，向上，建造摩天樓，向水中去，在人造陸地上求發展。

這城市現在還是繼續在向海灣侵奪土地。恩巴卡台羅南數十哩的泥灘上，正在建築着一個西部最偉大的航空港。靠着這種改造自然的精神，他們眼看着寶島以及一部分阿拉美達空軍基地與奧克蘭，巴克萊工業區，從海灣中升起。

那幾座大橋更衝破了地理上的限制，將海灣區連接成一個廣大的都市。那幾座橋，舊金山人總稱為「海灣大橋」，實際上是三座橋——兩座吊式的，一座肱桿橋。中間經過耶巴般那島，有隧道連繫着。它們連接起來，全長八英里，可謂全世界最偉大的橋樑工程了。金門大橋長四千二百呎，是最長的吊橋，也是全世界第二最大橋樑構造。按照它的設計人史屈拉斯的說法，這是所謂「橡皮橋」，會隨着天時的寒暖縮漲，會隨着風盪漾。要看這座大橋的空前龐大的雄姿，只要化一分錢，在上面走一遭，或是坐一次往來於輪

渡大樓與奧克蘭間的南太平洋公司渡輪。

舊金山市民對文化生活有着偏愛，無論公家或私人，都願竭力資助。崇德士撫植起來的舊金山交嚮樂團是美國最佳樂隊之一，它的經費便是從每個人所納稅捐中撥付的。舊金山有着自己的音樂廳，巍巍巨廈，造在市中心，跟市體育館，退伍軍人俱樂部等在一起。聯合國便是在此地市中心產生的。便是在這裏，當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的時候，各國的外交家與隨員們草擬了聯合國憲章的輪廓。舊金山的人民來自世界各地，用他們的城市作為聯合國的誕生地，實在是最適當貼切的事情。



爬上山去的電車，兩邊吊滿了人。

跟每一個著名的城市一樣，舊金山也有他們所珍愛的特殊地點。譬如說，鮑威爾與市場街的旋轉路軌，在那裏，當賣票員與司機下來推電車掉頭的時候，過路人會來幫上一手。又如漁夫埠頭，那裏的義大利廚子用大鐵鑊煮着蟹，漁夫在碼頭木樁上晒着漁網，藍色的漁舟在水上輕輕搖幌。曾一度是守望來船的電報山，今日依舊矗立在寬闊的海灣旁邊。還有唐人街，金色塔頂的商場，可以買到各色絲織品、繡貨、象牙雕刻寶玉珠飾等等，屋角上東方式的宮燈，與霓虹燈相互映照，掩隱在霧中。

這便是使舊金山成為美國國際大都市之一的原因。世界各地來的人民，幫着美國人民在金門灣畔築起一座巨大的城市。也許這足以說明為什麼每一個到舊金山來的旅客都可在此尋出他們國裏的一鱗半爪。



初作紐約客

宋元濯

我是一月中由芝加哥坐火車到紐約的。幸好還有兩人同路。芝加哥是美國第二的大城，一到車站，就感到有些去路茫然，出街來也不曉得怎麼走好。那麼，在我們想像中，兩位陌生客初到紐約，情形也許更壞，因爲美國各大城火車站不但在城裏面，而且都在全城頂熱鬧的中心。一個本已够大而複雜的車站，加上與『天面車 Elevatld Train』及『地道中 Subway』連成一氣，除了平面的曲折，再加上上下若干層，可以說是立體的複雜了，那麼，如何能弄得清楚呢？話且慢說，縱然中國人初來弄不清楚，就是美國人，老紐約也不見得就頭頭是道。主要的是因爲那些指路的標示，太鮮明了，再加上隨處有服務週到的問訊處 Informatiou。所以只要不着慌，稍爲定定神，你就可弄清路道。

到車站後，行李如是交車上代運的。你便可帶了手提箱，從容問路。我們這天，就完全出乎意外地，到車站拿了地圖，照指示步出車站，就順利地花了五分鎳幣搭上公共汽車到目的地下來。

紐約雖大，確是全世界頂整齊簡明的城市。街市縱橫排列，皆按號數，你到什麼地方去，只要你一二三四數下去，隨處皆有指標，非但不會弄錯，尙且不用着慌。這是就大概情形而言，也不一定就担保你不會迷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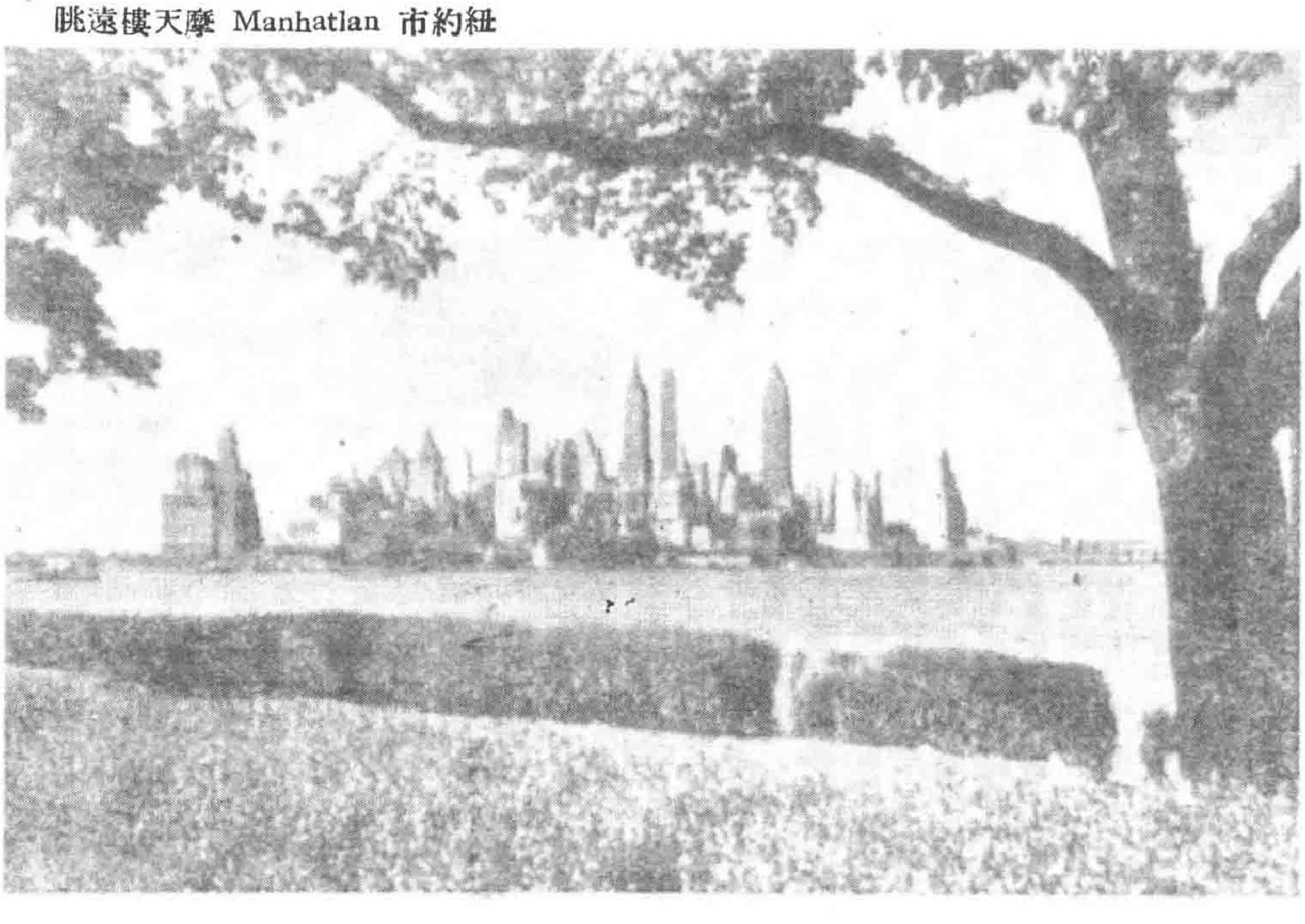
紐約的住處甚難，未出國時就有人這樣講。其實何嘗難，問題是想找個便宜的地方安身，確是難事，否則儘有豪華的旅館，何愁沒有漂亮的房間，但這都是中國學生不敢問津的。

便宜的地方，只有青年會。頂小單人房，每日二元起租，但這些地方多爲長期住戶的老紐約訂住。臨時房間很少，我這天幸喜一下就找到目的地的青年會，還有個人介紹一位朋友，沒有碰到，青年會沒有房間，只得等。去問旅館都太貴，好不容易等到午后，才空出一個房給我，可以暫時安身。

因爲抵美已遲，學校已經開課，無暇再作逗留，收拾整齊，就直奔學校去探問究竟。沒有工夫看紐約的樓房究竟多高，街市如何壯觀。初來時地道車還摸不着頭腦，只有呆呆地無論遠近坐 Bus，反正慢些也無大緊，巴市每個街口都停，容易看清，比起高速的地下火車要性質平和得多了。

由國內出來，路上一直有許多中國同學，大家團體行動，互相照顧，方便多了，到紐約的只剩下我與同船來的宋君兩人，抵車站後，又各分道揚鑣，從此凡事單鎗匹馬，一人去對付，又一下來到這偌大的紐約，頓時感到異鄉陌生的寂苦。耳聞目見，已經沒有那一向熟悉的字眼或聲音，遇到小問題，連兩個人商量一下的機會都沒有，只能靠自已『獨斷獨行』，便感到有些惘然若失。

紐約市 Manhatlan 摩天樓遠眺





自紐約中央公園眺望第五馬路

住的問題總算解決。行路也可邊問邊去，惟有這吃的問題頂不舒服。看着熙來攘往的飲食店，大有不便『擅進』之苦。第一是叫不上飲食名稱，也不知它是否有酸甜怪味。最要緊還是袋裏還幾文有限的美金，是經不起幾次上當的。有人服侍的餐館都很貴，只有去青年會的Cafeteria（自助餐廳）。

這裏還有一個笑話，就是去自助餐廳，拿了盤子，也不知要什麼好，多半是排隊前進，前後都有人等着，你又不便多囉嗦，每每把應當要的漏掉了，取了份外的食品，結果東西比人少，付的錢比人多，一頓飯就是一塊多，心中未免有些着慌。

由於過去的習慣，我們的飲食是重量不重質，要有相當分量把胃塞滿，才覺得『飽』，中國話所謂『果腹』，也就是『塡飽』肚子的意思。所以初來外國還不慣，總要多量東西才吃得「飽」，其實，只要有雞有肉、有牛奶，只要兩片麵包就『够』了。

到校註冊之後，須要作長期的打算，美國多數大學，尤其研究生是沒有學校宿舍可住的，生活問題全由自己安排，多在學校附近賃房子住。我在青年會本也是『暫時』住住的，到了兩天，已經接到通知說房間滿期了。幸而在學校遇到其他的中國同學，他們較為熟悉，為我介紹了一間出租屋子，很快的就收拾搬了進去。

租定了房子住下去，看見了房東老太婆為我舖好的潔白的床單，定了定神，才感到從此在紐約有了個落脚的地方，也就眞是旅途告一段落，到了這臨時的「家」，開始了另一階段的生活，奔波了兩個月，得到了一個安歇。

我遷進新居的那天，恰是禮拜六下午。週末，在美國像是多麼重大的事一樣，學校既無課，各人都於忙了一週之後，追尋歡樂去了，只有我們這異國旅客才忽然感到單調寂寞，像這種出租房子雖住有若干房客，但既無像中國人家的有小孩子吵鬧，各人進屋關了房門，完全另成小天地，除了偶爾聽到有汽車喇叭聲外，面對四壁，寂如古井。這是初來後第一個感到精神鬱悶的。

第二天星期早晨，房東老太好心腸，還怕我不知何處早餐，為我送來了早飯。滿盤雞蛋，黃油麵包，我們在國內早晨喝慣稀粥的，還沒有這樣大的胃口來消納。

禮拜日街上鋪戶都關了門，天氣也冷，行人稀少。若不是他們告訴了我一家中國飯館的地方，會連吃飯問題都難解決呢，你看這是多麼蹩扭的事！

生活上的陡變，還來不及適應，隻身異國的寂苦使你無限悵惘，似乎世界雖大，與我無由，都市繁華，亦不我及，徒然感到人生不過滄海一粒，生命更如螻蟻，愈到廣大的世界，愈感自我的渺小，人當感到自我過於纖弱，環境的力量過於强大時，是會有無限的感觸與無名的悲哀的。這是不少新來的『紐約客』所共有的感想，初抵美國的人的一個必經的階段。

世界首都的外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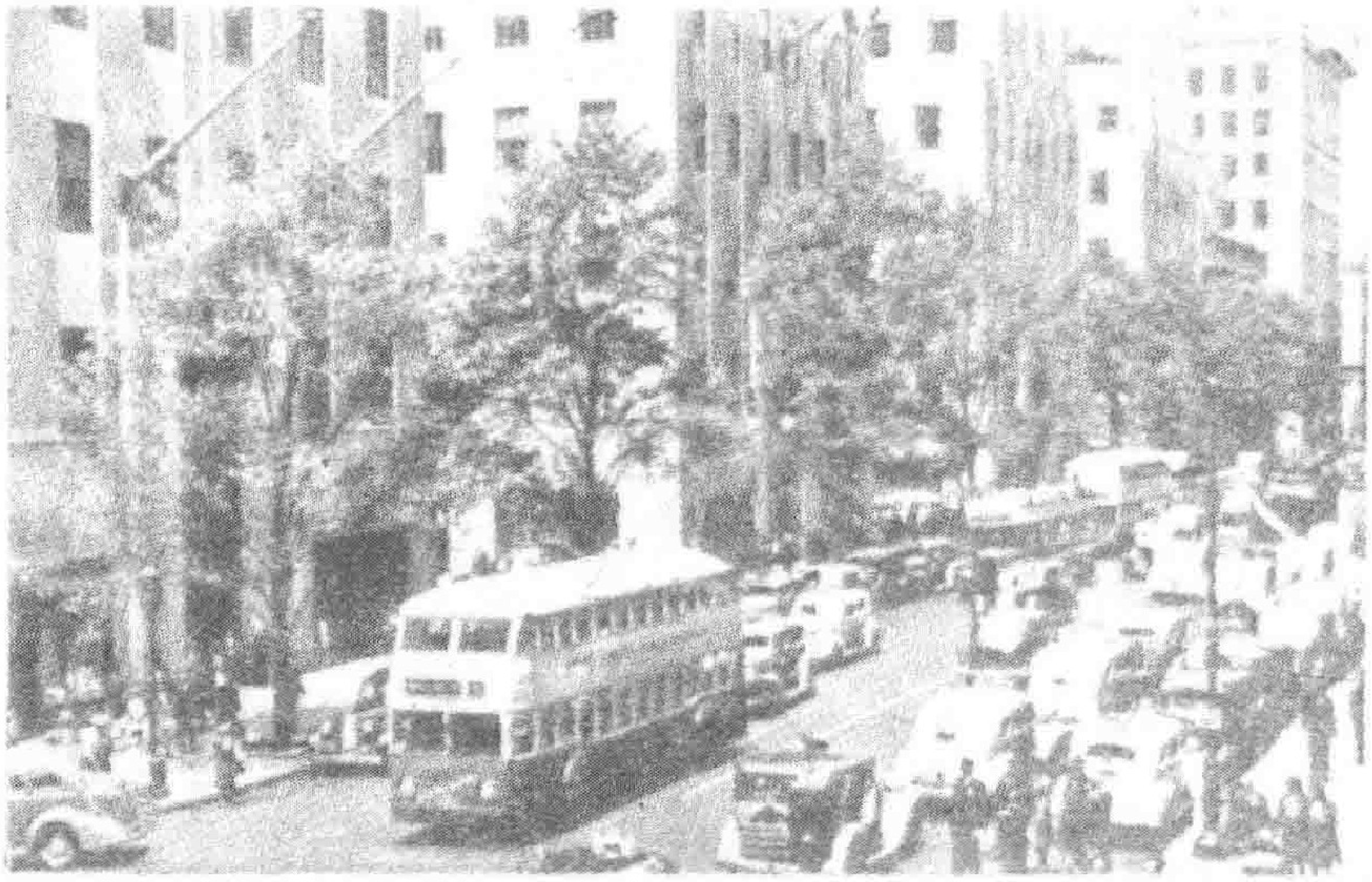
大紐約號稱有八百萬人口，原本已是世界第一大都市，自從聯合國會址設在紐約市的成功湖(Lake Success)，紐約便名屬其實，成為世界首都了。

紐約本是靠近大西洋岸的美國東部的港口。這地理的因素，也構成了紐約今日的發達。美國開國本只一百多年，大紐約建市，今年也才是五十週年大慶。但只是這短短的五十年間，便造成了這世界第一的大都市，榮膺世界首都的頭銜，物質文明與都市生活在這裏發展到最限度，非但有世界最高的摩天樓，最繁華的百老匯，與執掌整個世界命運的華爾街銀行區，以及最偉大的地道火車，其他還有多少難以計數的『世界第一』構成了美國人的自傲口吻，動輒就是『世界最大』『世界最好』，『世界最……』來形容。自然，美國人是今天的天之驕子，二次戰後，更使他們目空一切了。

最近曾有一本美國雜誌上說：『二千年前，羅馬帝國全盛時，人們都以得為羅馬帝國公民為光榮，一百年前，人們以能為大英帝國的臣民為

光榮，如今，則以得爲美國的公民爲榮……。』這說雖是實情，但可見美國人今日的自高自大，已經到了極度。中國古語有云：月盈則虧，驕者必敗，盛衰有定，永無落日的大英帝國，已經讓權與美國，天理循環，誰敢說將來怎樣呢？

廢話少提，且說大紐約的外貌，儼然就是一座完全人工造成的鋼鐵水泥的城市。紐約市分爲五區，東西有河將市中心與其他區分開，東岸瀕大西洋，隔海灣爲長島 (Long Island) 這五區雖隔大江大河，而脈脈相通連成一氣，橋梁地道，不計其數，加上各種鋼軌，舉目一望，到處是凌空鋼架。因爲紐約市地面畸嶇不平，忽上忽下，故而隧道特多。除了房屋建築不算，所有馬路街道，一律水泥砌成。整個的城市，像是人工鑄成的。只見人工的偉大，自然的痕跡，已經殘存無幾了。



紐約第五馬路與洛克斐勒中心區

因爲這種原因，在市區內已經找不到一點自然的泥土，無怪乎紐約人想要栽花盆時用一點泥土，還得花高價去買，想不到一點泥土在紐約會值錢起來。

紐約以摩天樓著名，最高的爲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 Iding，有一百二十層，其餘六七十層的居多，遠望如一座座的鐵塔，已經不大像一座房子，如遇下雨時，大半屋頂會沒入雲層，夜間電炬通明，點點燈火，只不過像一座燈山了。只有美國人好奇，才修造出這樣的房子來。

因爲房子高，街道雖寬，也遮蔽得陰森森少見陽光。一面也是電燈太亮，所以多少紐約客，平時不注意，偶爾問起，似乎多久也沒有見過月亮了！

紐約的市區雖大，因爲交通便捷，每天往返數十里乘火車上班，已經習慣所以才能容納這樣多的人口。大的建築，譬如洛克斐勒中心 Rockeffler Center，所謂 Radio City 無線電城，一座建築，就像一座小城，可容八萬人居住辦公，戲院商店，全包括在內。美侖美奐，極盡建築藝術之能事。

除了交通的便利，又因爲街市排列的整齊，按圖索驥，新來客也很容易摸熟方向，街道縱橫劃爲方格，編成號數。南北爲大馬路 Avenue，東西向者爲街道 Street，按次編號至二百餘街，因此找地方非常方便。

紐約是世界首都，也是國際化的都市。居民當中，全世界各國的人可以說都有，頂富的有，其實窮人也多的是，一邊是百老匯路的繁華，一邊也有擺地攤買破爛的朋友。都市之大，良莠不齊，因而奸殺刼盜，也就成了報紙上每日不可少的新聞了。

大紐約，這也就是他之所以大得包羅萬象，無奇不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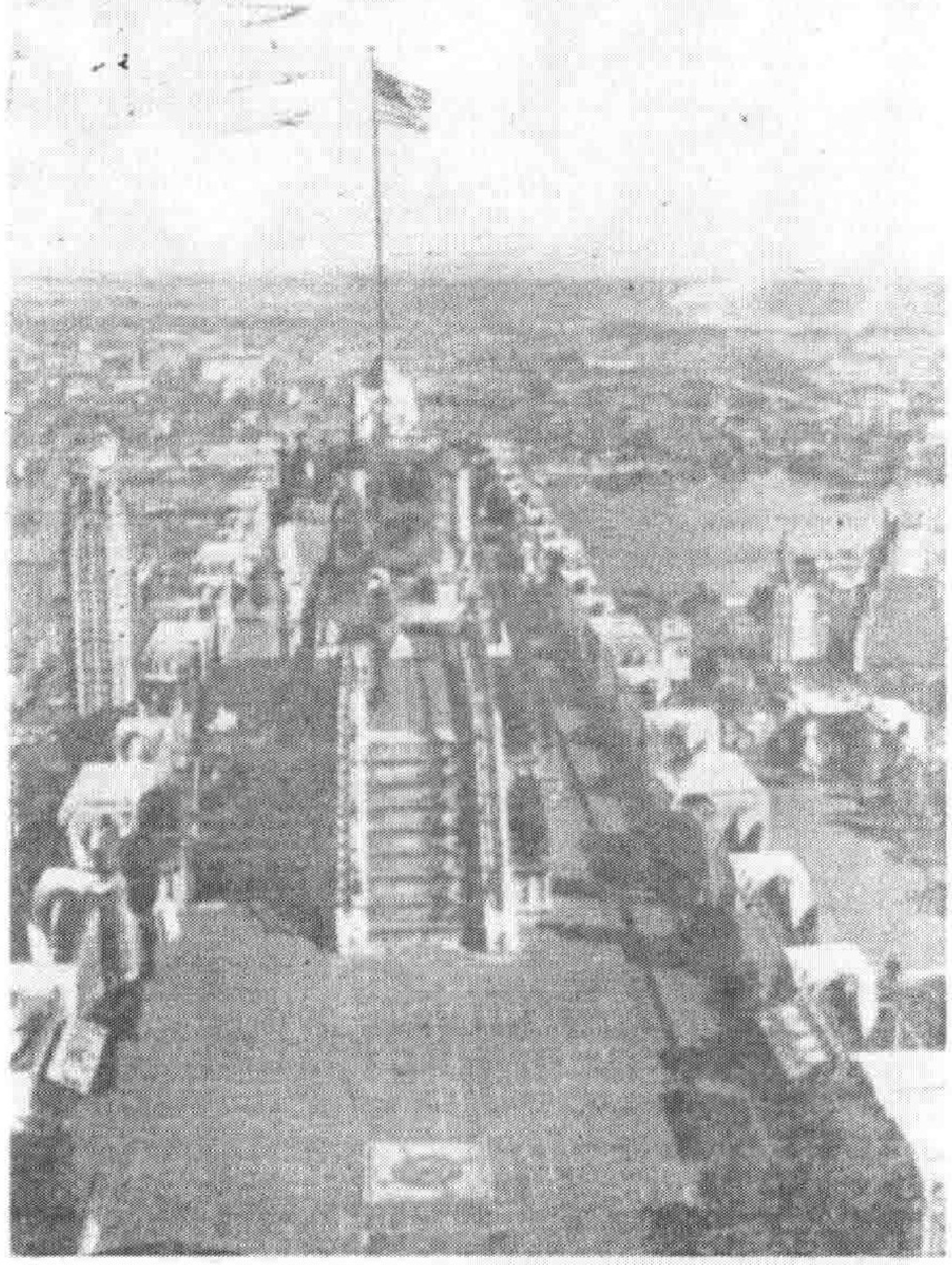
偉大的交通網

現代世界文明進步的特徵，就是交通的發達。我們在國內尤其自戰後久受交通梗塞的苦，一直到現在還維持着毛驢、牛車，滑竿的代步工具，初到美國，已經覺到交通方便，全國鐵路公路密如蛛網，飛機又無處不至，簡直是『太』方便了。及至到了紐約，看看這都市交通網的偉大，才更敎我們贊佩不止！

前面已經說過，紐約所以之爲紐約，能維持八百萬人口，幾乎全賴交通便利，宿舍與辦公處雖然相距數十里。在紐約客已經不足爲奇，每天往返幾趟，不過像過幾條走廊一樣的方便，每天進出於中央車站的人，又何止數百萬？

記得我們平常講交通便利，總愛說『四通八達』。這不過就平面言而已，現代都市的交通，實際已發展成爲立體。除了飛機不算，單就車輛交通，已經發展成爲立體，不信看看紐約泰晤士廣場地下車站，完全是一座地下的迷宮。上上下下多少層，出地面可通高架火車，地下層的火車也有快車慢車，各有各的車站，層層分開，頭上脚下，到處是鋼柱鋼架，高架車也有快車慢車，凌空兩層車站，雙軌來去，互不相干。進入車站，只覺車聲隆隆，人們匆匆來去上下，路標東指西向，自動梯不停旋轉，會叫你眼花瞭亂。像走進了八陣圖一樣的沒頭沒腦。

却說這交通系統雖則非常複雜，如果你少爲熟悉之後，才覺得它的計劃週密，井井有條。少加注意，看明指標上車，很少弄錯，凡在紐約市區以內，只要進站時投五分錢，隨你到任何處或



洛克斐勒中心區之眺望塔

轉多少次車，不必再花錢。（註：七月起紐約地道車漲價為一角）

出紐約市中心通往其他各區，過河過江，水上有橋，水底有隧道相通，地下火車或汽車皆由水地隧道穿過，工程的偉大，便坐在車裏打盹的客人，很難想像他是在水底下坐火車，上面就是水，水裏還有船正在航行呢。

地道火車去較遠距離的有快車，每站相距稍遠，近處有短距離車，互相轉換，都很便利，主要街口，都有地道車入口，連較大點的商店地下層 Basement，都與地下車四面相通，所以整個紐約的地下都已挖空，光地下，上上下下就有若干層。主要的東西，全藏在地下。譬如自來水系統，電線、煤氣管等都埋在地下，街上沒有電桿。偶爾看見街旁修理水管破開地面時，你會驚奇你所脚踏的人行道下，正不知埋藏着多少東西，各種粗細的鋼管與電線，比起人身上的經絡還要複雜！

除了偉大的地道火車高架車外，各馬路都有公共汽車，專為短距離交通，幾乎隔一街口一停，非常方便，與各街口地道車入口相聯系，故無論遠近，上天入地，悉聽尊便。紐約客寶貴的是時間，所以數十里外，天晴下雨，脚不沾泥，瞬間即至，可謂迅捷無比！

至於這些車輛，進出上下，都是利用機械管理，不必排隊買票，進地道車入口處，投入五分鎳幣，將轉盤自動撞開進去便是，公共汽車司機賣票開門，也只一人，車門機械開關，上車自己投入鎳幣就座便是，如非轉車，不必拿票。（轉車另取轉車票），手續既便，車輛又多，故毫無等候或買票查票這些麻煩。

公共車輛而外，出租汽車，更如穿梭，招手即至，不必講價上車就走，到目的地付車費，有自動計價表將車費計出，付給了事，多餘話都不必說，時間也省。

除了地面交通，各火車與輪船渡口也相連繫，一樣五分錢即過海灣，經濟便利。

各種車輛都是日夜行駛，廿四小時服務，才能維持大紐約市的川流不息，像人身上的血液一樣，高速度循環着！

不夜之城的紐約

有現代的物質文明，然後才有現代的都市夜生活。不信，看我們祖先在往昔時代，或就拿現代中國的內地情形講，不是不折不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電燈於我何有哉」麼？一方面固然因為沒有夜間活動的必要，主要還是物質的貧乏。內地農村，多少人家點得起油燈？點燈是為鋪床睡覺，不是為的作夜間工作或娛樂的，撇開那些近於原始的農村生活不講，即就少為大點的城市，名義上也有電燈，但閃閃如同鬼火，若有若無，時斷時續，也只能對燈嘆氣，想看點書或作點事都不可能，那裏談得到物質享受呢？

紐約是世界的首都，是當今物質文明的頂點，夜生活是都市的特色，是紐約客的一個重要部份。因而我們即直覺的武斷地說，夜生活的長短與物質文明及人羣進化有正比的關係，也不為過。正如有人講，「一個人用水的多少與他的文明的程度為正比」一樣有他相當的根據。

那麼，且說紐約的夜生活如何呢？我無意介紹一部分人的生活如何奢侈淫靡，百老匯歌劇院與酒吧間如何地夜夜狂歡。我是就一班的都市生活者講。那麼，一句話，在紐約，夜的感覺對人是淡漠多了。起碼不能再把「黑夜」與「白晝」對講，在這裏，夜並不是「黑」的，甚至比「白天」還亮。（尤其是陰天時候）可以說已經「晝夜不分」，廿四小時是連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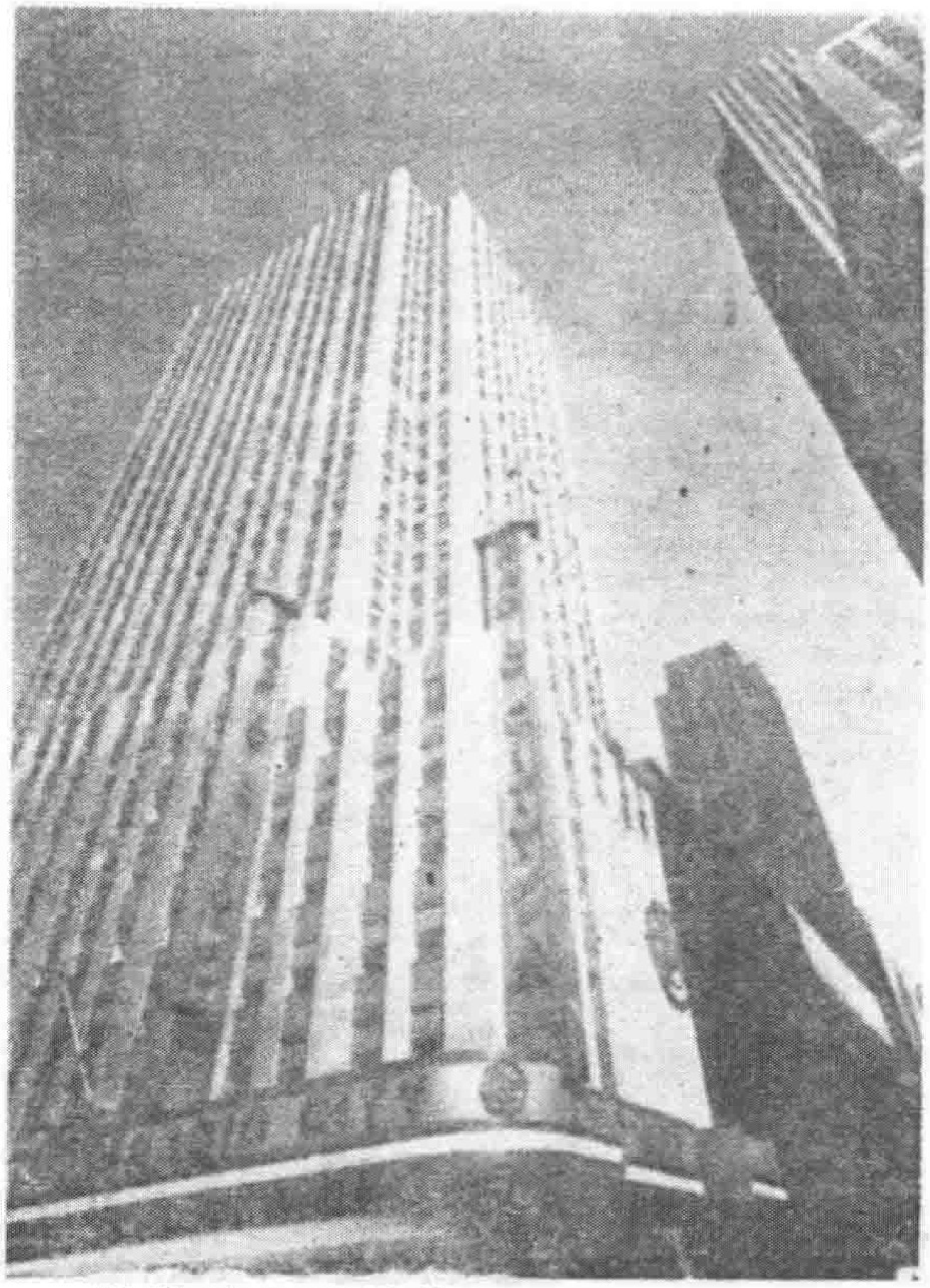
如何如此？

這理由太簡單了！在美國這個暴殄天物，「以消費促進生產」的國家，水電等公用事業，如此完備。在高度機械化與大量出產的情形下，資本家鼓勵消耗都來不及，「節儉是美德」的觀念，根本不存在於美國人的腦海。因此，不難想像，紐約城的夜色，是如何電炬通明，耀如白晝了！前面已經說過，紐約人似乎忘記了月亮是什麼樣子，一半是樓高天小看不見，一半是夜夜如晝，沒有人覺得「八月中秋月光明」，都市詩人，也不會想到「月色皎潔」的句子。

夜生活之所以使人留戀，因爲人們已經完結了一天的工作，專爲娛樂，都市的夜，純粹是人工的美，像穿上晚禮服的女人，那麼鮮艷，那麼富於誘惑，不由得你不沉迷了！試看泰晤士報廣場Times Square或百老匯路 Broadway上五光十色的霓紅燈，鮮艷活動的廣告設計，已會使你欣賞不置，還能想像在這五色繽紛的燈光下，更有玫瑰花瓣樣的嘴唇，線條豐滿的大腿……？空氣裏更漂盪着音樂的拍子，送來陣陣的粉香酒氣，……神祕的夜，又是多麼令人沉醉的夜！

如果說美國人有他們澈底及痛快的性格，那麼，白天，是他們緊張工作的時候，夜裏，尤其是週末，便是他們無法無天，狂歡痛飲的時候。禮拜六夜常是通宵達旦，你隨時可以碰見爛醉如呢的酒鬼，東倒西歪的亂幌。路角裏七橫八斜的躺在路上的，也是這等朋友。

汽車火車，通宵不斷，無論遠近，從來沒有人担心什麼夜深了回不去。各人住的Apartment House，也都是自動電梯，各人帶各人的門房鎖匙進出，門窗作得很合縫嚴密，地上又有地毯，脚步不會過響，所以隨你三更半夜進出，也不怕吵鬧別人，在這個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世界裏，你賺來錢你自己花，盡性享受，誰也管不了誰！



無線電城之音樂廳

夜生活延長的結果。非但晝夜不分，簡直『陰陽顚倒』了。多數的紐約客，恐怕在十二時前睡覺的佔很少數。自然的結果，便是早晨的遲起。一班的美國機關學校辦公上課都是九時開始，早晨六七點鐘根本沒有什麼人的活動。尤其禮拜六晚，更多的是通宵狂歡，禮拜天整個上午，街上行人稀少，平日流水一樣不斷的汽車，禮拜天上午，你若穿過馬路，也不必顧及有汽車來闖你。連教堂作禮拜，也是在下午三時後才開始。所以說，這種都市生活的人，非但記不起月亮，更不會記得日出日落，眞像『日出』裏面的陳白露，『日頭快出來了，我們要睡覺了！』

紐約人不喜歡白天，更不喜歡太陽。有例可證，譬如因爲房屋太高大重覆，光線不足，白日辦公開着電燈，這在上海也如此，本無足怪。但有一點卻無論如何是我到紐約才感覺到的，就拿學校來講，課室裏面，即在冬天如有陽光照進來，他們會立刻去拉上黑色的窗帘擋住它。天熱，則寧可緊閉窗門，不讓微風吹進，却大開其通風機，來更換空氣。總之是有一點：就是要拿人工的東西來代替自然！（在紐約已經沒見過有散光的燈泡），有風吹進來，倒不如通風機更換空氣來得均勻和緩。這，也說明了物質進化的情形，人力已可控制一切了。

在這人工作成的環境裏，自然的阻礙完全消除，人們自己佈置好一個魔窟，自己迷戀、沉淪，只有金錢與物慾，充滿這都市人羣的腦海！試看那放蕩的夜生活，不是與魔鬼的世界越來越接近了麼？

人的生活

我們來自戰亂頻仍，多災多難的中華民國，看到社會安定，歌舞昇平的美國人民生活，眞是幌如置身夢境，從物質極度貧乏的古國，從水平線下的眼光來衡量美國人的生活，自然更覺得他們的『暴殄天物』，過於吹求。其實，這只是一個觀點的問題。這才是『人』的生活！相反地他們對於我們五億人當中起碼四億人的生活情形，才眞是不敢想像如何忍受，即連你自己，敢想嗎？

我無意拿那些百萬富翁，豪華世家的情形來向國人絃耀。這裏只就紐約大部分市民的衣食住行，稍加介紹，使我們也稍知驚惕，只有大家同心把自己的國家社會弄好！才能過人的生活！

美國立國不過一百多年，就紐約而論，今天（六月十二日）才正好是紐約市成立五十週年紀念日慶祝大典，短短的幾十年間，紐約人已經由牛車馬車進步到直昇飛機。惟其是有安定才有進步。今日的美國，可以算得上物阜民豐，由於地理環境的優厚，二次戰後，更是世界首善之區，中國自古所謂的太平盛世，在這裏可以看見了。這並不是傳說中的故事，而是存在於西半球上的美國的事實！

關於衣着，我們不必講美國人的衣服質料多

麼好。但人人都有合式的衣服穿，有得更換，而能保持得清潔整齊，却是難得！也不用講什麼名媛貴婦，朝有朝服，晚有晚服，但日常應用的浴衣、睡衣，總是不可少。居家固可隨便些，出門則總穿戴整齊。機關學校這些地方，所謂『白領階級』White Collar Class，襯衫領是那麼白淨！每天更換一新。這在學校醫院尤如此，褲脚也總是筆挺的，自然工人階級，還是穿加克隨便的多，但是保持衣領雪白這件事，對於中國的留學生都是一種威脅，因爲洗襯衣一件，要兩角美金。已是痛心的事！若以衣服齷齪不潔，更教人看不起，自己也加重自卑情緒 Inferiority Complex，也很難受。

吃的方面，美國是以提高農產品價格爲政府政策。所以一班米糧、肉類、菜蔬的價格，比起中國來，折合美金黑市，什麼都比國內還貴。如果以農產品比工業品價格，與中國則正好相反，譬如拿五磅肉可以換一個小照相機，一打鷄蛋可以換一雙玻璃絲襪或兩個臉盆來講，美國吃的東西眞貴！這是就原料生菜講，如果加入工作好，起碼又貴兩倍，一頓飯要一元多美金，無怪乎中國人在美國，除了開洗衣店就是餐館，一盤以豆芽作底的雜碎(Chop Sue)要買一元錢，實在是頂賺錢的買賣。



百老匯路上之泰晤士報廣場

吃的雖則比較貴，佔支出的大部分。味口我們雖吃不來，但內容却是眞好，離不了牛奶、鷄蛋、黃油奶酪、鷄腿牛排，還有水菓點心。以滋養而論，無一不是營養價值豐富的。所以他們一班的身體都高大强壯，肥頭大耳的居多。街上的頑童，常有身體胖得發圓的。那些中年老婦，更不少大腹隆起，胸前突出活像是半面小圓桌，簡直可以放上茶杯與茶壺。

吃得『太』多，『太』好。所以年青的女人，凡以纖細身軀爲美的，都害怕胖起來。要講究如何減少脂肪，應運而生的，收音機裏或車站廣告，到處都宜傳減瘦新法，醫學校裏，也大談其肥胖症(Obesity)的因果及治療！在他們吃得太好，太多成了病，成了大問題，另一個世界正是饑餓與匱乏。不信，且看車站上大幅的廣告，一面是饑餓瘦小的歐洲難民伸手求援，一面是宜傳減瘦新法的廣告，要把肥碩的身軀，縮成纖細苗條的美人，這是多麼强烈的對照！

因爲他們怕食脂肪，所以猪油特別便宜，一磅猪油，煉好的也只二角半，正好是一磅肉三分之一的價值，與國內肉賤油貴正相反。他們只吃排骨，連猪蹄膀都不吃，這一點正中下懷，我們在此只好少吃猪肉，買猪油炒菜或來紅燒蹄膀了。

因爲人工的貴，所以有侍者的飯館加倍貴。買東西回來自已作，便宜何止一倍？罐頭食品，如咖啡、可可之類，外面吃一毛錢一杯，買一罐來也不過二三毛錢，可以吃好幾個禮拜，糖是便宜不過的。

雖則農產品高價政策，但由於食物的充分。他們是滿不在乎，吃鷄只要胸脯大腿。吃肉不要猪皮，頭尾，剩餘東西，隨意傾倒，我們古訓有云『應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觀念，他們不會想像到。因爲農人也根本沒有『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良田千畝，機器耕種，收獲轉運，皆用汽車火車，根本沒有鄉下老農背負一袋米進城痛心自已的血汗，仍只能換得兩尺粗『洋布』的感覺！這情形如何能够相比？

至於住的方面，前面已經提到過，紐約實際上是一個人工作成的鋼鐵石頭城，房屋及馬路，完全像整塊的大石鑄在一起，這裏也不必講摩天大廈，如何高聳雲霄，我的興趣，在於說一班的房子修造陳設，都够相當標準、清潔、整齊、沙發、地毯。都是起碼的東西，至於牆壁粉刷得如何色彩調和，窗帘佈置得如何鮮豔攷究，你從一種專講『居室之美』(Beautifulness of Home)上，就可以看見他們如何研究居室的美術化。倒不必一定要怎麼富麗堂皇，但當你能於工作勞累之後，走進一所佈置得宜的屋子，安詳的家庭，是怎麼樣的一種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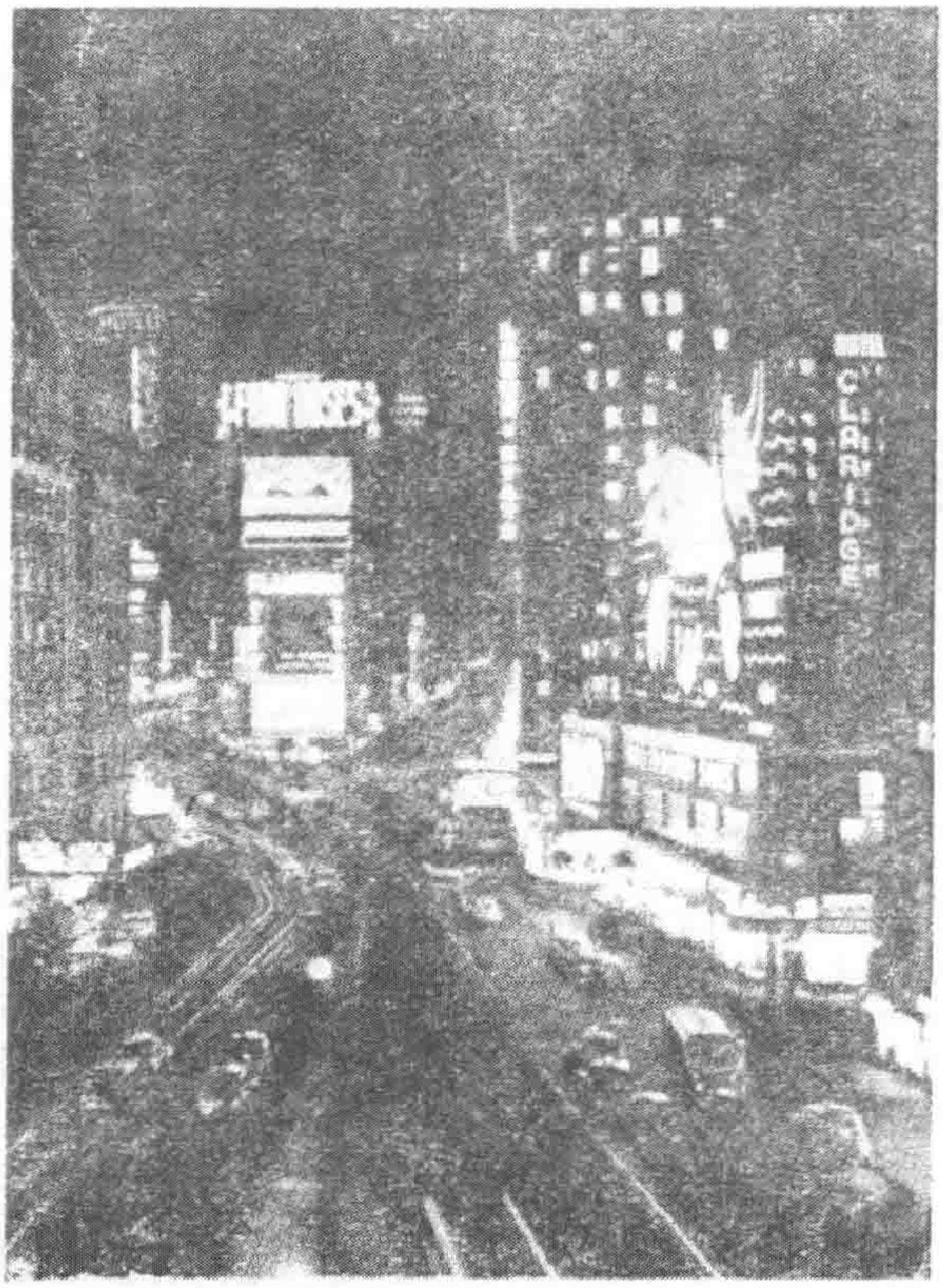
就紐約而論，水電已經方便到萬分。所以屋內空氣的調節，也已經沒有了冬夏的分別。他們的水汀，不一定冬天才燒，紐約的五月天，仍然有大燒水汀的。他們大概總保持室內溫度七十度上下。所以不論什麼時候，只要收音機報告天

氣冷些了，水汀就會開放，天氣熱了，闊人們自然早已到別莊去避暑，冷氣雖則並不普遍，但電扇是太多了。出門就是汽車或地下火車，冬夏各有暖氣或電扇調節，所以美國女人們在室內總是穿着袒胸露臂的綢衫。嚴冬大雪，出門時單衣外裹了一件皮大衣，進門就得馬上脫掉。男人們也是一樣。冬天，室內除去大衣，還是襯衫與上衣而已。我們初從國內來時冬天總仍多少喜歡穿着絨線襯衣褲，在室內無不大上其當，十分悶熱，有此經驗，所有衛生衣褲之類東西，以後就完全置諸高閣了！

房屋建築既好，公共衛生又進步，所以老鼠如何會在牆角打洞咬東西？蚊子蒼蠅，也只是講故事的材料，至於蝨子跳蚤，恐怕多少人連聽也沒有聽見過！

回頭想起我們的祖國，仍然鼠疫流行、瘧疾、斑疹傷寒到處是，這其實都是人民生活太可憐，衛生環境太差的結果，豈是頭痛醫頭可以解決問題的？記得當局還特地請了什麼美國防鼠疫的『專家』到中國去防疫，其實美國顧問老爺們未必有三頭六臂，可以去與瘟神拚命？他們把中國人民生活情形一看之後，便破口說『要防鼠疫，根本問題得改造中國舊式房屋建築！』但這個問題，又談何容易？道理本甚簡單，問題是如何作得通！可笑的總是我們就這種簡單的問題，不知想法如何去作，何必一定要請上『美國專家』要人家來『點破』我們這簡單的事實。仍然大搖其頭，有何辦法？

一談起來，就是牢騷，我們的國家殘破到這種程度，仍然自相殘殺，天災人禍，民不聊生，還講究什麼美觀舒適，中國人連活着有口飯吃就是多餘，還望想什麼物質的享受。譬如說在美國十有八九都有的冰箱，在中國就成了奢侈的奢侈！



百老匯路夜景

說到行的方面，美國的交通眞的『太』方便，中國的情形就更不能提。美國是一個汽車國家，試想每年汽車生產多少，現在一九四九的新車已經出產，有錢人們已經要更換新車，過時的車子十二分公道的賤價出賣給下等人，汽油又是兩毛多錢一介侖，所以汽車簡直成了比中國人購置一輛脚踏車還容易。汽車是頂普通也頂便宜的代步工具，所以坐火車旅行要比汽車貴三分之一到一倍。

私人汽車運工人都有一部，而公共交通，又這樣便利。運輸力這樣偉大，所以在美國國內，距離的觀念更淡薄了，加利福尼亞的水菓橘子，可以供銷全國，支加哥當日屠宰的肉類，立刻分送各地，試想紐約八百萬人的食品消耗，全是四面八方運來。全國的物價，都不過相差分毫，朝發夕至，以贏濟虛，沒有像我們四川的米吃不完，賣不出，而河南災荒沒有吃的怪現象。

現在美國闊人們已經用私人的直昇小飛機到海邊出遊或別墅消閒去了，我們還在以鷄公車推上小脚老太太由相距五十華里的鄉間，費一天的人力才能推進城的時代！固然平滬之間也有什麼空中霸王號，但與大多數人有何干係？

有舒適的生活，愉快的心情，飽滿的精神，再從事於工作，專心一致，自然事半功倍。美國人固然能够享受，確也能努力作工。五一勞動節發源於美國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今天他們是普遍地實行了。不但每天只作八小時，多少機關，都是以每週四十小時為標準。譬如說銀行、郵局、醫院及學校等主要的辦公處，禮拜六都整日放假，所以每週只有五天好做事，而普通勞工工資，都以週薪計算，即作點零碎短工，每週也總是五六十元。所以他們平時努力工作，盼望週末到，就可忘記一切，盡情狂歡。澈底休息解放之後，禮拜一再埋頭工作，永遠有週末的希望到來；一週一週過起來總是比較快的。因此美國人平日計時總是按禮拜，不像我們以月作單位。

固然美國的物價也在螺旋形的上漲，工人們更接連不斷地為增加工資而罷工。但一般的說來，就是工人也罷，他們的生活都有相當的標準，起碼他們都過着『人』的生活！至於那些百萬富翁，闊家公子，優裕豪華，極盡物質享受簡直就是人間天堂，神仙世界，離題太遠，也不必多說了。

土耳其農村觀駝戰

Tuqrul Uke 著　碧溪譯

波斯詩人莪瑪卡耶稱駱駝爲「沙漠哲學家」，這無疑是太富於詩意的說法，實際上他對待駱駝時所持的侮慢態度，恐亦像西方人對騾子一樣。駱駝實在不配稱爲「哲學家」，它的行動笨拙，智力呆鈍，而且性情反覆無常——對人類更絕無特殊的好感。要使它工作，常不得不施用推、拉、鞭、誘等種種方法；而這樣對付它，又常有極大的危險，因爲駱駝對這些事的記憶力却異常強，凡是具有傷疤的養駝人，都能向你證明這一點。

阿剌伯人遠在數百年前便用駱駝爲渡越撒哈拉大沙漠的工具。（有一點足供參考的是，阿剌伯人替駱駝起的別號有六十個之多，但却沒有一個是好的。）直到今日，它仍是從西藏經過近東的沙漠地直到非洲西岸最主要的土著交通工具。

除了用作長距離的載負及農田工作外，較瘦小敏捷的駱駝還是非洲軍隊中的一員——埃及軍隊中卽有常備的駱駝軍。除此以外，它尙有另一種職業，那便是相鬥。許多已歐化的亞洲國家都明令禁止職業性的駝鬥，因此在城市中的人民極少有機會一睹這身載高峯的鬥士們一展其野蠻的本性。當我在土耳其西部近伊茲米爾（Izmir）處担任遊歷記者時，却出乎意料地能有一次恭逢其盛。

事有巧合，那天我坐着公共汽車自伊茲米爾前往艾伐立克（Ayvalik），這裏的公共汽車營業極佳，而這一輛尤其擠得水洩不通。一個矮矮胖胖的傢伙，穿着一件裹緊在身上的外衣，竟坐在我的兩腿上；他又無法站起身來，因此祇有滿面歉意地向我陪禮，而且凑近在我耳邊低低說道：「這些駝戰——這些駝戰唯一的結果是造成許多麻煩——各種麻煩的事情！」他似乎很覺氣憤。

我不禁問道：「駱駝也會相鬥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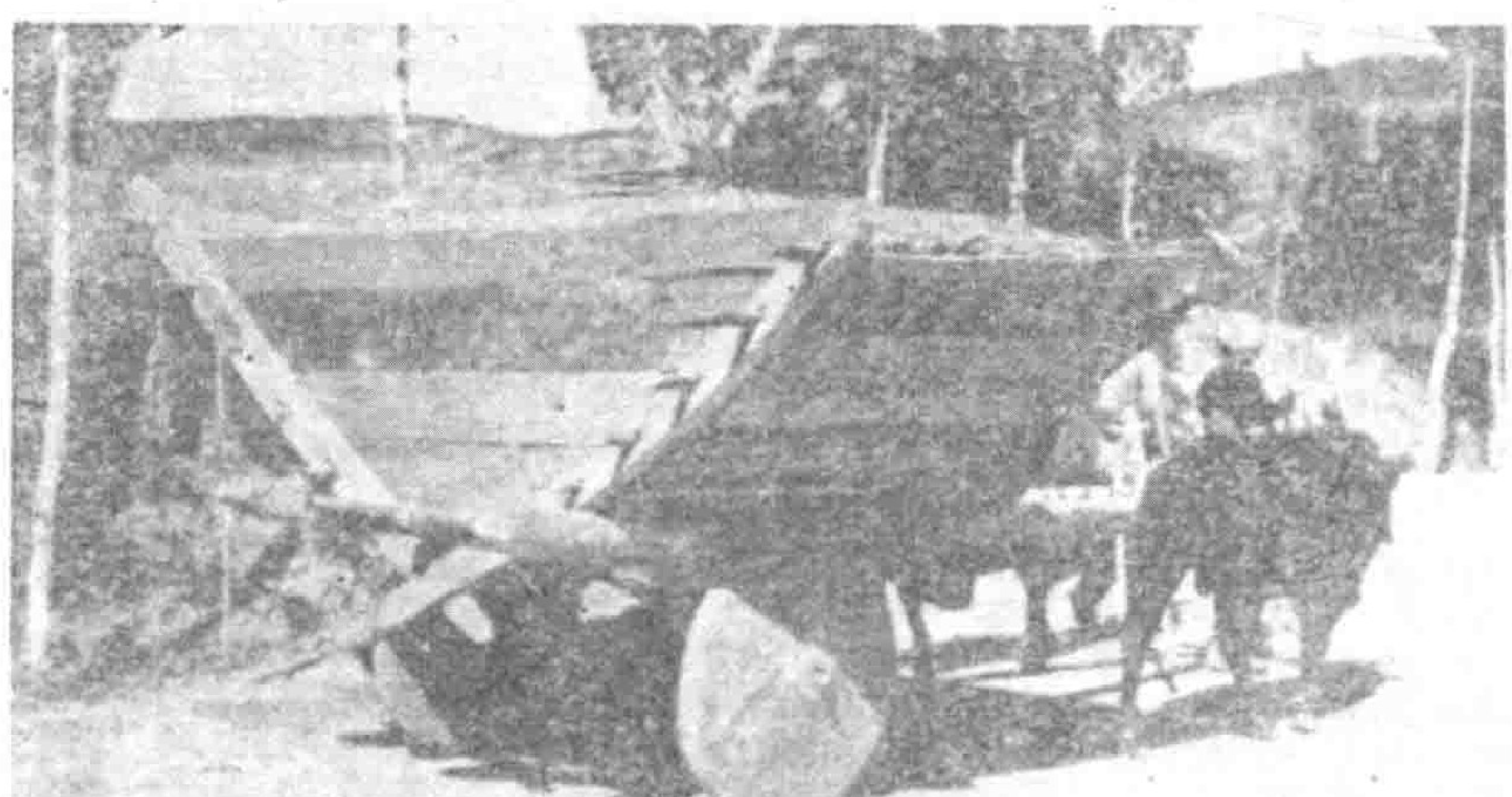
「你不知道？」他驚異地說，「你一定是個外地來的客人。」他打量了我一下，然後問：「政府中辦事的？」

我說：「不是。」

他才又繼續說：「這次的駝戰是怪精彩的！與艾伐立克隔着一個山頭的小村村長老阿里阿加從來沒有輸過，這次可有一個對手了。他每年兩次，帶着最好的駱駝與村中的人們上艾伐立克來應戰。上次他的對手是一個職業的鬥駝人，那人輸了，但是發誓說下一次一定要打敗老阿里阿加；聽說他走遍了南方各省去找一隻好駱駝，現在他一定已找到了。他與阿里阿加賭兩千里拉（土耳其幣名）呢！兩千里拉在這裏可以買一大方田了。」

「政府不是禁止鬥駱駝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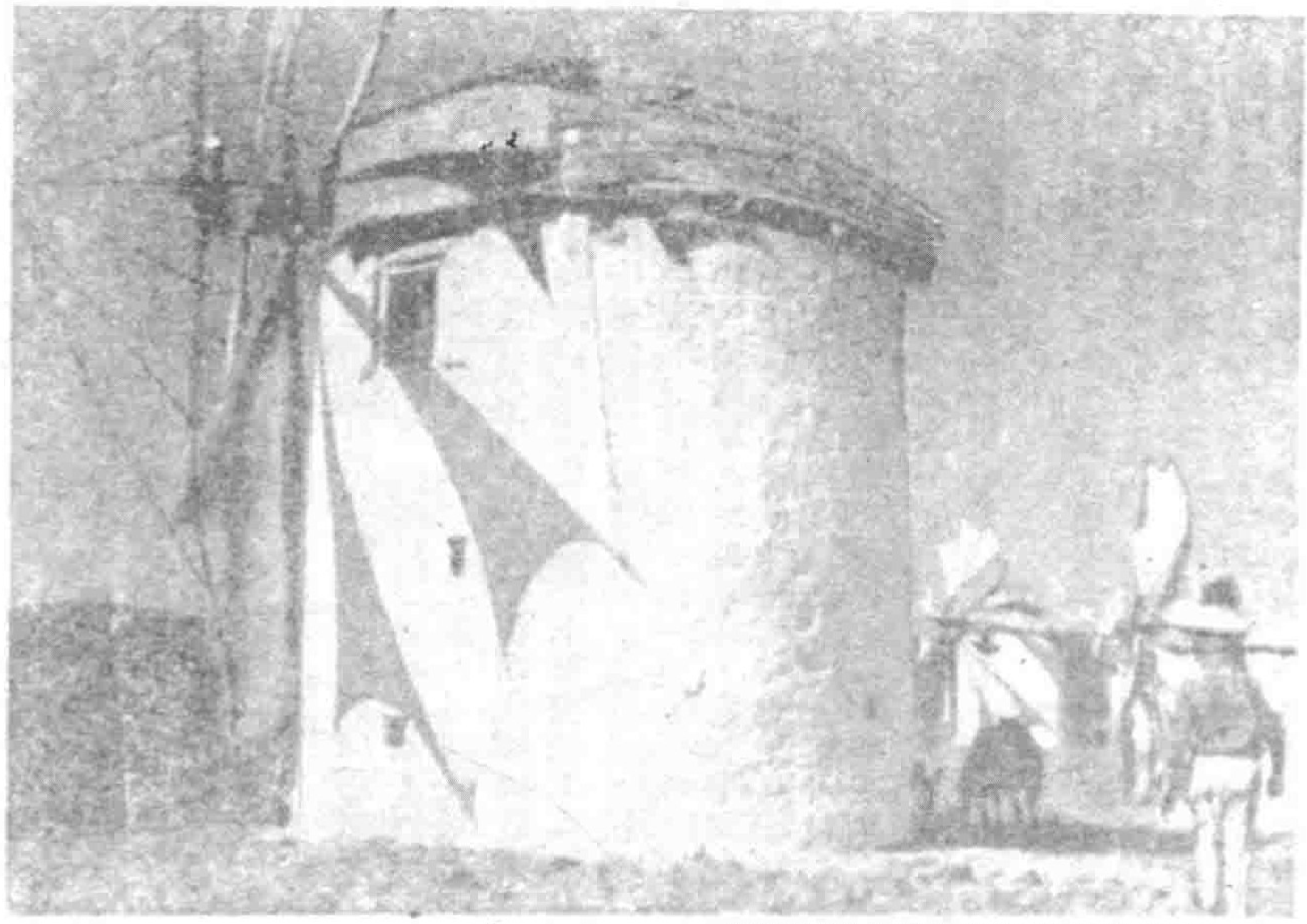
他咯咯地笑道，凑近着我的臉：「法律那能



伊茲米爾附近農村中，人民仍用木輪牛車曳物



土耳其耕種方式甚爲落後



伊茲米爾區的風車隨處可見

禁止天性！政府雖然禁止，他們仍舊祕密的做，結果政府假裝不知。這種從荷馬時便遺傳下來的事，怎會在幾個月與幾年中改掉呢？」

他不安地在我兩膝上移動着，再度申述他的歉意，「我對這種鬥爭倒並不反對，不過人們賭得太厲害了，這種賭博倒是政府應該禁止的。一個農民假使太起勁而又太老實的話，可以把家產都輸得乾淨。但是——」他搖着頭說，「看着不賭實在不容易！」

到艾伐立克下公共汽車後，他追踪前來，握住我的手道：「我——我的名字是慕大發，倘若你今天下午要去看大門的話，我極願意幫助你。」我並沒有接受他熱心的自薦，向他道謝後便穿過了古老的石子路而到達了我的目的地——艾伐立克的「時報」週報社。

艾伐立克時報的編輯阿赫曼是我的舊交，在我再三慫恿後，他終於應允與我同去觀戰。我們在下午的烈日下出發前往目的地——離城不遠的一塊平地。城內的人們已都在急急的從他們的白石房屋中出來，男女老小都穿上最新的衣服，大羣地趕往鬥場去。孩童們高興得滿街奔跑，大聲叫嘯。在人們中間且有不少穿着紅色襯衫的村民，穿過城市向那邊行去。

我們一路走着時，阿赫曼便繼續慕大發對我講述鬥駱駝的事：「駝戰每年祇有兩次，都趁那些雄駝精力充沛將要交接時舉行。在戰鬥前幾天，飼養人便將紅胡椒、香料，和用白麵粉製成的餅餵飼它，而且駱駝雖不常飲水，飼養人却有一種特釀的酒與水饑和了給它飲，使它們到鬥爭的那天完全入於瘋狂的狀態。」

說着我們漸漸行進了一個長着青草的大廣場，四周圍着簡陋的木柵，沿邊的一圈早已擠得水洩不通，後來者都爬上四面的小丘作壁上觀。四周叫賣的小販大為活躍，尤其是那賣烤羊肉條的，生意最佳。

「來吧，」阿赫曼說，「去吃一點冰淇淋。」我們叫住了一個挑着担子的冰淇淋販子，當他還在從桶中取冰淇淋時，那邊已傳來了蓬蓬的聲音。阿赫曼急急地吃下了冰淇淋帶着我跑上一個小丘，祇見在我們右邊阿里阿加的先鋒隊——一個鼓手和兩個喇叭手漸漸行近了，他們儘量大聲地吹着本地的曲子。遠遠地有一大隊人不很整齊地慢慢逼近來，這是阿里阿加村中的二百多個人民。在他們後面的是阿里阿加本人，胸前垂着白色的長鬚，穿着傳統的農家服裝——灰色的袴子與紅色的腰帶，他那自信而傲慢的神氣顯然是一個從未戰敗過的酋長模樣。

阿里阿加的駱駝就在他後面這是一隻巨大黝黑而力壯的駱駝名叫卡拉。卡拉的意思是「黑色的。」它性情極烈，嘴上套着套子，右面的前腿上有一條沉重的鐵鍊連到後腿，使它不能逸走，還有四個膂力過人的壯漢簇擁在旁管制着它，使它就範。一看便知道它已達到了瘋狂的程度。

樂聲愈來愈緊張，笛子聲更尖銳得刺人耳鼓，據農民們說，這是要使交戰的駱駝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下。阿里阿加與他的一羣行到鬥場的一端停下了，這是靠近我們的一邊。他的村民們叫旁觀者退後，以容納那瘋狂的駱駝。正在這時，從靠近城市的一邊樂聲亦起，那個挑戰者奧末與他的一羣亦緩緩前來。奧末的那隻駱駝叫做「邦納克」，意思是「小而圓的」，它較卡拉老而瘦小，腹部與頸部疤瘢斑斑，顯出它是一個久戰沙場的老將，具有極多經驗。那邊的一隊便在戰場的另一端停住，不用贅述。

我突然覺得有人在輕輕地拍我的肩頭，一看原來是慕大發。「喂，朋友，」他說，「你覺得怎樣？」

我回答說：「太鬧了，——而且熱得厲害。」

慕大發咯咯地笑着，我發覺他的外衣已經除下，襯衫的領子亦已敞開。「你下賭了沒有？哦，不賭當然是最好的事。穆罕默德說過，這是違背安拉（回教徒稱上帝為安拉）旨意的。但是飲酒不也是違背安拉的旨意嗎？可是每個人却都飲酒！所以我不妨告訴你一下，假使我是你的話，那末我一定賭邦納克，因為它是老手。」

這時一切都寂靜了，猶如一隻巨靈之掌掩住了這裏千餘人的口一樣。奧末漸漸向鬥場的中央走來，阿里阿加亦迎上前去，兩人在場中央互相

握手。阿赫曼輕輕地說：「他們在互相保證鬥爭的公正。」我當然亦希望如此。回頭再望，慕大發已不知去向了。

兩隻駱駝這時都已達到了瘋狂的境地，彼此都注意着對方，因此並不企圖攻擊牠們的飼養人。但那些飼養人仍站得相當遠，他們深知被駱駝踢着或咬着不是件開玩笑的事。這時兩邊的樂隊又再度大聲奏樂，愈來愈響，而在樂聲中悠閒地走來了一隻雌駝，由一個撫養者牽着繞場一圈，當那雌駝行近那兩隻雄駝時，牠們都狂烈地想掙脫束縛向雌駝衝去。最後牠被帶到一個籬笆後面站着，但與外面能互相見到。雌駝的到臨使兩隻雄駝達到不能控制的狀態，這時樂聲漸息，而飼駝者便斫斷了縛着牠們的繩子。

兩隻駱駝都向那籬笆後面的雌駝衝去，它們終於在那裏相遇了。四隻血紅色的突出的眼睛互相窺伺着八隻脚前後蹦躍着作打量。卡拉終於先發動，牠張開口直向對方的喉部咬去。邦納克閃避過了，牠跳躍着企圖逗引那一心注意於雌駝的卡拉。但卡拉却漸漸向鬥場的中央行去，一會兒後它又狂奔前來，直向邦納克追去，頃刻間兩者極猛烈的相撞而發出一聲響亮刺耳的巨聲，聽來一定是肋骨折斷所造成的。接着它們又第二次互相撞擊，祇是這一次不像第一次那樣的立刻分開了，當他們略爲分開時，祇見邦納克的牙齒深深地咬在卡拉碩長的頸上。



土耳其烟草工廠中的女工

城中來的觀衆們與村中的人們在旁不斷地狂叫、歡呼，或咒駡。那些年青的農家女孩們使勁地拉着她們寶貴的項圈，似乎這是縛着她們的鍊子。有些農夫們則略不經意地從紅色的腰帶中掏出煙草來製捲煙，而我又見到了慕大發。

「你看，邦納克要贏了吧，它是很會用計謀的。我很熟悉奧末那人，他說他已把全部力量都花在這隻駱駝身上了。他還說邦納克在十五分鐘內便能把卡拉打敗。」他向四周望望，然後搖頭嘆息道：「今天一定有不少人要輸錢了，他們老以爲阿里阿加不會鬥輸的呢！——你還不想下賭？」他從褲袋中掏出些錢來，「有幾個伊玆米爾來的人把賭注交給了我，假使你要我幫你下賭的話，我保險你一定會贏！」

雖然那位謹愼的阿赫曼在旁勸止，我却仍拿出了十個土耳其里拉賭邦納克贏。

這時籬笆後面的那隻雌駝發着驚心動魄的叫聲，使兩隻爭鬥着的雄駝更形亡命。邦納克再度向卡拉的頸項中突擊，將它的牙齒深深印入卡拉的頸中，鮮紅的血殷殷地流了出來。卡拉露着驚異的神情用力向後退避，但邦納克仍緊緊咬住不放。在牠一邊的人們——這時連我也在內——熱烈地嘶喊着。阿里阿加那一邊的人都靜靜地望着，不出一聲。正在這時，祇見卡拉使盡全力地扭轉起來，使邦納克不得不放開了牠所咬的處所，一經放鬆，卡拉便一溜煙地奔向鬥場的另一邊去，遠遠地離開邦納克。

我問阿赫曼道：「這算什麼，它認輸了嗎？」阿赫曼尚未來得及回答，卡拉已給我答案了。牠突然極端兇狠地轉向邦納克，阿赫曼握住了我的手臂說：「邦納克雖然勝，但是不應該放鬆的，現在是力的鬥爭了，看啊！」

「哎，我賭邦納克的啊！」

「沒有辦法啊！」

這時卡拉窺伺着邦納克，一步一步地逼着牠走向木柵的一邊去，接着牠衝擊上去，邦納克努力地扭轉着，但是卡拉也跟着扭轉，而牠那强力的牙齒即刺入了邦納克尚未遭受攻擊的喉部。邦納克血流如注的喉部發出了一聲奇異的慘叫，使全場的觀衆毛骨悚然，鴉雀無聲，牠的兩眼外突，幾乎要突出眼眶來；但卡拉絕不放鬆，它的前腿儘量踏着邦納克，想把它推倒。牠們倆喉部所發出的痛苦的呻吟聲可清晰地聽到。但見邦納克的前腿漸漸地向下彎去，直到兩膝及地。

當邦納克倒在地上時，阿里阿加村落中的人們發出巨大的歡呼聲。老阿里阿加本人則靜靜地站着，臉上露着得意的微笑。卡拉仍舊將它的牙齒咬在邦納克頸上，直到牠的兩隻前腿都踏在邦納克肩上時才放鬆，然後牠昂首高呼勝利，而泰然地向那雌駝行去。

我見到了慕大發，叫住了他訴苦說：「我們運氣眞不行！」但是他却滿臉笑容，把手整着領帶，扣起了他外衣的鈕子：「你是說你沒有運氣吧，朋友？我的運氣很好呢！這是我的生意啊，今天我賺了一千里拉呢！」

「你怎麼說？」

他咯咯地笑着，使我看着更加氣惱：「我早知道邦納克了，它以前的確是很好的門士，可惜現在太老了，祇有認輸！可憐那些鄉下人太老實了——還有些城裏人呢！」

我怒火中燒，不能自制，幸而阿赫曼上前來擋住了我，而慕大發却得意地揚着手溜之大吉了。

遠遠的在那門場上，那流着血的戰勝者正在對那雌駝爲所欲爲，阿里阿加則驕傲地站在一旁，察看着它的傷口。我沒有再看見奧末，而邦納克也不見了。觀戰者正漸漸散去：精明的人們可以快樂一個星期，老實些的恐怕要苦上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但無論如何，他們今晚都會狂歡一下慶祝這盛會。

當我們回到艾伐立克的大街而轉彎時，竟又見到了慕大發，祇是這一次他却並沒有滿臉笑容，在他兩旁的是兩個警察。他看見我們後停了一停，向我叫道：「下一次再能見到你嗎？下一次一定告訴你眞話了，老朋友不能再給你上第二次當的！」那兩個警察向我們點了點頭，不待他再說，便又推着他向前了。他聳聳肩道：「有人說今年冬天很冷呢！」

我與阿赫曼面面相覷，他嘲笑着說：「十個里拉賺得着實有道理！」





六〇—一七六

豪華絕世的海上行宮

伊麗莎伯皇后號

沁 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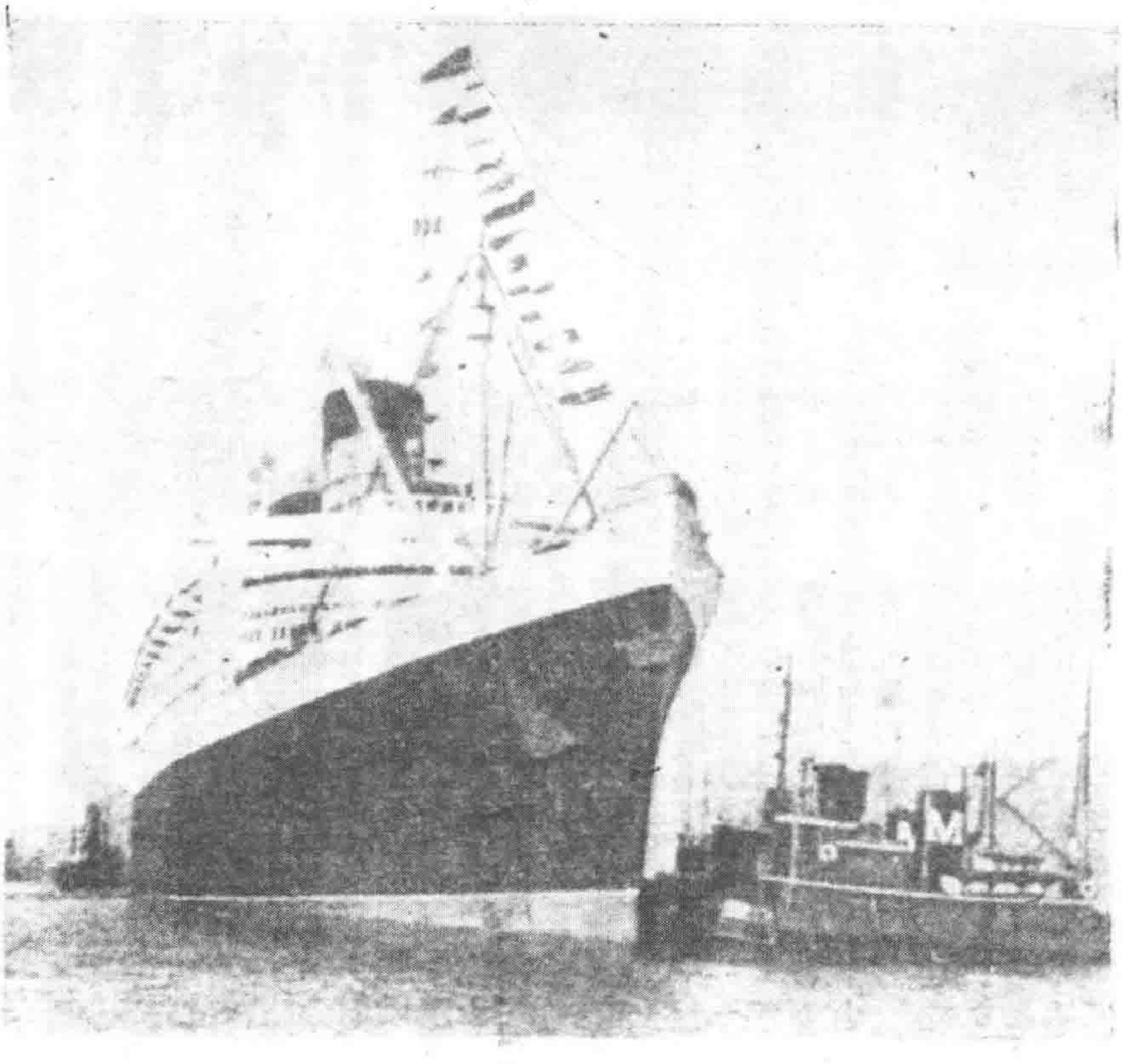
船隻之能够配得上稱爲「海上行宮」者，恐怕捨「伊麗莎伯皇后」號莫屬了。她與姊妹船「曼麗皇后」號同屬於英國的柯那特白星公司，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便由英后伊麗莎伯行擲瓶命名禮，但是經過了十年和一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她的商業航運，而得到了豐盛的報酬。一部份人以爲在目前的世界情形下，巨型的郵船不能賺錢，但她在戰後的第一年航運中，便打破了這個錯誤的觀念。去年一年中她使白星公司獲純利五百萬美元，是航行大西洋的郵船中最能掙錢的一艘，亦是今日英國最能賺取金元的來源。她每隔兩星期在大西洋上來回一次，其航期絕對準確；每次來回的收入達一百三十萬美金，其中有一半便是英國今日需要最殷切的美元。

知名的人物爭先預定她的艙位，每一次航程中幾乎都有好萊塢的明星在內。據說乘客中最受歡迎的是美國的低音歌王平克勞斯貝，和聞名全球的羅斯福夫人。前者曾一展他的歌喉以娛佳賓，後者則曾訪問過船上的每一角落。不久前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也曾爲船上的貴賓，船主爲表示歡迎起見，特請他掌舵數分鐘，據說結果使那艘巨船的航程傾斜了兩度——向左！

一連串的「最」字

伊麗莎伯皇后號上的一切，除了種種好的形容詞外，還可加上一連串的「最」字。這個海上第一巨擘，是人類所造的最大船隻（總噸位達八萬三千六百七十三噸），是人類用機器所推動的最大重量，其長度亦當得起「最」字（一千零三十一呎）。在全船的十四個甲板上，可以步行二十二哩！當初安置龍骨時，原定與她的姊妹船曼麗皇后號同樣大小，但是在建造的過程中，因爲各方面皆有長足的改進，因此造成後較曼麗皇后號長出十一呎，增重二千四百噸。船上有四隻燃油的蒸汽鍋輪，推動四個每隻重三十二噸的暗輪，但是其構造如此精密巧妙，因此祇須一指之勞，便能使它們轉動自如。船後的舵是重達一百四十噸的大怪物，但是領她進港的引港人，都認爲她像小舟一樣地容易處置。船上的六百五十隻大大小小的發動機和三萬盞電燈，都由四隻蒸汽發電機供給電流，其電力足供一個具有十三萬居民的城市之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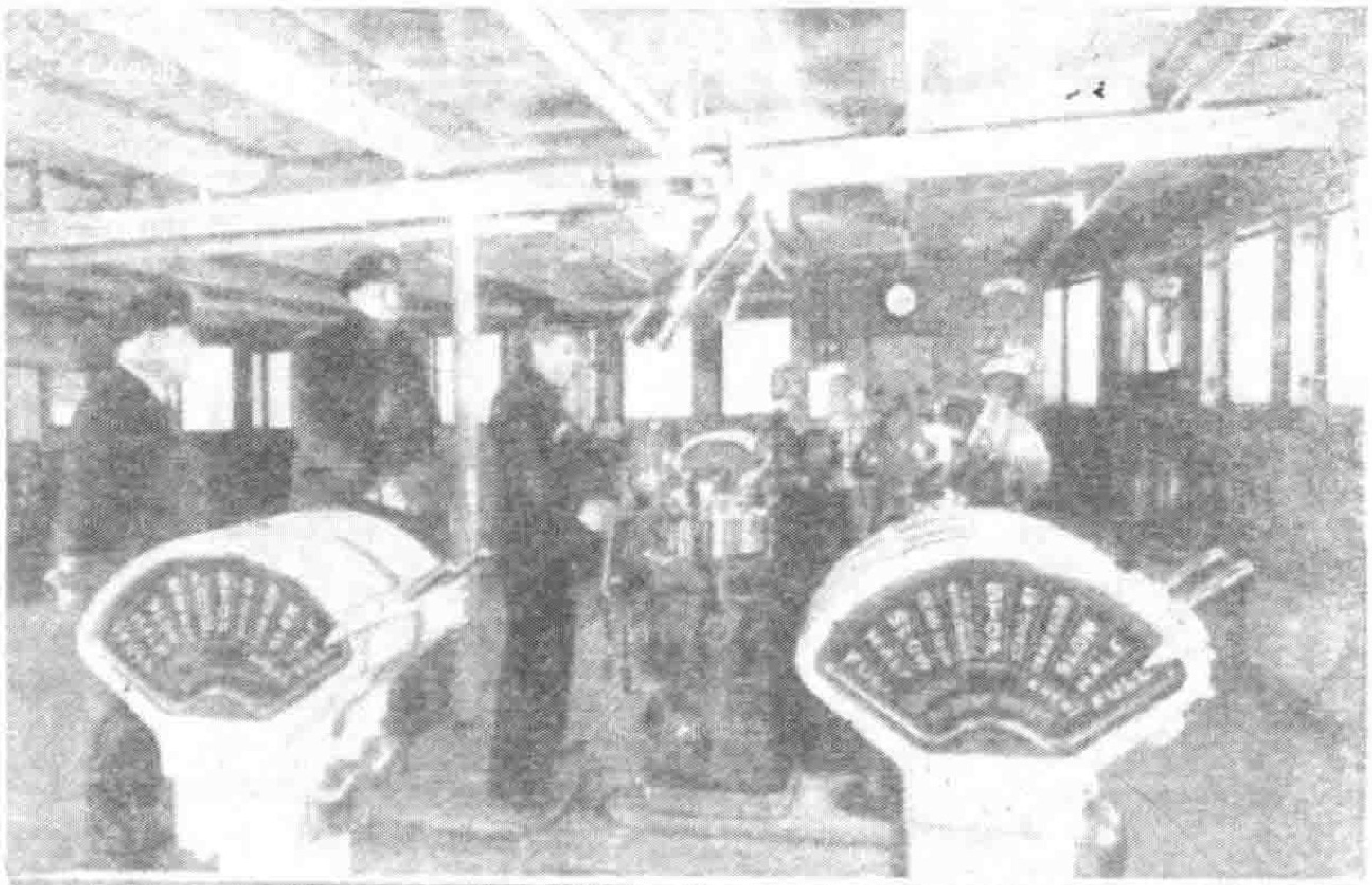
有些水手們說，伊麗莎伯皇后號即使在最平靜的海面上航行，也會顛簸不定。該船船長福特氏承認她確有顛動的情形，但是他說：「若按照船隻的大小比例而言，海洋對於她的影



碩大無朋的伊麗莎伯皇后號的正面觀

六〇一一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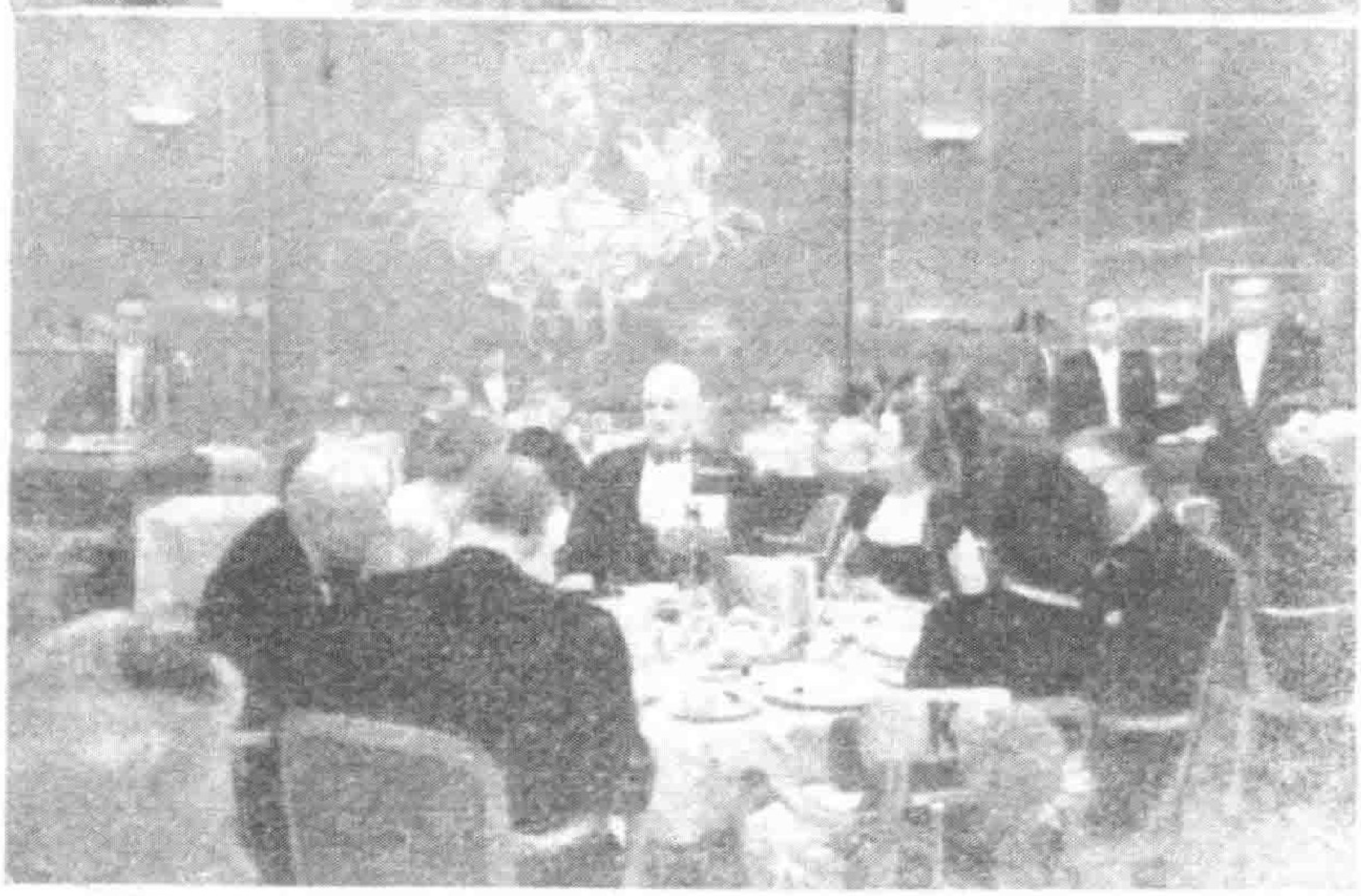
響仍較任何船隻爲小。」同時一般人不知道的一點，便是她航行的高速率。即使在最惡劣的氣候下，她亦維持每小時二十八至三十浬的速率，（航行中美間的克利扶蘭總統號，其最高速率祇有每小時二十一浬）極少有減低速率的時候，因爲唯有如此，才能維持四天半橫渡大西洋的航程。



福特船長在駕駛室中

安全絕對保證

船上的安全設備眞可說是「萬無一失」。她裝有三套雷達儀器，無線電方向指示器，及自動維持航程器。自船底直到吃水線處，有船殼兩層，即使這兩層都被水底的物件所洞穿，其所受的損傷仍祇是局部的。因爲全船有一百四十個絕不透水的閘門，使損害不致蔓延及其他部份，這些閘門的管制樞紐便在舵橋上，祇消一撳機紐便成。防火設備中，有防火門簾和防火門，可使上面各層甲板與甲板下完全隔絕。旅客艙中則用耐火油漆，且有自動滅火的設備。防火中心站更有自動探烟器的管子，從全船各處吸取空氣來檢查，一旦發現有某一地點冒烟，便立即發出警告。船上鍋爐中所發出的煙燼，則每小時用水六百噸加以沖洗，濾清其中的煤煙小屑，不致沾汚乘客的衣着。即船上的汽笛亦使用科學方法遮住，聲音極低，在十哩外亦能清晰聽到，但在甲板以下却簡直不易聽見。



知名之士可得船長邀請一同進餐

設備豪華高貴

安全設備既如此，讓我們再看一下其豪華的程度如何。船上的一切裝置，可說已集英國名產之大成——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戰前置就的。歐菲爾特的特種鋼及不銹鋼刀，蘇格蘭的蔴紗，斯且福郡的瓷器及玻璃器皿，……，船上的客艙和三十五個大廳裏都用染色或天然色的眞皮爲裝飾，綢糊的牆壁，加上各種極稀有的名貴木料如澳洲的銀橡樹等等。頭等艙中有空氣調節設備，浴室中除清水外且具有鹽水，還有無線電話可與世界上各大都市作千里外的通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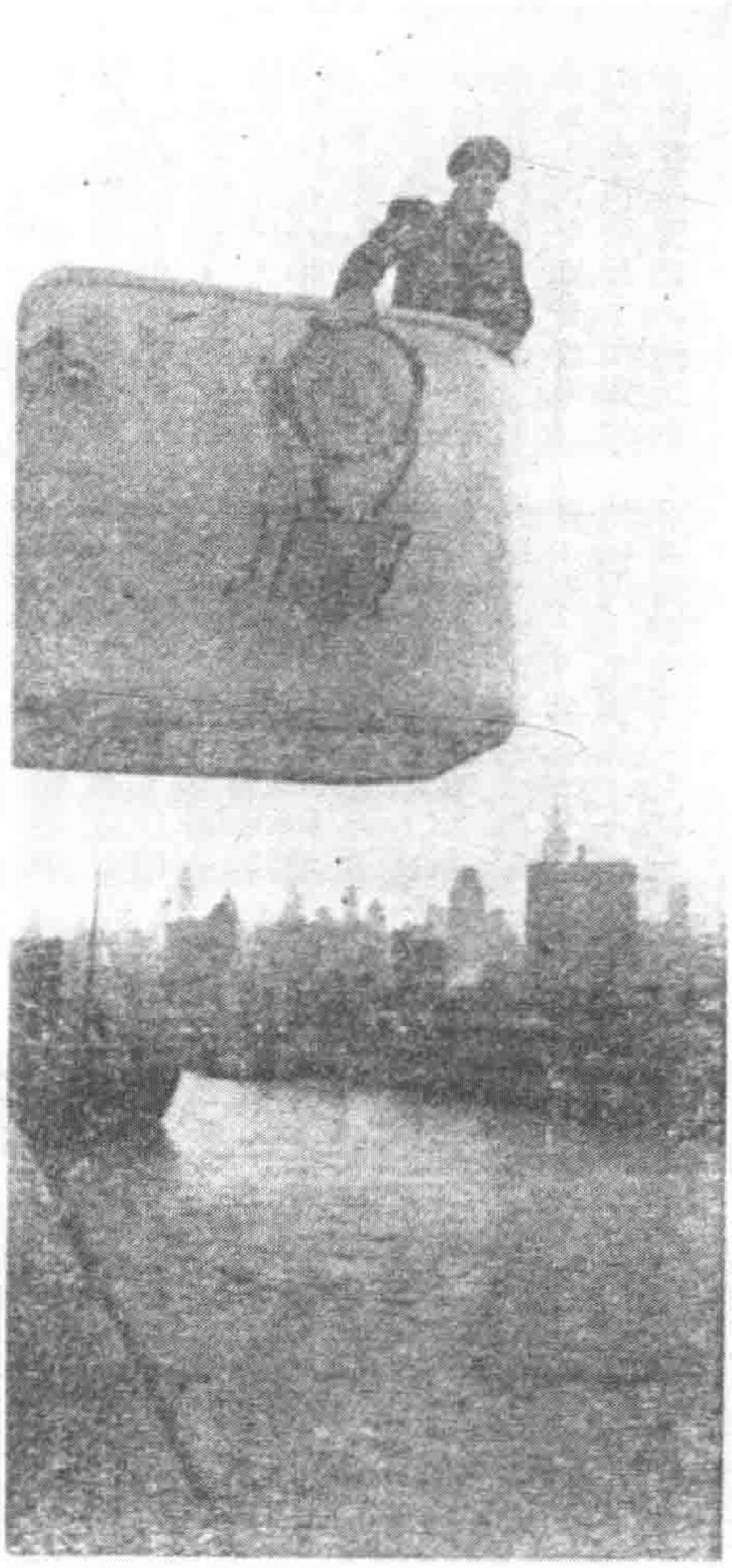
船上有電影院兩所，及三個遊戲室，兩個游泳池，三個健身房，一個軟球場，和十二個酒吧。此外尙有土耳其浴室和狗舍。圖書館有三個，藏書達四千部，包括十四種不同語言的書籍。還有六個商店，三家銀行，以及不少美容院和理髮室，不在話下。

醫藥設備方面有手術室，普通醫院，隔離病院，由內外科醫生各一位和九位男女護士主持。船上每天要準備一萬客飯菜，所用的一切食品除新鮮牛奶和鮮魚在英美兩地每次採購外，其餘都在紐約一次辦足，以免消耗英國寶貴的糧食。船上的食具損失頗大，平均橫渡一次要重行添置百分之五十至九十的瓷器和玻璃器皿。某一次來回中，五千六百隻咖啡杯祇剩下了一千八百隻！

伊麗莎伯皇后號上的洗衣問題亦是件驚人的大事。每渡大西洋一次所需的被單達一萬張，食巾三萬條，毛巾七萬條，及各種零星的廚房用布無算，因此特地辦有三套，有兩套可以分放在紐約和英國的套

斯安浦登洗，一套則在途中使用。

船上服務的週到亦無微不至。船長在主持航行之餘，還常親自檢查船上的食具，廚房，一絲不苟。雖然船上完全使用現代化的一切機械，但司燈者仍備着一套緊急時需用的油燈，每星期至少須試點三小時以確知其時時能應付萬一。船上的水手們仍按一向的傳統，在夜間用「聖石」揩擦甲板。


船長福特氏在巨大的飛橋上靜觀其主管的伊麗莎伯皇后號駛出紐約港

大戰中出過力

在伊麗莎伯皇后號的歷史中，還有頗值得紀念的不少軼事。她在第二次大戰爆發時，尚在英國裝配一切，因為戰爭發生，所以在處女航之前便改成了運兵船，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時，她未經任何試航便偷偷地駛出了克萊德船塢，突出重重包圍的潛艇線，橫越大西洋而到達紐約。十一月時再駛往新加坡加以改裝，自翌年四月起，便不斷參加戰爭扭任運兵的工作，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時為止。她平時可搭乘客二千三百十四人，但經過戰時的改裝，竟能每次運兵一萬五千六百名，這種每次一師的巨大運輸能力，對於作戰上有極大的貢獻。

有些美國GI在戰時乘坐此輪時，竟認為她是美國的船舶。某一天，船長皮瑟爵士（前任船長）聽見一個兵士向另一個同伴說：「英國一定很想造這樣一艘大船呢！」船長聽見後，立即命令將該船歷史張貼在全船各佈告版上以正視聽。

伊麗莎伯皇后號和曼麗皇后號兩艘巨舟在戰時航行時，極少有護航船護送，全仗她們每小時三十浬的高速率和活動能力來閃避潛艇。當時希特勒會出二十萬美元和最高榮譽章作賞格，徵求有任何潛艇能擊沉二艘中的任何一艘，但根據德國海軍部的文件看來，祇有一艘潛艇曾在潛望鏡中見到伊麗莎伯號，而又因為魚雷用罄，不能攻擊！

生過一個女孩

在一九四**六年**三月解除動員令後，她回到克萊德船塢去恢復其本來面目，共花費五百萬美元。今日船上唯一的戰時遺跡，是甲板旁的欄杆上刻着的GI大名！伊麗莎伯皇后號雖然碩大無朋，但到一九四七年年底為止，船上祇產過一個女孩，她的名字當然便叫伊麗莎伯。而在去年七月前，且保持從無乘客死亡的紀錄，但是，在去年七月時，有一位年長的旅客，在船離紐約。不久便倒地而死，打破了這個紀錄。英國現在的法律，不允許人們在上海行婚禮，但即使允許，福特船長亦不願意證婚。他微笑着說：「航行緩慢時，在海上結婚或者需要，但是在特快的郵船上，多等這幾天總還來得及。」

伊麗莎伯皇后號不僅是空前的豪華大郵船，可能也是絕後的一艘。因為今日希望以平民化的價格旅行的人，遠較貴族化的客人為多。一般造船專家們都認為明日的船隻將略犧牲其外觀以供低價旅行之需。但是這種趨勢並不使伊麗莎伯皇后號的所有人憂慮，因為按照估計，在戰時擱置未能成行的旅客有一百萬人。一位白星公司的職員最近說：「空中旅行祇能處理九牛中之一毛。」

豪華絕倫的伊麗莎伯皇后號，加上其姊妹船曼麗皇后號，以及刷新過的摩立丹尼亞號尚未完工的卡羅尼亞號，使英國能輕易地在今後多年中掌握大西洋航業的牛耳。



旅行談薈

滋孟

·難民對於美國的印象·

歐洲戰事發生後，為納粹所壓迫的難民，尤其是猶太人等，紛紛避難新大陸，視美國為世外桃源。作家茅理斯．台維氏所著「在美難民」一書中，曾把這些避難者對於現代美國的印象，加以很細緻的分析和介紹。

他在美國四十三州六百三十八社團中，向避難美洲的各國人士，徵詢過一千一百起問題，那問題的重心，便是：「你對於美國怎樣想法？」所有的答案，正確的果然不少，可是歪曲的卻佔了大多數，可見以耳代目，即在交通發達，人與人晉接頻繁的今日，猶且難免哩。

這班難民在沒有到美國之前，他們對於美國的概念，綜合他們的答案看起來，不出下列諸點：在美國晉樂和美術不會很發達；美國只不過是做買賣和急迫生活的所在；高度的機械化和奇異的種種發明，像「削好了皮的洋山芋可以直送到你的門口」等；大家非常的富有，一心只為了金錢；大城市由流氓和地痞統治；郊外和小城鎮很少，僅有摩天樓接踵的大都市；老百姓能享受無限制的自由。

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德國工程師道：「我並不慚愧的說，我對於美國的觀念，一向是歪曲而非常可笑的。……在我看起來，美國粗魯的個人主義，已登峯造極，除了金元之外，什麼安全哩保障哩概不關心。我這種思想，真是全無是處！當我在紐約地道中，看見吐痰罰洋五百元，或監禁半年，或兩者並科的告示時，我真以為我的眼睛也許看錯了麼。又當我看見了博物院、圖書館，（都在夜間開放！）我聽到了無線電廣播的高尚音樂時，我也不勝其汗慚了。……我對於美國人士的豁達大度，和富於建設性，實至欽羨。」

難民們剛到美國，一看見那些繁榮景象，不禁有些迷惑。尤其在紐約等大城市裏，僅僅是雜貨店的櫥窗裏所陳列着的各種東西，已夠他們的奇怪了。他們坦白地說：「……我們真不能相信，我們竟能看見真的肉，真的蛋，和罐頭裝的蔬菜水菓，以及牛乳麵包等。」

一個奧籍的售貨員和他的妻子，對於冰淇淋有特別嗜好。他們說：「我們只能化五分錢的鎳幣買一捲冰淇淋，所以只好在公園中輪流着合吃。當我們交替拿起來吃的時候，非常忸怩，恐怕給旁人看見呢。」

德籍難民在本國受盡納粹黨秘密警察的監視，遭盡磨折。他們一踐上了美洲的土地，所最感覺愉快的，當然就是自由和安全二者了。當有人問他們：「你們覺得美國人生活情狀中，最滿意的一點是什麼？」一個德籍難民回答說：「要是有人在這裏敲你的大門，你可以不用擔心，那是洗衣人而不是秘密警察哩」。

美國人一律平等，階級觀念極淺，這一點在難民們也是難以置信的。在歐洲職員們見了經理，就得脫帽致敬。在德國，你只要聽人家的談話，就可以明白是雇主對傭員，還是傭員對傭人說話。在美國情形便不同了，看見人對董事長說話的情狀，一如董事的對看門人相仿，不分上下尊卑。

難民們眼中的美國人，最顯著的特質，為寬大仁厚，富於友誼和肯幫助人。然而他們對於美國人的率直，又有些迷惑。譬如美國人說：「你一定要來看我們的」，此後他也就不寫請帖了。一位德國女基督徒曾說道：「美國人和藹可親，但也有時候對他們難以了解。他們邀請你到他們家裏去，當你到達之後，他們對你說：「啊，我真高興你能光降，下次務請再來。」你也不明白他們的意向所在，要是他們的本意並不如他們嘴裏所講的，那末叫我們外國人真無從捉摸了。

美國人的着重物質，生活不能根牢固實，以及宗教觀念，和只重金錢，不講門第等等，難民們見仁見智，見解各有不同。

·揭發箱籠秘密的專家·

箱籠物件雖然都是很普通的東西，尤其像旅客們的行李等，但是一旦遺失了鑰匙，或緊要時要把它開啓，以及懷疑着有秘密的東西或寶藏隱秘着時，就得非請敎於專家不可了。

單就找尋箱籠中的秘密寶藏而言，紐約有一個專門「開箱倒篋」的人，名叫法蘭克．史格萊特，他會在可疑的衣箱匣篋之中，偵查出許多的金錢股票，珠寶首飾，以及重要的文件等，所值在一百萬元美金之上。

史格萊特有一種特殊的技能，對任何製作的行李衣箱的鎖，無論是用鑰匙或是用秘密聯鎖的，他能在一分半鐘的時間，把它開啓。因之他常為幾家大旅館所召，為客人們在緊要時間中把鑰匙遺失了時，解決開箱啓篋的問題。

去年八月中，紐約一家公寓旅館中，一位七十歲的老婦人去世了，她的遺族很懷疑她有一筆財產隱藏着，兩個月之中，他們在凌亂的兩個房間中，到處搜索找尋，結果是一些線索也沒有，於是不得不請敎史格萊特了。他只費了五分鐘的時間，發現一只衣櫥的秘密抽屜，裏面藏着五十萬美金的現欵。

又在若干年前，一個老婦人的後代，要把一只婦女用的舊式旅行大箱篋出售，史格萊特應召前往；可是這位老婦的後人，力言這箱篋中藏有珠寶首飾，可是沒有方法找尋。史氏就

六〇一一八〇

在他們面前，把箱篋的蓋揭開來，在鏡子後面的隔板裏發現了秘密藏着的珍珠和鑽石，却是罕見的珍奇。史格雷特不化一文錢，他們便把那舊箱篋奉送給了他。

無論任何傢俱中的秘密抽屜，或古老屋子裏所造着的隱秘壁櫥，一經史格雷特的探索，沒有不水落石出的。不久之前，有一位高齡八十歲的後裔，記得他們的上代曾有和華盛頓往來的書信，可是不知道被藏在什麼地方。他們一再在家中搜尋，杳無所得。最後只得請教了史格雷特。

這位「開篋大家」不慌不忙，朝牆壁上仔細端詳，看到了當時的華盛頓肖像，心裏怦然一動。他把那鏡框從鈎子上卸了下來，墊放在框子和畫布夾層裏的名貴函牘，終被他找了出來。收藏家一估價，却值到二萬五千美金哩。

這次大戰期中，史格雷特還做了一件和「間諜網」不無瓜葛的工作。據他自己說道：「我會接受一家銀行的急召，那家銀行擁有派克路某大旅館，我們駐某中立國家的大使就住在這旅館裏。有人——明顯的爲間諜——不但搜掠了大使的房間，並且闖入旅館的地窟裏，把裏面一百五十多件行李箱篋都打開了。東西雖沒有缺少，可是銀行方面不要叫旅客們得知這件事」。

史格雷特說這是一種吃力的工作，因爲有幾件行李箱篋上，裝配有最堅緻的旋軸式鉅鎖，修復非易。史氏和他的助手，一起工作了十來天把所有損壞的鎖一一補好，並且加以修飾，一式照舊，連物主都看不出一些破綻。他們沒有一個人向旅館方面提出交涉。史格雷特的修補技術，眞是神乎其技了。

．「明日」的美國鐵路．

美國鐵道事業，在戰後已有若干顯著的革新。不過在航空和公共汽車競爭激烈的今日，火車似乎對時代有些落伍了。鐵路當局爲顧到客運和貨運的前途發展以期挽回令名計，於是殫精竭力，肆全力於今後的鐵道改進。據美國鐵道管理權威之一，楊．洛勃脫氏所著「不久的將來的鐵道」一文中，會提及「明日」美國鐵道的革新諸點大要如下：

先從一個「意欲搭乘火車」的客人說起來，第一步他當然要買火車票或訂座位。通常最麻煩的是排隊買票，或在人叢中擠軋。爲避免這種麻煩起見，鐵道公司方面應該有一個「集中定座」的組織，好像票據交換所一樣，把各方面的需要集中在一起，使旅客們在舉起電話聽筒的片刻間，就能獲得正確的答復，解決他種種問題。同時在旅客們探詢車座的當兒，他還可以預定旅館房間，不另收費。

旅客們打好電話定得車座，在他還沒有赴車站之前，鐵路方面已經派人來搬運在車子上不用動的大件行李，等到他一抵目的地，便原件奉交，省力省時。關於車票的付欵，可以不必叨現，竟可記賬到月底，彙總清付。

將來的火車站建築也必須加以改良，屋宇寬暢，光線明亮，設備完全，姑不具論，它的地點須適中而不偏僻，不在熱鬧區，而在交通車輛容易抵達之處，汽車的停車場尤其應該講究。站裏的男女人員均彬彬有禮，動作敏捷，賓至如歸。乘客們一到車站，可以直步月台按着所訂的車座登車，決無在門口擠軋的現象。

講到火車本身，當然是取最新穎的型式，雖然在份量方面，只合着目下輕型火車每一乘客的載重四分之一，可是其安全和牢固，較之目下的火車超越多多。總括來講：造車的原料十分堅緻而份量很輕，車身離鐵軌近，行駛穩妥；車身寬闊，乘客舒適；尤其臥室寬廣，座位空暢，種種優點，不一而足。

速率雖然加强，而行車平穩，却成一個正比例。目下美國火車平均每小時速率爲九十英里，而將來則可達一百五十英里，安全上毫無問題。結果行車時間可以大爲減削，譬如從支加哥到紐約爲十六小時，今後只要十二小時已足；從紐約到米阿美爲二十六小時，只要十八小時而巳。紐約到洛杉磯，可從五十六小時縮短至四十三小時。火車的引擎將從燃油改爲燃煤，不但重量可以減輕，而且可以省下汕來，留作別用。

有一件雖然像小問題的侍役「犒賞」，在目下比較前進的各大鐵道業巳取消，今後此制勢必完全劃除，所有車上侍役一律給以相當工資，不再依靠小賬爲生了。

每一車座上都裝有無線電收音機，乘客們可以隨時收聽，而不妨害別人。車上圖書室中備有各種日報，雜誌和書籍。孩子們又有一個特設的兒童遊戲室，由一個有經驗的看護士主管。膳車的設備，食料的精緻，更不用說。即就坐座和設備而論，竟可媲美第一流大餐館。

從前爲火車客運所不甚注意的遊覽旅行，今後將加意經營，關於一切遊程、費用、導遊等等，均由鐵道公司方面詳爲指示。所以將來的「遊覽車」竟可說是一種旅行中的活動旅館，經常往來於各國家公園，和各地名勝之區。

每一勝景地區的遊覽日程，費用計算，無不事前詳爲計擬，分門別類，由客人自由選擇，總以適合於一般人的經濟情狀，和空間時間爲唯一前提。

美國人生性好動，聽到遊覽娛樂，無不眉飛色舞，鐵道公司方面果能一一爲旅客們打算，使他們以最經濟的金錢和時間，獲得比較舒適的旅行，將來男男女女趣之若鶩，自在意中。何況我們看過去的情形，火車旅行雖然在各種設備上尚不能盡如人意，而顧客們究屬歡喜鐵路旅行的多，每年還不是以千百萬計。因之今後如果眞能達到理想中的遊覽車設備的話，怕不會更能利市百倍！

長篇小說

一路福星

恨水

（八）

第十五章　快人快語

由重慶到貴陽的這一節旅程，旅客是全數的辛苦疲勞了。現在到了貴陽，住的很好，吃的也很好，大家也都願意找些娛樂，輕鬆一下。歸效光却是和別人相反，一切反而感到緊張，時時跟在黎小姐後面，心裏總想着要用一句什麼話向她作進一步的表示。可是說到口裏總忍回去了，怕是得着不良的反響。然而每次試探她的口氣，又不十分順利。也不見得完全碰釘子，頗是難於捉摸。自己也就自解着她的話說得不是錯的，彷彿彼此的友誼，進展得是太快了。就算和復員的旅程相比擬罷。現在還只到貴陽，歸程也不過四分之一，愛程的進展，可是太多了。反正也不能在路上訂婚，又何必過於躁進。這樣解釋着，他又退縮了。這時黎小姐說句你這個老實人也學壞了，分明承認原來是個老實人。這就默然的跟隨了她走，陪着在一家廣東館子裏吃過飯，又陪着她在街上買些零碎東西，但他始終是規規矩矩跟着，沒有說什麼俏皮話。不知不覺的又到了大什子路上。因看到許多人都向西面走去，也就向那裏走去。到了那裏，發現一條街後的長巷，是個大市集。在這條長巷，由南頭到北頭，全是攤販。巷子中間，常有小小的空場，是四五年前被炸掉的房屋，於今還沒有建築起來。連這些空場在內，也全都是攤販。這些攤販一部分是買舊貨舊衣服的，他們大概全是兩廣的人，拋售了什物，好輕身回家。一部分是賣土產的，似乎是原來的市集移過來的。一部分是出賣美軍剩餘物資的。尤其以最後這一類爲最多。紙烟、日用品、罐頭、衣襪。每一項都有精緻的裝璜，堆疊在攤子上，五顏六色，非常的好看。而且這些日用品裏，居然還有化妝品。歸效光笑道：原來美軍剩餘物資裏面，還有這些東西。我若是美國人，我也願意當兵。黎嘉燕道：這是什麼意思？歸效光道：你想呀。凡是香粉口紅，這些東西，男子們是用不着的，當大兵的人，都是粗綫條，要這些細綫條的東西幹什麼，那必是送給女友的。我當了美國大兵，我也可以送給我的女友了。而現在……他們說着話，正走近一個餘剩物資的攤子，他就伸了手，把攤子上的口紅管子拿了起來，在手上翻來覆去的看了幾遍，又點了兩點頭。黎嘉燕靠近了他站着，偏過頭來，向他臉上望着道：你對於這個很感到興趣？歸效光笑道：我正在想，這個或者不是剩餘物資。但是由盟友飛越駝峯帶了進來的，那却沒有問題。只憑這點運輸的艱難，我們就感到這東西的可貴。我想買它一支送我的朋友，你覺得好嗎？她也想跟着這話，向下說些什麼。可是看到販子正望了主顧，希望成交。便一面走着路，一面低聲道：我們走着再看看罷。歸效光是始終跟隨着的，她既然是走開了，也只有放下東西追踪上來。黎嘉燕等他跟到身後，這才回轉頭來笑道：你是旅費帶的太多了吧？我們向東走，正是化妝品便宜的所在，你在這裏買化妝品帶了向東走，那不是有意花冤枉錢嗎？他道：這個我明白。可是你要知道。自從上海淪陷了，英美貨早已絕跡，現在向東走，是買不到英美貨的。黎嘉燕笑道：人家有飛機，比你跑得快。你想，這口紅能飛越駝峯到貴陽來，還不能飛越太平洋到上海去嗎？歸效光笑道：這個我也明白。不過根據千里送鵝毛，物輕人情重。這東西還是可買。黎嘉燕聽到千里送鵝毛這句話，不免吃了一驚。這就站住了脚，回過頭來，向他望着道：你要送什麼人的禮？歸效光看她臉上並沒有什麼笑容，而自己也省悟到千里送鵝毛這句話，大有毛病。這就笑道：這個千里送鵝毛的話是象徵的。也許個人近得不能再近。因爲再近，那就不是朋友了。那朋友待我是太好了，我必定對她要表示一點誠心。不過我有點懼她，我對她說話，常常有些顛三倒四。我就是買了這支口紅，還不知道怎樣的出手送給她呢。黎嘉燕聽了這話，心裏又渙然冰釋了。於是向他笑道：你保持了兩小時的緘默，現在又開始說俏皮話了。歸效光笑道：我想着，始終保持緘默也不好。你可能懷疑到我的態度有什麼變更了。可是話說多了也不好。我們古人就告訴過了我們，言多必敗。黎嘉燕笑道：這樣說着，你倒爲難了。歸效光道：可不就是，一個青年人他若是走到我這種境界裏，那就是以度難關爲日常生活的。可是說是難關不是？這難關是神祕的，其中有無窮的趣味。要不，少年人爲什麼個個喜歡走這條路呢？黎嘉燕跟在他後面，却沒有什麼言詞來答復，只是把脅下夾的皮包，在他脊梁上連連的碰」兩下。但歸效光立刻會意，就笑起來了。終於他們打破了前半小時的持重，談笑着轉繞了這個長可一里長的浮攤，大大小小買了些東西。直到傍晚，方才回旅館去。同伴已經知道他們兩人的情

形，不但不過問，還躲開他們免得妨礙了他們愛情的發展。只是到了晚上，歸效光不能不到余校長屋子裏去打個招呼。並順便商量湘黔段車子的事情。而余家幾個孩子就包圍了他，非他請客不可！歸效光笑着答應了。小孩子們又要求他和黎小姐雙請。歸效光也只好含糊的答應着。到了次日早上，黎小姐還沒有起來，隔着窗戶便叫道：黎小姐，我今天請校長一家人吃飯，你和我作陪客罷。她道：幾點鐘吃飯呢。答是十二點。問現在幾點？答是七點半。問爲什麼這樣早就請下了。歸效光依然望了玻璃窗戶笑道：我老早的約好，免得你預先安排日程，把這事擠掉了。你是非到不可的，所以我老早的約定。他說到這裏，那位在間壁屋子裏的劉太太也出來了，見他離開着玻璃窗戶兩三尺說話，而玻璃窗又恰是有窗簾子遮着的。這就笑道：我以爲黎小姐也在院子裏呢。歸先生，你有什麼舉動，可別忘記了我啊！歸效光趕快抱着拳頭向她拱了幾拱，然後又伸手指指玻璃窗子，不住的使眼色。劉太太也笑了。低聲道：眞的，有什麼舉動，請不要忘了我。一路之上，多承照應。以後還有許多事，也要請你照應。我應當是參加你們盛典的。聽到盛典這兩個字，歸先生就眉飛色舞了。可是他又抱了拳頭再拱幾拱。還走近了一步，才低聲笑道：我當然希望有這一天。不過現在是言之太早。而且我要希望有這一天的話，還得請劉太太給我多鼓吹鼓吹。我有那末一個幻想，這事情應該是到了南京實現吧？劉太太道：那末，歸先生爲什麼今天請客？他笑道：余校長幾個孩子敲我的竹槓，要我請客。如其不然，他們就亂說。說我沒什麼要緊。對黎小姐是開不得玩笑的。他說話忘了神，一串的說下來，未免聲音大一點。而恰好在這個時候，黎小姐打開窗戶外推，伸出頭來向外看着。這話當然也就讓她聽得去了。他覺得對於向黎小姐不能開玩笑的這句話，一定要加以解釋。而急忙中又想不到什麼解釋，他就笑道：她學問道德樣樣都好，我是把她當爲老師。我是對她取絕對尊敬的態度。黎嘉燕對於這話承認是不好，否認也不好，兩手扶了玻璃窗門，半紅着臉向他笑道：大清早的起來，說這樣客氣的話。歸效光笑道：也是偶然談起。說今天中午我這頓飯，請你作陪，務必要請你到場。黎嘉燕微微的將眉頭子聳了兩聳，嘴角翹着笑了一笑。她沒有什麼話可說的，就向劉太太道：兩位小朋友呢？還沒有起來？你也該休息休息，你到我屋子裏來坐坐罷。說着，向她還招了兩招手，可沒有理會歸先生。劉太太到黎小姐屋子裏去了。他也只好回到自己屋子裏去。那余家的孩子就分作兩三批來找他，希望他不要忘了請客。他這時爲大了難。不邀黎小姐出去作陪，小孩子們不答應。可能把他們弄翻了，以後老開玩笑。要黎小姐去作陪，恐怕她難爲情不肯去。想着沒有法子，只好橫躺在床上。事有出於意料的，黎小姐竟是推着門進來了。笑道：十一點多了，你還躺着呢，該請客動身了。歸效光翻起身來坐着，向她笑道：我正爲這事爲難。我又……說着，他伸手摸了頭髮，表現出躊躇的樣子。她笑道：我都明白了。不就是要我和你合請嗎？兩個人作東，合請一次客，那也算不了什麼。我們就合請罷。歸效光抱了拳頭，連拱了幾下道：那你算救了我，我感謝之至！只要請他們一次。他們也就不會再開玩笑的了。她笑道：我現在也無所謂，反正眞的說不假，假的說不眞。我爲人向來堅強坦白，我感到我的態度有些變，已是不妥，再把那羞答答的樣子對人，我這人就完全變了。我還是回到我那堅強坦白的性格上去。他們要我們雙請，我們就雙請，要開玩笑，就開玩笑。大不了說我黎嘉燕和你歸效光要結婚。可是事實怎麼樣呢？有道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我們如果坦坦白白的交朋友，一切行動也都坦白起來，人家就不會開玩笑的。社會上對於男女之間的行爲所以感到興趣，就因爲大家好保守祕密，極平常的事，故意弄出許多的神祕意味，自然就讓人家注意，也就因好奇引起人家超乎事實的揣測。我們一切行爲公開坦白，讓人家知道我們不過是友誼較爲深厚的老同事而已。那就什麼玩笑都沒有了。走，我們一路去請客去。歸效光見她這樣侃侃而談，倒把臉上含羞的笑意也爲之取消。於是和她一路到余自清屋子裏來請客。余家全家都在屋子裏，看到他們雙雙的來了自然也有些詫異。余大小姐楚蘭坐在椅子上，滿面都是笑容，偏過臉去，向在旁的余有慶夾了兩下眼睛。余有慶站在屋子中間，更是忍不住嗤嗤的發笑。黎嘉燕只當不知道，向余自清道：校長，我今天上午，和效光合請府上全家，還有劉太太，務必賞光。這大街上有家北方館子，我們可以去吃點北方口味。余自清早是站起來迎着他們的，笑道：先坐下談談罷。都是旅程中，何必這樣客氣。黎嘉燕指了楚蘭笑道：小妹妹要敲我和效光的竹槓。我們若不請她，她就要說出我們的羅曼斯來。還有有慶，說着，她又向那小伙子笑了。接着道：你也是把這件事制伏着效光的。其實，我們沒有什麼羅曼斯。有什麼羅曼斯大家也看見的。就是我們的友誼倒是相當深厚的。這件事就不祕密，朋友交情厚，讓大家知道，不更好嗎？既是我們友誼深厚，合作一回東，倒也應當。所以就是有慶不敲我的竹槓，我們也要請客的。我倒希望大家鼓勵我們，讓我們的友誼越發加深下去。有慶老弟，你說是不是？說着，她索性而對了余有慶，希望他答復一句話。余有慶這小伙子，根本就有點怕黎小姐老抓着理由說他。這時她大馬關刀的說出這一片痛快話，急得他站在屋子中間，只管轉圈子，笑道：我沒有敲竹槓，我沒有敲竹槓。說着，還把兩手亂搖。黎嘉燕笑道：不管你敲沒有敲，我一定得請。而且老弟台，你一定也得到。將來你也

可以學學效光的樣，這樣交女朋友。小妹妹，你也得去呀！你將來也學我的樣，正大光明的交男朋友，那就痛快得多。她說着，又望了楚蘭小姑娘。這一逼，把這位十四歲的小姑娘，也臊得臉上通紅，兩手撐了椅子，身子只管向後，將牙齒咬了嘴唇，把頭低了。余自清先生，是老於世故的人，他看出了黎小姐的作風，乃是撒潑主義。她把牌全攤出來了，看你還說什麼？這兩位大小孩子，如何能受這反擊？便立刻發了個哈哈大笑，接着道：黎小姐這話，可說是快人快語。我眞要慶祝效光得着這樣一位好友。好的，我們接受效光和黎小姐這個邀請，我們都去吃你一頓。我們當然也要還席的。不知道這還席是在漢口舉行，還是在南京舉行。黎嘉燕笑道：在南京舉行罷。到了目的地，大家吃的更痛快一點。也許那個時候，我和效光的友誼更深一層了。說着，回頭向效光道：那個北方館子，我們兩人昨日晚上吃過一頓的。很好。你先去。預備菜。我陪着大家後來。所請的客，我一定全都請到。歸效光笑着去了。黎嘉燕向余有慶道：你看他多聽我的話，叫走就走。唯其是這樣，女人才會喜歡他。你將來也得學他的樣呀。余有慶沒什麼可答復，只說不敢不敢。她向余太太道：像他這個樣子，他算完了，交女朋友絕無希望。余太太也就笑了起來。說笑一陣，大家反是不能。抹了黎嘉燕的面子，都跟了她去吃館子。她這一個熱烈痛快的反擊，非常的發生效力。大家正正經經的受歸黎一場招待沒有人敢再說笑話。下午歸黎二人大大方方的並肩出遊，也就沒有人竊竊私議了。在貴陽休息了兩天，在車站上得了正式的通知。第三天早上八點鐘，到衡陽去的車子出發。大家起了個絕早，又開始搬運行李。這裏向東的行程，雖已近了一截。可是和在重慶出發的情形，却有些兩樣。第一是沒有今日眞離開了四川的念頭。第二是在重慶就聽到了。由貴陽往東，湘黔交界之處，全是山路。那裏自前清以來就出土匪。尤其苗區，有些土匪，是先殺人後搶東西。到了貴陽，大家都爲這事躭心。也都極盡可能的向各方面打聽。所得的答復，各各不同。有的說貴州境內，現在有一個多月平安無事。有的說，在前兩三個禮拜，黃平縣過去的鵝翅膀，刼過一回車，土匪逮着了，把他斬首示衆。有的說，湘黔通車有人保護，不要緊。而且是成隊開行，土匪不敢動手。有的說，湘西境內，雪峯山上不大平靖，詳細情形，這邊不知道。總而言之，這條路上是不怎樣安全的。男子們究竟膽壯些，聽到也就聽到了。只是婦女聽到了，立刻就表示不安。除了問人，還問自己同伴的男子。其實這是誰都不能爲旅客保險的。然而誰也不肯對人說，這條路一去不得。只有把好久沒有出事來安慰，大家就躺了一分心事上車。余自清這輛車子，原是婦孺最多。這次大家搬上車站，路局總算給了一種便利，換了一輛大車，車箱裏並沒有酒精桶。除了余自清原班人馬，都容納在這車上而外，另加了由貴陽到衡陽的五位客人。頂了原來由重慶到貴陽那幾個人的位子。所以車子上倒並不擁擠。加之堆行李有了訓練，車廂裏就每人有個座位。自然，還是坐在各人的行李上。八點鐘搬上車站，經過種種手續，直到九點多鐘，方才佈置妥當。關於黎小姐的座位，歸效光是時刻在心上。頭一天晚上，就找着這一隊五輛車的司機，向每個人表示客氣。說是有一位身體不大好的小姐，請幫忙，給她司機座上留個座位。當時，司機先生們就答應了，可以考慮。到了這日早上，歸效光又到車站上找本車司機請到站外說了許多客氣話。結果是大家臉上都有了笑容，回到站上，黎嘉燕也就安然的坐到司機座上去。但在歸效光的本心，是不願黎小姐坐司機座上的。據他所得的確實消息，前兩個禮拜黃平鎭遠之間，出了事，因爲那裏有一帶險惡的山路，叫鵝翅膀，公路在山上盤旋着，處處受土匪的壓制。兩三個土匪伏在崖上，對了崖下的公路車子開槍，打死一個司機，兩個旅客，全車的行李，都被洗刼而去。坐在司機座上的人，對於土匪，可說是首當其衝。可是這話又不便對黎嘉燕說。她儘管意志堅強，那究竟是一位小姐，把她嚇着了，影響到全車。所以他也只有暗下禱告蒼天，但願一路無事。車子在十點多鐘，開出了貴陽，同行二三十人，又開始受着長途顚簸的滋味。

